

三 人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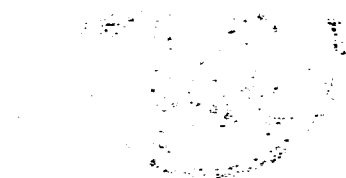
高 爾 基 著
鍾 石 韋 譯

THREE OF THEM

By
MAXIM GORKY

Translated by
CHUNG SHIH WEI





世界文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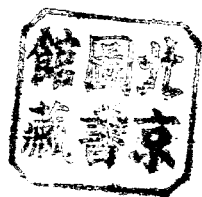
三

人
上



克兒炎茲森林裏散佈着許多荒涼的墳墓，躺在裏面腐爛着的是些相信舊教的人底枯骨。這些人裏面的一個——安第培——克兒炎茲村裏還傳說着關於他的許多故事。

安第培龍內夫原是一個貪心的富農，他沉醉於塵世的歡樂凡五十年，過後就常常靜思默想。一天比一天憂鬱起來，最後，離棄了他底家庭，隱居在森林裏。在一處深谷底邊上，他自己造了一間茅屋，他在這屋子裏住了八年，無所謂冬，也無所謂夏，終年不讓一個人來看他，就連他底親友也不叫來。有時有人迷了路，碰巧見了他底茅屋，看見安第培正跪在門檻上做禱告。他底樣子已非常可怕：長齋和禱告把他弄得皮黃骨瘦，頭髮蓬鬆像一隻野獸。當他看見了隨便那個時，他就爬起身來，



默默地對人一躬到地。如果人家問到出林的路途，他就默默地用手指點方向，隨後又一躬到地，回身跑進他底屋子，跟手把門關上了。在這八年中間，有許多人看見過他，但沒有人聽見過他底聲音。他底老婆兒女，常時來到他這裏，給他送些衣服和食物。就是對於他們，他也只是默默地一躬到地，在他這個懺悔期內，他從沒對他們說過一句話。

他底死，是在下令拆毀所有隱士底住宅那一年。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當執行吏領着一隊人來到這茅屋時，他們發現安第培正跪在屋子中間，默默地祈禱着——

「喂，老傢伙！」那隊長喚道，「滾開！我們要拆你底窠了！」但是安第培不理他。隊長叫了又叫，這老頭兒一句話也不回答。於是隊長命令他底人抓了安第培底頭髮，把他拖出去。但是，那些人看見這老頭子是不管他們怎樣，一直在虔誠地祈禱着，就被他底誠心的力量引起了一種敬畏，想不服從他底頭兒。執行吏叫他們拉倒這座茅屋，他們就悄悄地去拆屋頂，十分小心，務求不傷害到這老頭子。

斧頭在安第培頭上斫斫，木板劈碎了，倒在地上；砰砰的聲音從樹林裏發出回聲，驚散了在這

茅屋近傍飛繞着的鳥兒，樹葉也在枝頭顫抖。但那老頭兒始終是在祈禱，好像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他們把屋樑拋下了，但是這位隱士仍然跪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一直到最後的樑木拋向一旁，隊長走上前抓住他底頭髮時，安第培這纔睜開眼向天，對上帝嘟囔着：

「大慈大悲的主，饒恕他們吧！」接着向後一倒就死了。

當這事發生時，安第培底大兒子夾可布正當二十三歲，小的鐵冷斯十八歲。夾可布是一個漂亮又很有氣力的人，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給全村的人取個外號叫「莽夾可布」。在他父親死時，他已經是地方上最有名的浪子和招災惹禍的人了。個個人都見了他頭痛——他底母親，村長和他底隣居，沒有一個不討厭他；他曾被人捆起來，關起來，用赤楊條子鞭打，但沒有一樣能夠改變夾可布底野性。在村子裏，他一天比一天難於和旁人相處了，他們都不信國教，平靜得像一羣野鼠，死守着他們舊教底教條，任何革新都反對。夾可布抽「淡芭菰」，喝「窩得卡」，穿德國式的衣裳，從不做什麼祈禱或是赴什麼集會，當平和的人們常常來規勸他時，他就冷笑一聲答道：

「且慢，可敬的老人家，無論什麼總有它底盡頭。等我作惡作夠了，我也會懺悔的。但現在——

那太早了。你用不着跟我講我底父親——他作惡了五十年，也只懺悔了八年。我底罪過像是一個剛剛孵出的小鳥兒底絨毛，等到它們把我蓋滿得像一隻老鴉身上的翎毛時，那就是悔罪的時候了。」

「異端！」村子裏的人老是這樣叫他，他的被人恨，被人怕，也就爲此。他父親死後將近兩年他就娶了親。他父親做了三十年的苦工刮聚起來，最後遺傳了給他的錢，都給他花費在放蕩的生活裏，因此他自己村裏沒有一個人願意把女兒嫁給他。他在遠村找到了一個老婆，是一個縹緲的孤女，他賣掉了他父親底蜂房和兩匹馬來做聘禮。他兄弟鐵冷斯，是一個膽小的，沉默的，長胳膊的駝背，不來干涉他；他那病着躺在爐邊的母親，用一種怨恨的沙啞的聲音叫道：

「你這該咒的！願你底良心吧！懺悔吧！」

「別囉嗦，小媽媽，」夾可布答道，「父親會替我在上帝面前說情的。」

夾可布跟他底老婆安靜地，平和地將近過了一年；他甚至也做些工，但不久就放下工來又開始他放蕩的生活了，有時整月不回家，等到回來了，可已給人打了，衣服給人扯得稀爛，餓得什麼似

的。後來夾可布底母親死了，在她下葬時，他把村長（他底老冤家）打得遍體鱗傷，爲此他入了獄。期滿開釋，他重新又在村子裏出面，剃光了的頭，一臉忿怒和惱恨。村裏的人愈來愈恨他，一直連累到他底家庭，尤其倒楣的是那個駝背鐵冷斯，他是從小就是當地男女小孩們捉弄慣了的。夾可布被叫做囚犯，殺坯，鐵冷斯就被人用怪物和妖人這類形容詞來誚罵。鐵冷斯對所有這些譏諷和咒罵一聲不響，但夾可布卻公開地恐嚇着。

「好等着罷！我會報復你的！」

他四十歲時，村子裏失了一次大火，他被人告發是放火的，就給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鐵冷斯手上留下夾可布底老婆——她在失火的時候就瘋了，以及他底兒子依利亞，只十歲，一個強壯黑頭的小傢伙，老成到超過了他底歲數。這孩子一上街，所有的小孩子就都追着他擲石頭；而大人們就說：

「啊！你這小鬼囚囊養的！知道會活到幾歲……！」

鐵冷斯不能幹粗活，原來是一個貨郎，叫賣柏油，棉線，針，以及別的零碎；但是這次大火燒去了

村子的一半，把龍內夫家底房屋和貨物全毀了，等到這場災禍過去，他發現他只剩下一匹馬和五十三個盧布的錢。知道自己不能再在這村子裏過下去了，鐵冷斯就把他底嫂子交給一個窮婦人照管，一個月貼她五十哥比克；自己買了一部舊馬車，載上他底姪兒，決定到一個最近的城市去找一個遠親，培諸哈·非里蒙諾夫，一個飲食店底掌櫃的，希望這人會幫助他。

鐵冷斯像一個賊似的，在黑夜裏悄悄地離開他底故鄉。他靜默地趕着車，不時用他那雙大黑眼往回望。他底馬用平步走着，車子顛播得很利害，但是伊利亞把他自己一埋到乾草堆裏，就馬上沉入小孩子底酣睡裏去了。半夜裏，他被一種狼嗥似的怪聲驚醒了。夜色很好，車子停在一座樹林旁邊，馬在不遠的地方吃着露濕的草。一棵斷了樹頂的大杉樹生長在遠處的田地上，孤零零地站在那裏，好像是從樹林裏排擠了出來似的。這孩子用他那雙尖利的眼睛，不安地四處張望，尋找他底叔叔。在夜底靜寂中，很清楚地可以聽見馬蹄踏地的笨重的聲音，牠那粗重的呼吸和那令伊利亞害怕的，悲哀而顫抖的怪聲。

「叔叔！他輕輕地叫起來。」

「呢？」鐵冷斯急忙答應一聲，那怪聲就突然停止了。

「你在那兒？」

「在這裏。別害怕，睡吧。」

伊利亞這纔看清他叔叔坐在樹林旁邊的一個小山坡上，像一棵沒了根的斷樹似的，向黑暗中凝視着。

「我害怕，」這孩子說。

「唔，怎麼了？有什麼可怕呀？只有我們在這裏。」

「什麼人在嚎叫呢？」

「你在做夢吧。」駝背靜靜地說。

「但是真的什麼人在嚎叫？」

「唔，那是一匹狼——離得很遠；睡吧。」

但是伊利亞再也睡不着了。他怕這靜寂，並且那悲愴的聲音還在他耳朵裏響着。他仔細望望

周圍，他看見他叔叔向遠處樹林中間凸出的那座山頂的方向注視着，那山頂上樹立着一座有五個屋頂的白色的禮拜堂，被那大而圓的月亮照耀着。依利亞認得那是羅莫但諾烏斯基禮拜堂，從那裏過來兩俄里遠近，在禮拜堂和他們現在所在地之間的樹林中，山谷旁，正是他們底吉特茲那亞村莊。

「我們沒走多遠。」他多慮地說。

「什麼？」他叔叔問道。

「我說還是走吧，也許有人從那裏走來。」

伊利亞恨恨地向他底村莊那個方向點頭。

「我們是要走的；稍等一會兒。」他底叔叔咕嚕着。

於是一切又歸寂靜。伊利亞把身子蜷伏着，爬在車子底前沿，也跟着他叔叔同樣地向前看着。村莊在濃陰的樹林後是看不見的，但是他卻好像完全能看見它似的；那裏有茅屋和人，街道中有一口井，旁邊有棵老楊柳。柳樹下，他看見他父親被繩子綁着，穿一件破襯衫；兩手在背後反扭着，他

底裸露的胸脯挺着，他底頭就像是長在那棵柳樹身上一樣。他像一個死人似的一動也不動，他底眼帶着可怕的表情盯着聚集在村長屋旁的一大羣農民。他們全都面目猙獰地儘着他們底嗓子在叫罵。這孩子一回憶到這些情景，立刻感到一種悲哀在他周身爬着，還有一個團塊湧上了他底喉頭。孤零之感和夜底冷氣逼得他要哭；但是他不願攪擾他底叔叔，所以他竭力壓住了他底哭，把他那可憐的小身子蜷作一堆。

突然，衝破了靜夜，那悲愴的嗥叫又起了。接着一陣長嘆，一陣抽咽，又一陣悲傷的哀號：

「哦——哦——喲——」

這孩子抖着，石頭似的呆住了；一面那聲音在空中顫動，愈來愈大。

「叔叔！是你在嗥叫嗎？」伊利亞喊道。

鐵冷斯不答，也不動。這孩子從車上跳下，跑到他叔叔那裏，倒在他脚下，抱住這兩隻脚大哭起來。從他底哭聲中，他聽見他叔叔底聲音在說：

「他們把我們趕走了，哦，上帝！我們上哪兒去呢？」

這孩子給哭聲哽着，咕囁着說：

「回來等我長大了，我也來趕走他們的！」

哀愁得倦了，他打起瞌睡來。他叔叔把他抱起來，放在車裏，接着回到山坡上他那老地方，又慢慢地，悲傷地哭起來。

伊利亞不能忘記他到城的那一天。一天早上醒來，他就看見他底面前一條闊而髒的大河，河對岸有一座小山，山上滿都是紅綠屋頂的房屋，給高大濃厚的樹木圍繞着。那些房屋一種接着一種，緊湊而美觀的行列，從山底各面，向上一直昇到山頂，從那裏，成一直線地俯瞰着那條大河。禮拜堂底金色的十字架和圓屋頂高過那些屋頂伸在空中。太陽剛昇上來，它那道斜光從那些房屋底窗戶上反射出來。全城都蒙上了一層燦爛的顏色，像金子似的閃耀着。

「對了，這纔好呢！」這孩子叫了起來，睜大了眼，看看這幅美麗的圖畫，在靜默的羨慕之下，呆住不動。接着他心裏生出一個不安的問題，就是：像他這樣一個粗皮黑臉，蓬頭散髮的孩子，穿着破成碎片的褲子，跟他底駝背的醜叔叔到哪裏去過活呢？人們會讓他們走進這潔淨，繁華，閃着金光

的大城嗎？在他，以爲他們底馬車之所以要停在這條河邊，就是因爲窮苦，衣服襤褸，難看的人是不讓走進這城市的；並且他以爲他叔叔已去請求入城去了。

伊利亞開始四處地尋找他底叔叔，心裏帶着恐懼。他們底車子前前後後停着許多貨車，有些貨車上面載着裝着牛乳桶的木架子，別的裏面載着裝着烏兒，胡瓜，葱，草莓的籃子，還有番薯袋子。在貨車和貨車旁坐着許多農人農婦，他們好像是一羣特別的人物。他們大聲地清脆地談着，不穿藍衫，卻穿着顏色鮮艷的印花棉布和亮紅的棉布。他們差不多全都穿着鞋，並且雖然有個佩劍的人——一個巡查官（Ouriodnik）或者Stanovoi——在他們旁邊走來走去，但是他們不但不怕他，而且甚至不向他鞠躬。這一切都使伊利亞非常歡喜。坐在車上，他俯瞰着那輝煌奪目的生動的圖畫，一面夢想着什麼時候他也可以穿上鞋子和紅棉布的襯衫。後來他底叔父鐵冷斯在那些鄉下人之中出現了。他昂起頭走着，把他底脚使勁蹬在沙地裏；他底臉是快活的，老遠就向伊利亞笑着，揚着手，給他看一樣什麼東西。

「上帝保佑我們，伊利亞！這就是說——別着急！我一點不費事就找着了培諸哈叔叔。現在你

暫且吃這個吧。」

於是他給伊利亞一個圓餅子。

這孩子差不多是恭恭敬敬地接了那餅，把它藏在襯衫裏，不安地問道：

「他們會讓我們進城嗎？」

「馬上。等渡船來了我們就動身。」

「我們也去嗎？」

「什麼？當然呀！我們也去。我們不能住在這裏。」

「哦！我怕他們不讓我們去。但是到那裏我們住在哪兒呢？」

「那我不知道。上帝會告訴我們。」

「但願我們能夠住在那幢大紅房子裏。」

「你這小傻子！那是營房。大兵住在那裏的。」

「好，就住那上邊的一幢吧。」

「吓！那爲我們是太高了。」

「不要緊，」伊利亞作鼓振金說：「我們可以爬上去。」

「啊，小寶寶。」鐵冷斯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走開了。

他們命中註定要住在這城底近郊傍近鬧市的一座灰色的大建築物裏。這座建築四面都附了些耳房，有些很新，有些卻都顏色灰污，跟正屋一樣老舊。屋裏的窗門都彎曲了，每樣東西都軋軋作響。那些耳屋裏，柵欄和門板，一扇靠一扇地堆擠着，造成一大堆朽木，滿蓋着青苔。玻璃窗因老舊而模糊不清，房子前面有幾根樑木突出來了；所有這些情景都使這座房子跟它底主人相像，他在這裏開了一家飲食店，也是很蒼老，灰頹；他底眼睛模糊得和玻璃窗一樣；他走路來拄一着根軋軋的拐杖，似乎很難移動他那肥胖的身體。

鐵冷斯叔叔就在這所房子最下的一層底許多小屋子底一間裏，一張靠窗的床鋪上安頓了

下來。那窗子是向一處院落開着的，院子裏輪着一大堆垃圾，長着一棵芬芳的菩提樹和兩棵接骨樹。過了三天，那房東軋拉軋地走了來，用他底手杖指着那個躲在垃圾堆後，用害怕的眼光看着他的伊利亞問道：

「死，你是誰底孩子？你從那兒來的？」

伊利亞霎霎眼，但是沒有回答他。

「喂，這孩子是誰的呀？叫他滾開！滾開，我會揍你的！嗬，嗬！你這小耗子！什麼？那個洗盥盤的人嗎？他底兒子？吓，哈！他底姪兒。駝背騙我，他應該早說他有個姪兒呀！彼得！你在想什麼？駝背有個姪兒——這是怎麼回事！把他打發開去！」

那滿臉通紅的掌櫃的——培諸哈從飲食店底窗口向院子裏露出頭來。他搖着他那頭髮鬚叫道：

「凡西利·朵里門當第奇，他剛來到這裏。他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孤兒。是我答應他在這裏的。但是如果你不要他在這裏的話，我可以叫他走。」

伊利亞聽了這話，他走上前去，用他那瘦弱的手，把那塊布，從那塊布上，扯了下來，他走進去，他看見那隻耗子，恰像一隻進洞的耗子。他嚇得發抖，轉轉在那鋪板上，用他叔叔底大衣蒙着頭，大哭起來。但是他叔叔走來安慰他：

「不要緊的，別害怕，他什麼都罵不到。他是老痴顛倒了，這裏的頭腦是培諸哈，不是他。——培諸哈是什麼事都管得到，你必須對他客氣敬重。那房東是沒有關係的。」

伊利亞在這房子裏過的第一天，就把這裏的每一處都摸到，每一樣東西都找到。這房子底大，使他又高興又驚奇。這房子裝滿了這樣多人，在伊利亞看來，似乎比吉特茲那亞全村的人還要多些，而且熱鬧得像一個市集一樣。飲食店佔了兩層樓，老是擠滿了人。頂樓上住着幾個女酒鬼，其中有一個叫馬第沙，是一個高大，赤着腳的黑女人，她那含怒的黑眼，叫這孩子害怕。地窖子裏住的是：(1) 培兒斐緒卡——一個鞋匠，以及他那腿已不能走的老婆和那七歲的女兒；(2) 揭瑞梅亞——一個揀垃圾的；(3) 一個老巧婆，又瘦又愛吵，這院子裏的全體居民都叫她「半隊人馬」；和(4) 一個馬車夫名，字叫做馬卡兒·斯特盆尼奇，是一個安靜而沉默的中年人。院子角落裏有

一家鐵匠店；那裏一天到晚都生着火，整天在箍輪子，釘馬蹄，敲鐵錘，而那個名叫沙委兒的高大而強壯的鐵匠，用一種含混不清的沉鬱的嗓子唱那唱不完的曲子。有時沙委兒底老婆也到鐵匠店裏來；她是一個肥胖的小女人，漂亮，眼睛作藍色。她老是在她底頭上披上一條白色的圍巾，她那漂亮的臉子跟這鐵匠店底黑窟作了一個奇異的對照。她差不多老是用一種銀鈴似的聲音笑着，而沙委兒卻用一種打鐵聲的大笑和着她。但他還是用咆哮去回答她底笑聲的時候更多。人家說他愛他底老婆，但她卻過着放蕩的生活。

這座房子裏底每一個角落都是人。一天到晚，叫囂和喧嚷之聲來回地震蕩着，簡直像是一把發鏽的舊水壺，裏面在不住地翻騰着什麼東西。傍晚時，每人都從他底小屋子爬到院子裏，或者是坐在靠門那張板檯上；鞋匠培兒斐緒卡拉起他底手風琴，沙委兒哼着曲子，而馬第沙，她要是醉了，就會唱出些沒人能聽懂那裏面的詞句的，十分傷心的歌曲，接着哀哀地哭起來。

在院子裏的某一角落裏，所有這房子裏住着的孩子們圍聚着揭瑞梅亞老伯伯，把他們自己坐成一圈，就懇求着：

「老伯伯，給我們講一個故事吧。」

這老頭子用他那衰弱的紅眼望着他們，眼淚不停地從那裏滴到他皺皮的面頰上，把他那頂破爛不堪的帽子拉到他底眼皮上，就開始用他那唱歌似的微弱而顫動的聲音講起來：

「從前在一個國度裏生了一個共濟會會員，一個不信教的人，我們底主，那無所不知的上帝就把他那不知姓名的父母底罪過，到他身上來算賬。」

當揭瑞梅亞張開他那沒有牙齒的黑嘴時，他底灰色長鬚抖動着，他底頭也抖動着，同時眼淚一珠跟着一珠地往下滴在他那皺皮的兩頰。

「這個人底罪孽真大；他不相信耶穌基督，他不愛聖母馬利亞；他走過禮拜堂時從不鞠躬，並且從不聽從他底父母。」

孩子們聽着這老頭子底微弱而顫抖的聲，靜靜地望着他底臉。

聽得最用心的是頭髮稀疏的耶緒卡，掌櫃培諸哈底兒子，他是一個瘦長的孩子，尖鼻子，瘦脖子上長着一個大腦袋。當他跑動時，他底頭在兩肩之間來回地晃蕩，像是要掉下來似的。他底眼睛

很大，眼珠子一停也不肯停；老是賊頭賊腦地從這溜到那，好像怕在什麼東西上停留似的，它們要是停留在什麼東西上的時候，就兩珠突出，怪模怪樣地盯着那東西，使夾可布底臉像一隻綿羊。他那瘦小，沒血色的臉和那沒有破洞的乾淨衣服使他在所有其他的孩子們中間很出色。伊利亞馬上就跟他做了朋友，而在他們認識的第一天，夾可布就用一種神祕的聲音問他底新朋友道：

「你們村子裏有很多變把戲的嗎？」

「是的，」伊利亞答道，「我們還有巫婆呢。」

「紅頭髮的嗎？」夾可布小聲問道。

「不，灰色的；她們全都是灰色的。」

「她們要是灰色的那還不那麼壞。灰色的是慈和的，但如果她們是紅頭髮的——啊她們喝血的。」

他們正坐在院子裏的最好最舒服的角落裏，在一堆垃圾底後面，接木樹和菩提樹底底下。他們走到這地方來，必得經過那棚房和正屋之間的一條窄道。這個地方是清靜的，除開他們頭上的

一片天空，和一堵帶着三個窗子——其中有兩個是釘死了的——的牆而外，什麼都看不見；這是這兩位朋友底心愛的常去的地方，菩提樹底枝頭上燕子在呢喃着，同時在樹根近旁的地上，兩個孩子坐着在靜靜地談着各種使他們有趣的事情。

在伊利亞眼前整天跳躍着的某種龐大，五顏六色而嘈雜的東西，使他眼花耳聾。起初，他在這種生活底繁雜的旋渦裏，感到迷茫，感到慌張失措。站在飲食店裏，站在他叔叔正在那裏混身流汗地洗滌着盃盤的桌子旁邊，伊利亞看見人們跑進來，怎樣吃，喝，叫囂，互相親嘴，怎樣打架，怎樣唱歌。他們混身流着汗，又疲倦又醜陋，同時「淡芭菴」一陣一陣地浮起來，圍繞着他們，並且他們時常做出一些好像他們都半瘋了似的舉動。

「呃，呃！」他叔叔老是擺着他那塊腫肉，不斷地把玻璃杯弄得叮叮噹噹，這樣說，「你在這裏幹什麼？到院子裏去，不然房東看見又要罵你了！」

「啊，好像伙！」伊利亞說了這麼一句，一面也因被那公共住宅底鬧聲弄得昏頭昏腦了，就跑出院子裏去了。

院子裏，沙委兒放下他底鐵錘，罵着他底徒弟；從地窖子裏浮出鞋匠培兒斐緒卡底快樂的歌聲；從頂樓上傳來女醉鬼們底咒罵和嚎叫。沙委兒底兒子帕緒卡，外號叫「騙子」的，騎在他那根棍子上怒叫道：

「噫，回來，你這小鬼！」

他那發怒的臉上老是蒙滿了灰塵和煤煙；他底腦門子上有一個包；他底襯衫稀爛，從那數不清的破洞裏，可以看見他那強壯的身體。他是這院子裏最頑皮的孩子，並且是最利害的暴徒；他毆打過笨拙的伊利亞兩次，常伊利亞哭着告訴他叔叔時，他叔叔只聳聳肩膀，說：

「唉！沒有辦法。你只有耐心，這就要過去了。」

「我要去給他一頓打！」伊利亞一面哭一面發着威。

「你敢！」他叔叔嚴厲地說，「無論如何你決不許。」

「他呢？」

「他不同。你想，他是這裏的；而你是外鄉人。」

伊利亞還是要去對帕緒卡發威，一直等到他叔叔突然發怒爲止；發怒是他從來少有的事。伊利亞黯然感到他不能跟這裏的人平等，就釀成了他對帕緒卡的暗仇，而跟夾可布就更要好。夾可布是一個端莊的孩子；他從來沒跟誰打過架，就連叫器也少有。他從來少有遊戲，但卻喜歡談論那些富家底孩子在他們院子裏和兒童公園裏玩的那些遊戲。他在全院子裏，除了伊利亞和七歲的馬夏——鞋匠培兒斐緒卡底女兒以外，他不跟別人做朋友。馬夏是一個又小又黑的女孩子，纖瘦而嬌嫩；她那小頭上蓋着黑色的捲髮，在院子裏，一天到晚都可以看見她。

她底母親老是坐在她底門邊。她是一個高大的婦人，背上拖一根辮子，老是做針線，把她底頭垂在活計上；當她抬起頭來看她底女兒時，伊利亞看見了她底面貌。那是肥胖的，靛青而僵硬，像一張死屍底臉，帶着一對慈和，沒有表情的黑眼睛。她從來不跟任何人講話，就是叫她女兒到她跟前去也用手勢；只有在很難得的時候纔用一種沙啞的聲音說：

「馬夏。」

最初，伊利亞有點歡喜這婦人，但是當別人告訴他，說她三年前就殘廢了她底腿子，並且不久

就要死去時，他就開始覺得害怕她。

有一回，當他走向她時，她伸手抓住他底襯衫，把這個害怕的孩子拉向她底懷抱。

「我請求你——」她說：「別欺侮馬夏，別欺侮她！」

她說得很費力；好像被什麼塞住了喉嚨。

「別欺侮她，親愛的！」

她用憐愛的眼光注視伊利亞底臉，接着放他走了。從那時起伊利亞和夾可布就對待鞋匠底女兒溫柔起來，並且還要保護她，使她免受磨難。伊利亞覺得有一個大人向他要求是足以自豪的，因為所有其他的大人們只是發號施令，並且常常毆打小孩子。當馬車夫馬卡兒洗刷他底四輪馬車時，要是孩子們有的走得離他太近，他就踢他，並且用那濕手巾抽那孩子底臉。無論誰，要不是爲的生意，而光是爲了好奇，向鐵匠店張望時，沙委兒就發脾氣，用煤袋子摔小孩子。培兒斐緒卡會隨手抓起無論什麼來擲打無論那個停留在他窗子近傍擋住了他底光線的人。有時他們會無緣無故地毆打小孩子，只是因爲他們在那時沒事幹，或是爲的一時取樂。只有搗瑞梅亞老伯伯從來沒

打過任什麼人。

不久伊利亞就得到這個結論：住在鄉下比住在城裏要好些。在鄉下，他高興哪兒就可以上哪兒去，在這裏，他叔叔卻禁止他走出這院子。在鄉下，他可以吃胡瓜、豆子，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在這裏卻沒有菜園子，無論什麼都要用錢去買。那裏更清靜，並且更多空地，那裏無論誰都做一樣的工。而這裏，每個人都互相咒罵，互相撲打，做他所願做的工，並且全都窮苦，吃着旁人播種收穫的麥麵。全都挨餓。伊利亞一天一天地在院子裏閒逛着，開始討厭住在這帶着塵污的窗子的灰黯沉重的房子旁邊。

有一天用餐的時候，鐵冷斯長嘆一聲，對他底姪兒說：

「秋天快到了，伊利亞。唔——是的。那是會使我們蜷成一堆的，那會——使我們蜷得緊緊地。啊上帝！」

他沉思地坐着，很久很久一聲不響，垂頭喪氣地望着那盆菜湯。這孩子也沉思起來。他們在壁背在那上面洗盃盤的桌子上用餐。飲食店裏發出一種可怕的喧囂。

「培諸哈說我應當送你去進學校，跟他底來可布一起。哈，哈！我知道我應當不能讀書寫字是跟瞎了眼睛一樣壞的！那你就給毀了！但是上學校你底衣鞋總得穿得像個樣子！一個人拿五盧布一月是不能怎麼去講究穿的啊！上帝！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啊！」

聽着他叔叔底嘆息，看着他叔叔那付苦臉，伊利亞他底心被憂愁壓住了。他靜靜地說：

「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上哪兒去呢？」駝背悲哀地拖長聲音說。「我們能上哪兒去呢？」

「到林子裏去，」伊利亞說，並且用一種忽然的奮興接下去道：「我爺爺獨自一個在林子裏住了多少年代！不要說我們還有兩個人！我們可以剝菩提樹皮！我們可以射狐狸和松鼠，像「獨眼哥納」（Corney the Crooked）那樣。你拿槍去打，而我就來挖坑。我會捉各種鳥兒。真的！並且還有大堆的草莓和菌子。我們一定去吧。」

他叔叔慈和地看着他，帶着微笑問道：

「豺狼呢？熊呢？」

「要是我們有一枝槍呢？」伊利亞熱烈地答道。「當我長大了的時候，我不會怕野獸。我要用我底手把牠們扼死！就是現在我也不怕任什麼！這裏很不好過，雖然我年紀小，這些我是一樣地知道。這裏人們打架打得跟鄉下還要利害。唔，我是覺得的；我又不是木頭做的！那回鐵匠在我頭上打了一下，我整整的難過了一天！所有這裏的人都不是好人，儘管面子裝的好。」

「你這可愛的上帝底孤兒！」鐵冷斯說，隨即拋下他底藥匙，急忙站起來走出去了。

這天傍晚，伊利亞在他每個角落都摸得清清楚楚了的院子裏逛蕩得精疲力倦了，正坐在靠近他叔叔底桌子的地板上，半睡半醒地聽着鐵冷斯在跟到飲食店來喝茶的揭瑞梅亞談論些什麼。這個揀垃圾的是駝背底好朋友，從工作回到家裏時，老是在鐵冷斯底桌旁坐了下來喝他底茶。

「不要愁！」伊利亞聽見揭瑞梅亞底破嗓子在說着。「你只對上帝希望好了！只有一個念頭——上帝！他有點像是他底僕人——聖經上這樣說，你是他底僕人，因此所有你的就都是上帝的好和壞，都是他底。他會把什麼都弄好，他知道你底生活，他知道一切，等到他對他底一個天使說：「我底天上的僕人去把鐵冷斯——我那平和的奴隸底生活弄舒服一點！」時，一個歡樂的日子

就會到來。到那天你底歡樂就來了——那是會來的！」

「老伯伯，我底希望是在上帝那裏，我還要做些什麼呢？」鐵冷斯輕輕地說。「我相信上帝是會幫助我的！」

「上帝嗎？我告訴你，這世界上的人，他是一個也不會丟開的。這世界是他給我們，看我們不會依照他底意志行事的。他從高處往下看我們是不是相愛。你們像我告訴你們的那樣相愛嗎？如果他看見鐵冷斯太爲難了，就報一個信給揭瑞梅亞說：揭瑞梅亞，趕緊幫助我底僕人吧！」

接着突然改變了他底聲音，變得像掌櫃的培諸哈發怒時的聲音一樣，這老頭子對鐵冷斯說：「爲得替伊利亞做衣服，我給你五盧布。我只要省一點，就可省出這筆錢來。我借這筆錢給你。到你發了財再還我。」

「老伯伯！」鐵冷斯感動地輕輕說。

「不，別響！且把這孩子交給我，他在這裏沒有事情可做。他可以幫我做點事情。他可以揀破布，檢骨頭，那我就可以省得彎我底腰。」

「啊！上帝保佑你！」駝背尖聲叫起來。

「上帝給我，我——給你，你——給他，他——再給回上帝，輪子就是這樣轉着，沒人會該別人什麼的。哈哈，哈哈我親愛的！我底兄弟！我活了又活，看了又看，除了上帝我沒有看見什麼。一切都是他底，一切都是爲他的，一切都是從他來的。」

伊利亞在這些和平的言語之中睡熟了。到第二天，揭瑞梅亞一早就把他叫醒，說：

「伊利亞，我們去吧！快點起來！把你底眼睛擦擦開！」

三

在揭瑞梅亞老伯伯慈愛的照管之下，伊利亞開始了一個愉快的生活。這老頭子每天一早把這孩子叫醒，於是這一整天，一直到傍晚，他們就在城裏各處逛蕩着，收集破布片，骨頭，爛字紙，鐵片和皮塊子。這城很大，可以看見許多有趣的事物，因此起初伊利亞對揭瑞梅亞很少幫助，因為他什麼事都不做，只顧打量那些房屋和人衆，對每一樣事物都驚奇，盤問着他所看見的一切東西。揭瑞梅亞歡喜講話。低垂着他底頭，看着地下，他從這個荒場走到那個荒場，用他那手杖底鐵端，嗒嗒地拄在石道上，同時用他那破袖口和那髒口袋底邊緣從臉上擦去眼淚，一面不斷地帶着一種唱歌似的單調的聲音跟他底助手談着：

「這所房子是普則林，沙瓦·彼第羅維奇商人的。他是一個有錢人，唔，普則林他是做的銀子和水晶生意。」

「老伯伯！伊利亞問道，「一個人怎麼能夠發財呀？」

「啊！他們為發財而勞動，這就是說他們幹活。他們一天到晚「幹活」，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賺錢。他們賺足了錢，就為自己造一所房子，買馬匹，買金銀器皿和這一類的東西。於是什麼都是新的了！於是他們雇用店夥，跑街和各種各樣的人來替代他們，而他就舒舒服服地過着。那麼人家就說：他是靠誠實的勞動纔發起財來的——哼，是的！但是有些人發財是靠造孽來的。他們說，商人普則林在他還年青的時候就壞了他底良心。或許他們那樣說是因為嫉妒，但也許是真的。普則林是一個壞人，他眼睛裏有一種鬼鬼祟祟的神氣，眼珠子不住地從這邊溜到那邊，像是想把它們自己藏起來似的。但是關於普則林那些話也許是謊話。有時一個人陡然發財，只是因為運氣。運氣向他微笑。嚇嚇！唯有上帝是生活在公正之中的，至於我們，是不懂得任什麼的。我們是人。人是上帝底種子，親愛的！上帝把我們散播到地上來說：長吧，讓我往下看你們會長出什麼穀子來。就是這麼一

回事。那裏那座房子是沙巴納依夫，米第里帕烏里奇的。他比普則林還要有錢。我知道他是一個惡人，我不審判他，上帝會審判的，但是我確實知道，他是我們村子裏的地主管家，他把我們全賣了，並且搶去我們底所有的東西。上帝容忍了他很久，後來就跟他算起賬來了。首先，米第里帕烏里奇變聾了，接着他底兒子給他底馬踢死了。不久以前還聽說他底兒女從家裏逃跑了。」

這老頭子知道這城裏的每一樁事每一個人，而且無論什麼事，談起來都很簡單而沒有惡意。他所談的每一樁事，似乎都是清白的，就像是每一個故事都在他那長流的眼淚裏洗過似的。

這孩子用心聽着他，抬起頭來看着那些大房子，不時說道：

「但願我能往裏面看一看，只要看一看。」

「你將來會看到的。等着好了。只管學習，做活，當你長大時，你什麼都會看見。或許你自己就會發財。只管活下去啊，親愛的！你看我過了又過，看了又看，已經弄壞了我底眼睛了，眼淚不斷地流着，這就是我所以又瘦又病的緣故。我已經在眼淚裏溶化了，並且我底血也已經乾了。」

依利亞很高興聽這老頭子關於上帝的言談，他講得又誠心又慈愛，而在他底慈愛的言談底

影響之下，這孩子底心裏就湧出一種對於某種良善而快樂的東西的歡欣而強烈的希望，那樣東西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他比起初在這城裏時是變得心地光明而且孩子氣得多了。他開始熱心地幫這老頭子在垃圾堆裏搜尋起荒物來。在各種各樣的垃圾堆裏用一根棍子去揀東西，這樣的事是很有趣的；更其有趣的，是當他揀到什麼稀有的東西時，看着這老頭子快活的樣子。有一回，伊利亞在一個垃圾箱裏找着一隻大銀匙，老頭子爲這事給他買了半磅薄荷餅干。又一回，他掘出了一個小錢袋，上面滿是青苔，裏面裝了一盧布多錢。有時他們找着些刀子，叉子，螺絲釘，破銅器，裝皮鞋油和糖菓的洋鐵盒，還有一次，在那全城的垃圾都聚總堆在那裏的一處山谷裏，伊利亞找着一具完好無缺的沉重的蠟燭臺。每找到一樣值錢的東西，老頭子都給伊利亞買一樣禮物。

當伊利亞找到什麼值錢的東西時，他就快活地叫起來：

「老伯伯，看，快看！這裏我給你找着了一樣東西。」

但是老頭子卻又慌張又發急，四下張望着，一面責備他，說：

「別叫得這樣響！別叫呀，上帝！」

裏。
當他們找着什麼貴重的東西時，他老是驚惶着，慌忙從這孩子手中搶了過來，藏在他那大袋

裏。「這回我可捉住一條好魚了！」伊利亞給他底成功激動了會這樣驕傲地叫着。

「別響，閉上你底嘴，親愛的孩子！」老頭子慈和地說，一面眼淚不斷地從他那雙紅眼睛裏滴下來。

「你看，老伯伯，這麼大一塊骨頭！」伊利亞又會叫起來。

骨頭和破布之類不能使這老頭子激動；他從那孩子手上拿來，用一片木頭把骨頭上的鱗層刮掉，再一聲不響地把它們放進袋子裏。他給伊利亞做了一個小口袋，並且給他一根包着鐵頭的棍子，這使這孩子非常驕傲。伊利亞在他袋子裏裝上他底盒子，破玩具，好看的玻璃，和瓷器碎片，聽着這些東西在他背上互相碰着作響，在他是一件快活的事。他從揭瑞梅亞老伯伯學會了怎樣去收集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拾起來，帶回家，把它們送給孩子們，這是會使他們快活的。並且給旁人快活是

一樁好事——這對上帝是愉快的。吓，我親愛的孩子！無論什麼人都需要快樂，但是這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快樂。世上快樂是這樣少，以至有時人們活着活着，一直找不到它，一直找不到！」

比起在城裏一個荒場一個荒場地走着來，伊利亞更歡喜城外那個垃圾堆。這堆底近傍除了三兩個像揭瑞梅亞一樣的老頭子在廢物堆裏揀揀以外看不見一個人；在這裏，用不着四下張望，害怕那拿着掃帚的清道夫（duornik）會忽然跳出來，用難聽的話罵他們，把他們趕開，或者是給他們一拳。

每天在廢物堆裏揀揀了一兩個鐘頭以後，揭瑞梅亞就會跟這孩子說：

「這已經夠了，伊利亞，親愛的，已經夠了；讓我們坐下來歇一會兒，吃點東西。」

他從襯衣裏拿出一塊麵包，給自己劃了十字，分成兩份，接着他們就吃起來；吃完以後他們就躺在谷邊，歇息半個鐘頭。谷口向他們能夠看見的那條河開着。這河寬大而帶着銀樣的藍色，平靜地滾過這谷口，當伊利亞望着它時，他感到一種願望，想在這河流上漂浮下去。河那邊展開一片綠色的草原，乾草墩像是一些灰色的尖塔在那上面點綴着，再遠一點，在地平線上，那黑黝黝的森林

底鏽齒形的輪廓，在蔚藍的天空鮮明地劃立着。草原上和平，光明，空氣也清新，乾淨而芬芳；但是傍近這山谷，空氣卻聚積着腐爛的廢物底氣息；一種奇臭難聞的氣息刺着伊利亞底鼻官，並且使他底眼睛像那老頭子似的流淚。

「看呀，伊利亞，親愛的，世界是多麼寬闊啊！」老頭子會說：「在那裏，人們活着，爭鬪着，同時上帝從天上看着他們，什麼都看得見，什麼都知道。人們每一個念頭他都知道，這就是他所以被稱爲無所不知的主，上帝，救世主的道理。他知道一切，什麼都記下來，什麼都記得。你可以對人隱瞞你底罪惡，但是你不能隱瞞他。他看見，他說：你這罪人，你這萬惡的罪人等着吧，我會給你報應的。當時候一到——他將懲罰你，他將很利害地懲罰你。他叫我們彼此相愛，並且註定了如果一個人不愛旁人也就沒人愛他，並且這人一定要孤獨地生活；他底生活是凄苦的，他沒有快樂。」

這孩子仰臥望天，但是看不到它底盡頭。一種憂愁和一種昏悶之感在他身上爬着，於是在他底想像中升起一個巨大的模糊的形象。在他，好像有樣什麼東西龐大而不可解，透明地發着光，安慰而溫暖，仁慈而嚴肅的，在他上面，在空中浮着；而他，一個小孩子跟這老頭子，跟這整個的世界一

起，正向那無窮盡的高空，向那聖潔與光明底蔚藍的燦光上昇。

傍晚，當伊利亞回到家裏時，他用一種自尊的，傲慢的神氣走進院子裏，就像一個幹了一整天活的人，要休息一下，沒有工夫像別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那樣去胡鬧。由於他底嚴肅的態度和他背上那常常裝着許多好玩的東西的口袋，他喚起了旁的孩子們底尊敬。

老頭對孩子們笑着，會開個把玩笑。

「現在，我們又回來了，我們跑遍了全城，到處都用我們底鼻子偵察着伊利亞，去洗乾淨你底臉，再到飲食店來喝茶。」

伊利亞高視闊步地走向他底地窖子，而旁的孩子就成羣地跟着他走，小心翼翼地摸摸他那口袋裏裝着的東西。接着帕緒卡擋住伊利亞底去路，會侮慢地說：

「呃，賣破布的來，給我們看看你帶來了些什麼！」

「等一下，」伊利亞高傲地答道。「等我喝完了茶再給你們看。」

飲食店裏，他叔叔迎着，慈和地笑着：

「你竟回來了，小工人啊，你這可愛的，累了嗎？」

伊利亞喜歡人叫他做工人，這樣叫他的並不僅是他叔叔。有一回，帕緒卡犯了什麼錯事，於是沙委兒就把他抓住，把他底頭緊夾在他自己底兩膝之間，用一根繩子抽打他重複地說：

「別胡鬧，你這混蛋，別胡鬧！胡鬧就要打，打！別的孩子跟你一樣年紀都能賺錢，但是你只知道吃，只知道撕毀衣服！」帕緒卡死命叫喊，同時繩子沉重地落在他背上。伊利亞聽着他仇人底憤怒的痛叫，感到一種新奇的愉快，而那鐵匠底說話使他滿心感到他比帕緒卡還要能耐，於是他又可憐那孩子了。

「沙委兒叔叔，饒了他吧！」他忽然叫道，「沙委兒叔叔！」

鐵匠打了他兒子最後一下，就瞟着伊利亞，忿忿地說：

「你這傢伙閉住你底嘴！你真是個勸架的！我就來打你。」

帕緒卡慢慢地站起來，接着蹣跚着，好像他瞎了眼似的走到院子裏一個角落裏去了。伊利亞滿心可憐，跟着他去。在那角落裏，帕緒卡跪了下來，把他底前額靠在牆上，摩撫着他底背，更大聲地

哭起來。伊利亞想對他那被打的仇人說兩句好話，但是他僅僅問他：

「傷了沒有？」

「滾開！」帕緒卡叫道。

這下激惱了伊利亞，於是他教訓似的說：

「你看，你什麼人都打，現在輪到你自己了。」但是沒等他把話說完，帕緒卡就已直撲過來，把他打倒在地。伊利亞野蠻起來了，抓住帕緒卡，他們兩個就在地上滾做一堆。帕緒卡亂咬亂抓，但是伊利亞把他底頭髮抓住，開始在地上碰擊他底頭，一直到帕緒卡叫道：

「饒了我吧！」

「這就對了！」說着伊利亞站起身來，因為勝利很驕傲。「你看我比你強些！這就是說：別惹我，不然的話我會打得你更利害。」

他用襯衫袖子把他臉上的血跡擦去就走開了。在院子中間，站着那忿怒地豎起了眉毛的沙委兒。一看見他，伊利亞嚇得發抖，突然停步，料定那鐵匠爲了他對他兒子所幹的一定報復。但是

沙委兒只聳一聳他底肩說：

「呃，你呆望着我幹什麼？你以前沒見過我麼？想上那裏去就走呀！」

傍晚，沙委兒在門邊把伊利亞一把抓住，輕輕地撫摩他底前額，怪樣地笑着問道：

「呃，你底生意怎麼樣？揀破布的。」

伊利亞快樂地含着笑——他覺得快活。

這粗野的鐵匠，這個在這院子裏最強暴，無論那個都怕他，敬他的人，是當真在跟他開玩笑。這鐵匠用他那鐵樣的手抓住他底肩膀，說出幾句話來，使他更加高興：

「呵，呵！——呃，你真是一個結實的孩子；你是不容易壞的。的好，長起來吧；等你長大了，我把你弄到鐵匠店來。」

伊利亞兩手抱住鐵匠底大腿，把身子緊壓在那上面。沙委兒一定感到了那幼小的心底跳動，被他那粗暴的撫愛所窒息了；他把他底重手放在伊利亞頭上，靜默了一會兒，隨即用一種沙聲說：

「唉，你這孤兒好，放開吧！」

這天晚上，當伊利亞開始他日常的工作——展覽他白天搜集攏來的那些寶物的時候，他快活得滿臉放光。孩子們是老早就等着他的。他們圍着他坐在地上，用貪婪的眼光望着那隻罐口袋。伊利亞從口袋裏取出一塊印花棉布，一個木頭做的兵士，在他底不幸中他已經脫落了所有的顏色，一個裝皮鞋油的空洋鐵盒，和一隻缺柄的破茶杯。

「這是給我的，給我的！」嫉妒的聲音響起來了，髒髒的小手伸向那切望着的東西。

「等一下，別動，」伊利亞命令着。「如果你們把什麼東西都拿走，我們怎麼能夠玩呢？來，我來開店。我來賣一塊印花棉布，上好的印花棉布，它值五十戈比克。馬夏，買吧。」

「我已經買下了。」夾可布答道，「爲鞋匠底女兒買下了。」從他口袋裏拿出一塊預備臨時要用到的瓦片，把它放在店老闆手上。但是伊利亞不要。

「噯，這就不是玩耍了！你應當講價呀，你這小鬼！你還沒講價呢。不是這樣玩法的。」

「我忘了，」夾可布自己辯護地答道：於是就開始講價，賣主和買主熱烈地爭執着，同時帕緒卡會敏捷地從那堆東西裏搶到了他所要的就跑開，接着跳着跳着，就會把它們來撕碎。

「我把它偷來了！我把它偷來了！你們這班張嘴的傻瓜！你們這些小鬼！」

最初，他底惡作劇把他們全弄惱了；年紀小的叫着喊着，夾可布跟伊利亞就滿院子追趕賊人，但是很少能够捉住他。他們不久就熟悉了他底行爲，不再對他盼望什麼好事。他們都對他真心地厭惡起來，不再跟他遊戲，於是帕緒卡過着流浪的生活，每一個人都討厭他。同時大頭夾可布對待那鞋匠底鬚髮的女兒像一個奶娘似的。她接受他全部的好意和愛護，像是她底權利，並且雖然她叫他做小夾可布，她卻時常打他，擰他。他跟伊利亞的友誼一天好似一天，他時常告訴他朋友一些怪誕的夢。

「就好像我已經有了很多的錢，全是盧布，一大袋子。我正拖着它在一個林子裏走着，忽然跑出來些強盜，帶着刀，樣子很可怕。我就跑，忽然袋子裏有什麼東西撲撲地鼓動起來了。我丟下它，於是從那裏飛出各種各樣的鳥兒來了——呼呼地，綠色的磧礪呀，紅雀呀，金色的磧礪呀——這樣一大羣！牠們一齊把我抓了起來，把我帶往高處，從沒那麼高的！」到此他會突然停止，他底眼睛突出，他底臉變得像山羊。

「還有呢？」伊利亞催促他，耐心地等着那結局。

「於是我飛得很遠了，」夾可布就沉思地把話說完。

「到哪裏去了呢？」

「啊，非常遠的地方。」

「你老是那樣，」伊利亞帶着失望的譴責的聲音說，「你總是什麼都記不得。」

突然，揭瑞梅亞從飲食店裏出來，用手在眼睛上打着涼棚叫道：

「小伊利亞，你在哪兒呀！去睡吧，是時候了。」

伊利亞就會服服貼貼跟着這老頭子，在他底床上睡下——這床是一個塞滿了乾草的大袋子。他在這袋子上睡着是很甜蜜的。在這個揀垃圾的老頭子底愛護之下，他過得很舒服，但是不久這快活的光陰就到了它底盡頭。

四

揭瑞梅亞老伯伯守了他底約言：他給伊利亞買了一雙鞋子，一件又寬大又厚實的大衣和一頂帽子，接着這孩子就送去進學校了。

他去的時候充滿了好奇和恐懼，回來時受了人的糟蹋，垂頭喪氣地，眼中帶着淚水；那些小學生知道他是揭瑞梅亞底幫手，會拿他開過惡毒的玩笑。

「揀爛布的臭死人呀，稀臭的揀爛布的！」

有幾個孩子擰他，另外一些向他吐舌頭，同時有一個走到他身邊，嗅一嗅氣味，就忽然做個鬼臉，跳在一旁叫道：

人

「多麼臭呀！」

「他們爲什麼譏笑我？」他問着，惶惑而痛苦。「揀破布有什麼丟臉麼？」

「不要管它，」鐵冷斯答道。他一面摩撫這孩子底頭，一面避開他娃兒底追究，疑問的眼光。「他們就是那樣頑皮。別理他們，忍耐點，他們會跟你熟悉起來的，你也會漸漸跟他們弄慣的。」

「但是他們笑我底鞋子和大衣。他們說這是別人底，是從垃圾桶裏拖出來的。」

揭瑞梅亞老伯快樂地雲着眼，也安慰他說：

「忍着吧。上帝會把這事記下來；親愛的，上帝會的。沒有旁人，只有他。」

這老頭子一談到上帝，對於他底公正是這樣充滿了歡喜和信心，就像是他知道上帝全部的思想，並且領會了他所有的意旨似的。揭瑞梅亞底話似乎熄滅了這孩子心中的怒火，但是第二天那火卻以一種新的力量重新燃燒起來。伊利亞已經慣於把他自己當作一個重要的人物——一個工人；就連沙委兒都慈和地跟他講過話，但是那些學生卻笑他，譏刺他。他受不了這些；一天一天地，他底屈辱之感更強項地生長着，更深地銘刻在他頭腦裏，心中。上學對他成了一樁沉重而討厭

的事情。他使他自己遠離旁人。從最初，他就以他底聰明引起了先生底注意，並且拿他給旁的孩子們作榜樣。這一來，把他跟旁的孩子們的關係弄得更壞。他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他時時刻刻感覺到他底仇敵們，而他們，既然有他常常在他們底眼前，就細細地搜尋那些足以譏辱他的事，還照樣地虐待他。夾可布也上這個學校，同學的也看不起他，他們給他起了一個「山羊」的外號。因爲心不在焉和能力底薄弱，他常受責罰，但是沒有用。他好像全不管周圍的情形，卻跟在家裏一樣，也孤獨地在學校中過着日子。他有他自己底思想，使伊利亞幾乎每天都奇怪他底怪誕的問題。有的時候他會沉思地聚精會神地問道：

「伊利亞！這是怎麼回事的——人只有一對小眼睛；但是什麼都看得見？這對小眼睛能看見全城，譬如說一整條的街道。那麼大，怎麼能進得去呢？」或者仰望天空，他會忽然說：「還有太陽。」

「太陽怎麼樣？」伊利亞問道。

「它怎麼會炙人呢？」

「什麼？」

三 人

「沒有什麼。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也許它是丈夫，而月亮卻是它底老婆。這就是星星怎麼來的了！」

起初伊利亞常是反覆地想奇怪的話，但是這些話後來就使他麻煩，使他不能去想那些跟他有密切關係的事情。這些事情是很多的，這孩子早已學會了怎樣去觀察它們了。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時，作出一種鄙夷的樣子，露着牙齒笑着對揭瑞梅亞說：

「你說我們底先生是個什麼？——他！他是一個有智識的人！昨天馬拉斐依夫老闖底兒子打碎了一塊玻璃窗，他稍稍責備了他幾句，就用他自已底錢賠了一塊新的。」

「你看，他是一個多麼心慈的人？」揭瑞梅亞感動地說。

「心慈的人！一點不錯。但是當凡卡 克盧卡 羅夫打破了一塊玻璃時，他就罰他餓了一頓，還把凡卡底父親叫來說：『給我玻璃錢四十哥比克。』於是這父親給了凡卡一個耳光。他就是這樣的人！」

「不要去留心這樣的事，伊魯夏。」這老頭子就勸告着，憂慮地眯着他底眼睛。「要知道那不

是你底事。辨別對與不對是上帝底權利，而不是我們底！我們不能夠！我們老看見不對的事，我們卻從來沒看出對的事。但是他，什麼都得較量到，他知道每一樣東西底輕重和長短。我活了又活，看了又看。我看見過這樣多的壞事，要數也數不清。但是我可從來沒見過一樁好事。我現在八十歲了。要說在這許多年數裏，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好事近過我，卻又是不會的。不過我沒看見它。我不懂得它。」

「唔，」伊利亞不相信地說：「這有什麼難懂的，如果你從這邊拿四十一哥比克，那你就應當也從那邊拿四十這就是公道了！」

老頭子不贊成這話。他談了一大堆關於他自己的話，還談到人類底無知，說人類不能互相審判，只有上帝底審判纔是公道的。伊利亞注意地聽着他，但是他底臉變得更陰鬱，他底眼睛也暗下來了。

「上帝什麼時候動手審判呢？」他突然問那老頭子。

「沒人知道！時候將要來到，他將從雲天下降，來審判生的和死的——但是什麼時候呢？沒人

知道好，禮拜六晚讓我們去做禮拜吧！

「好的！」

「就這樣！」

於是禮拜六那天伊利亞跟那老頭子就站在教堂裏內外兩條門之中的門廊裏，跟一些叫化子在一起。當那外邊的門一開開，伊利亞就吃一陣從街上吹進來的冷風，他底腳慢慢慢慢凍起來了，於是他在那石地上輕輕踩着。同時，通過教堂底玻璃門，他看見蠟燭的火焰融成一片，形成由許多金色的光點所做成的美麗的花樣，照在那神像底發亮的金屬物上，照在人們底黑頭上，照在那些聖者底臉和神像底美麗的彫刻上。人們在教堂裏似乎比在街上更慈祥更和平。金光映在他們底靜默和平的黑臉上，他們也顯得漂亮多了。當教堂底門開開時，一大陣歌聲和香料底香氣流入門廊，繚繞在這孩子的周圍；他吸着這氣味有點飄飄然起來。站在這正在低聲禱告着的揭瑞梅亞老伯伯底身後是很好的。他傾聽着那飄浮在教堂裏的悅耳的歌聲，不耐地盼望門開，一開，那時，歌聲就會衝到他身邊，又嘹亮又可愛，而且他底臉上還會擦上一陣香煖的氣息。他知道格利西卡·伯

布諾夫，學校裏最惡毒的嘲笑者之一正在唱詩班唱歌，還有費得卡，多岡諾夫，一個壯實的孩子，一個曾經打過他幾次的暴徒也在那裏；但是現在他對他們不感到任何仇意與憤恨了。他也在唱詩班唱歌，從那裏去看看所有的人們底面孔。站在神壇底金色底門邊，在衆人底上面，看着他們底肅靜而和平的臉一定是很好的。他離開教堂時心裏很舒服，並且預備跟布諾夫和多岡諾夫作朋友，還跟所有的同學做朋友。但是到禮拜一，他跟往常一樣回到家裏——陰鬱而忿怒。

無論在哪羣人裏，至少總有一個人感到被壓迫，但這並不是說他比所有其餘的人更壞或是更好。一個人用不着具有例外的才能或是一個可笑的鼻子才能給自己惹上一些惡意的注意，大家挑選一個人出來取笑，只是由於想給他們自己取樂。在這種情形之下，這挑選就落在伊利亞身上。當然他跟他們，他們跟他最後都會和解的；但恰在這時，伊利亞底生活中發生一樁重大的事件，這事件壓倒了他，使他底學校生活對他似乎是無意義，不重要。

一天，當伊利亞跟夾可布向飲食店走去時，他看見門前正發生了什麼事故。

「你看！」他對他底同學說：「又是一場惡鬧，我猜跑吧！」

他們向前跑去，來到院子裏看見一大堆生人，帶着驚恐的臉色，跑來跑去地，一面叫着：

「叫警察！他應當給綁起來！」

鐵匠店近傍一大羣人擠着，悄靜地，不動地。小孩子們擠向前面，又縮回來。在他們底腳邊的雪地上躺着一個女人，臉朝下；她後腦杓子上蓋滿了血和一些漿黏的東西，她躺着的那塊雪地變成了一團，看着那女人底兩手。這兩隻手向前伸着，手腕很深地掘在雪裏，頭正騎在這兩臂之間，像是一隻女人曾經試想爬開，把她自己藏躲起來似的。那鐵匠底眉頭森冷地結在一處，他底臉歪扭着，他底牙齒緊閉着；他底頰骨突出成兩大團塊。他底右手放在門握手，他那黑色的指頭像貓爪子似地握着；除此以外那鐵匠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一動也不動。但是在伊利亞看來，時時刻刻都好像那鐵匠在預備打開他那緊閉着的嘴唇，用他那寬闊的肺部裏所有的氣力放聲大哭似的。

人們悄靜地望着他；他們底臉色是嚴肅的，堅決的。雖然院子裏吵得很，充滿紛擾，但是鐵匠的近旁卻既無聲息，又無動靜。忽然揭瑞梅亞跑來，鬢髮蓬亂，滿身是汗地分開衆人，用他那顫抖的手

端給鐵匠一罐水說：

「呃，喝點水吧。」

「他應分得到的不是一口水，而是一根繩子套在他頸子上。」什麼人逼着嗓子說。沙委兒用左手接住那罐子，喝了很久。當他把所有的水全喝光了時，他看看那空罐子，接着帶着濁重的聲音說：

「我警告她：『別那樣了，你這死屍，』我說：『不然我會殺死你的。』我饒過她——我饒過她多少次數啊！但是她不理。好了，你看帕緒卡現在成了孤兒了。老伯伯，照管他點吧！上帝愛你。請看顧他一點！」

「啊，親愛的！」老頭子溫和地說，用他那發抖的手撫在鐵匠底肩上，同時衆人裏面一個人說：「啊！這惡人他也來談上帝了！」一聽見這話，鐵匠就睜開他那雙可怕的眼睛，吼道：

「你們想要什麼？滾開，大家都滾開！」

他底吼叫像是抽了這羣人一鞭，他們含怒咕嚕着向後退走。這巨人似的鐵匠站起身來，向那

死女人走前了一步，忽然又轉身走向鐵匠店裏去了。什麼人都可以看見他坐在鐵鉗上，抱住他底頭，好像頭痛得難忍似的，開始前後擺着他底身子。伊利亞很替鐵匠難過，他從鐵匠店走開，像一個做夢的人似的開始在院子裏來回地走着，從這堆人走到那堆，聽着他們所講的，但卻什麼都聽不懂。在他眼前他看見一片紅光，同時他底心痛苦地收縮着。

隨即警察來了，開始把衆人趕開；過後他們抓住鐵匠把他帶走。

「再見，再見，老伯伯！」沙委兒經過大門時叫道。

「再見，沙委兒，伊凡尼其，再見了，親愛的。」揭瑞梅亞匆匆地尖着嗓子叫着，試想跟在他後面。

跟鐵匠告別的，就只他一個人。

人們一小堆一小堆地站在院子裏談論，不時黯然看看那出事的地點，那女屍蓋着一鋪席子還躺在那裏。鐵匠店門口，在沙委兒坐過的地方坐着一個警察，口裏含着一根烟管。他正在抽烟，不時吐出一口唾沫，用他那陰淒淒的眼光看着揭瑞梅亞，聽他在講什麼。

「你們以爲是他把她殺了麼？」這老頭子用一種寧靜而神秘的聲說：「那是惡勢力，惡勢力纔是殺她的人呢！一個人不能夠殺另外一個人。人是善的，他身上帶着上帝底影子，他不能殺人，那是一句瞎話，善人們！」

揭瑞梅亞把他底雙手舉到胸前，好像他正把什麼從他推開，咳嗽着，繼續對衆人解說這件事底神秘性。

「老早那魔鬼就不住地在他耳朵裏輕輕說：殺掉她！」

「老早，是你說的嗎？」那警察嚴重地說。

「唔，老早。那魔鬼說：『她是你底，她是你底。』但這是不對的。一匹馬是我的一匹狗是我底，但是一個老婆卻是一——上帝底。她是一個人。上帝分派給我們底苦工裏也有她底份，她跟我們男人共同擔負那些苦工。但是魔鬼不住地輕輕說：『殺掉她，她是你底！』他要我們去反對上帝。他自己上帝底仇敵，而想在男人裏面找一個幫手。」

「無論說什麼總不是魔鬼用鐵鉗打她，而是那鐵匠。」那警察說着在地上輕輕踱了一下。

「但是誰給他這念頭的呢？」老頭子叫道：「你想，誰是刁酸的人呢？」

「住嘴，」那警察說：「那鐵匠是你什麼人兒子嗎？」

「啊，不是的！」

「那麼是你底親戚嗎？」

「不——不，我沒有親戚。」

「唔，那麼你在這裏嚼嚙什麼？」

「我嗎？我底天！」

「聽我告訴你，」那警察嚴厲地說：「老昏了使你講這許多廢話。滾開！」

警察從他嘴角裏洩出一口濃烟，隨即離開了那老頭子；但是揭瑞梅亞舉起他底手，又用那尖嗓子急促地講起來。伊利亞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大大地，離開鐵匠店走到一堆人面前站住；這堆人裏有馬卡兒馬車夫，培兒斐緒卡，馬第沙和從頂樓上下來的幾個女人。

「她出嫁以前就過着淫蕩的生活，嚇嚇！」一個女人說，「我確實知道的。也許就連帕緒卡也

不是鐵匠底兒子，卻是高等學校底教員底。那教員跟馬拉費塞夫老闆在一起住，總是喝酒。」

「那個用槍打死他自己的人嗎？」培兒斐緒卡問道。

「正是。她開頭就是跟他姘的。」

「不管怎樣，就是爲了這些事，那也是不對的。」馬卡兒正正經經地說。「那實在太簡單了。他殺他底女人，我殺我底。」

「真是沒有工夫一樣去算計，」那快樂的鞋匠培兒斐緒卡說：「你看，我底老婆也是一無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我都擔待她。」

「你能擔待她那是很好的，你這鬼東西！」馬第沙粗暴地說。

正當這時，培兒斐緒卡底拐腳老婆爬到院子裏來了。他身上裹着一些破布和一些別的東西，坐在她底老地方就是那通到地窖子裏的過道上。她底手放在膝蓋上不動，她抬起頭來，用她那雙黑眼睛望着天空。她底嘴唇緊閉着兩角直往下拉。伊利亞先看看這女人底眼睛；接着再看看天空底深處，於是這樣的念頭觸動了他；也許培兒斐緒卡底老婆看見了上帝並且正在默默地問他一

些事情吧。

馬上所有的孩子們都緊緊地圍聚在那地窖子底過道上。他們坐在階沿上，把他們自己縮在衣服裏，完全被一種爲恐怖所激起的好奇心所鎮攝，他們在聽着沙委兒底兒子底故事。帕緒卡底臉歪扭着，他那雙狡猾的眼睛在一種憂傷不安的神情之下向每一個人看着；但是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英雄；從來沒有像今天似的，有誰這樣注意過他。他把同樣的事重覆地說了十遍，他說時帶着一種厭惡的冷淡的神情。

「三天以前當她出去時，我父親就咬緊牙關，從那時起他就時常發怒，時時吼叫，像對我，爲一些些小事情他都要揪我底頭髮。那時我就知道了——荷荷！後來她來了，我們底住屋是上了鎖的——我們兩個都在店裏。我站在風箱上。我看見她來了，站在門口要鑰匙。但是我父親拿起鐵鉗就向她走去。他默默地走向她就像他在爬似的。我害怕得那樣，我連眼睛都嚇得閉上了。我想叫出來，「跑開吧！媽媽！」但是我不能夠。我睜開眼看見他還在爬，他兩眼放光。她開始向後退，接着轉過背來向着他，我猜她想跑。」帕緒卡底臉動着，他那瘦弱難看的身子開始發抖。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

「接着他就突然用鐵鉗給了她一傢伙。」

已經坐着不動的孩子們全都抖起來了。

「她把她底膀子揚了一下就倒下了，好像她投到水裏去了似的。」

他住了口，拾起一片木頭，細心察看了一下就從孩子們底頭上拋開了。他們坐着不動也不響，好像正在等他再講點什麼；但是他沒再說一句話，垂着頭坐下。

「他真的把她殺死了嗎？」馬夏問道，嗓子尖脆而顫抖。

「傻瓜！帕緒卡說，並不抬起頭來。」

夾可布用膀子圍抱着這小姑娘，把她拉到自己身邊來一點，同時伊利亞移近帕緒卡，低聲問道：

「你爲她傷心嗎？」

「這關你什麼事呢？」帕緒卡怒答道。

這麼一來大家都悄靜地望着他。

「哼，她老是在街上走着。」馬夏尖銳的聲音響起來，但是夾可布趕緊擔心地打斷了她底話。
「沒有什麼奇怪！你看鐵匠是個什麼樣的丈夫。老是陰森森地嚇死人，又一天到晚吼叫，而她卻跟培兒裴緒卡一樣的快乐。她跟鐵匠在一起是沒有趣的。」

帕緒卡看着他，接着就像一個成人似的，用一種嚴峻的獨斷的口氣說：

「我對她說：『當心，媽媽！他會殺死你的！』她不聽。她只是叫我不談說起這事。她給我買東西，那特務長常時給我五哥比克的銀角子，我給他帶一個信他就給我五哥比克。他是很和氣的。而且那麼壯，帶着一部大鬍子。」

「他有一把刀嗎？」馬夏問道。

「是的。並且那刀夠多麼大！」帕緒卡驕傲地答道，「我有一回把它從刀鞘裏拔出——那是很重的，這鬼東西。」

夾可布關心她說：

「現在你跟伊利亞一樣是孤兒了。」

「沒有這樣的事，」這孤兒輕蔑地答道。「你以為我也要去揀垃圾嗎？纔不呢。」

「我不是這樣說。」

「我可以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帕緒卡驕傲地說，抬起他底頭，眼中閃着忿怒的光輝。「我不是一個孤兒，我只是將一個人過活。我爸爸不願送我上學；現在他們把他關到牢裏去了，那我就得上學了，我要學得比你們好一點。」

「但是你從哪裏去弄衣服呢？」伊利亞問道，勝利地微笑着，「他們不會讓你進去，如果你穿破衣服的話，嘿！」

「衣服嗎？我會把鐵匠店賣掉。」

他們全都羨慕地望着帕緒卡，伊利亞覺得自己失敗了。帕緒卡看到了這情景，就吹得更利害了。

「我還要買一匹馬，一匹真的活馬！並且我還要騎到學校裏去。」

這念頭使他高興得笑了起來，但是在半驚的情況之下，那笑意只在他嘴唇上停留了一瞬間。

就馬上消失了。

「再沒有人會打你了。」馬夏忽然說，羨妒地看着他。

「啊！總會有人來打的。」伊利亞決斷地說。

帕緒卡瞪着他，輕蔑地吐一口唾沫在地上問道：

「誰你嗎？試試看。」

但是夾可布又把他們岔開了。

「孩子們，多麼奇怪的事啊！這裏有一個人，她走着，談着，像每一個人一樣做着各種事情——她是活着的——等到一個人用一把鐵鉗在她頭上挨一下，她就永遠沒有了！他底眼睛突出張大，露出奇怪的樣子。」

「唔，」伊利亞說：「我也正在想這個。」

「他們說她死了，」夾可布靜靜地帶着一種神秘的聲說，「但是死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靈魂飛走了，」帕緒卡愁着臉解釋着。

「上天了，」馬夏加上說，一面佷近夾所布，仰望著天空。星星正開始出現；裏面有一顆又大又亮，帶着不變的光輝的好像離地球很近，並且冷靜地不動地凝視着它。那三個男孩子也仰起他們底臉，帕緒卡只看了一會兒就跑了。伊利亞不動地注視在一個地方看了很久，臉上帶着恐懼的表
情，同時夾可布底眼睛卻在那蔚藍的天空上來回地溜，像是在尋找什麼。

「夾可布，」他底朋友放下頭來叫道。

「吓？」

「我在想——」伊利亞底聲音忽然斷了。

「想什麼？」夾可布輕輕問道。

「關於——」

「唔？」

「怎麼——不知怎麼總有像有點兒不對——怎麼一個人被殺了，無論哪個都擾攘着，跑來跑去地，一下子全都談論起來了，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哭，沒有一個人傷心。」

「是的——但是揭瑞梅亞哭過。」

「他老是哭的。只看看帕緒卡吧，他談着就像他是在講故事似的。」

「他吹牛。他是傷心的，但是他害羞在我們面前哭。他現在跑開了，我猜他正在那裏哭得心都要裂呢。」

他們坐着靜默了幾分鐘，互相坐得很近。

馬夏在夾可布底膝頭上睡着了，她底臉還是保持着仰面天空的姿勢。

「你害怕嗎？」夾可布小聲說。

「是的。」伊利亞同樣小聲地答道。

「她底靈魂會在這裏遊蕩。」

「是的。馬夏睡着了。」

「我們應該把她弄回家去，但是我害怕走動。」

「我們一道去好了。」

夾可布把那睡着的孩子底頭放在他底肩膀上，用兩臂抱住她那瘦弱的身子，接着就用力站起來說：

「等着，伊利亞，讓我走前面。」

他走去，在他底負擔的重量之下踉蹌跟着，同時伊利亞走在他背後，他底鼻子幾乎觸到他底朋友底後腦杓子。他以為有什麼無形的人正跟着他，在他底後頸裏呼冷氣，準備馬上把他抓住他摸着他底朋友底背，用幾乎聽不見的小聲說：

「走快點！」

五

這事情發生以後不久，揭瑞梅亞老伯就漸漸病起來了。他比從前更少到外面去揀垃圾，常時留在家裏憂鬱地在院子裏踱着，或者躺在他那黑屋子裏。春天來到了，暖和的太陽在天空光輝地照耀着的日子，這老頭子就坐下來曬太陽，不安地數着他底手指，一面一聲不響地動着他底嘴唇。對小孩子他不時常講故事了，講起來也沒那麼好。他一講就會有一陣咳嗽抓住他，什麼東西在他底胸脯裏咕嚕咕嚕地響，好像它們在要求着出來似的。

「這够你受了，算了吧。」馬夏向他說，雖然她比別的孩子更喜歡聽故事。

「等會兒！老頭連梗帶噲地說，『等一會兒，這馬上——就會——好的。』」

但是他底咳嗽並不停止，把這老頭子底枯瘦的身體震動得更利害。有時孩子們不等故事講完能走散了，當他們走開時，這老頭子就很可能憐地望着他們底背影。

伊利亞覺得這老頭子底病使掌櫃的培諸哈和鐵冷斯極度地不安。培諸哈一天總有幾次要跑到飲食店後門，用他那快樂的灰色的眼睛看着這老頭子問道：

「怎麼樣了，老伯伯？好一點嗎？」

寬大而強健的肩膀藏在紅色印花棉布的襯衫裏，他把手放在闊布的褲袋裏走着，那種管塞在那發亮的紋皮靴裏。他底衣袋裏老是有錢在響着。他底圓頭正在慢慢禿起來，但是他還有許多淺色的鬚髮，他常時做出活潑的樣子去摸它們。伊利亞從來就討厭他但是現在他討厭他的感覺來得更利害了。他知道培諸哈不歡喜揭瑞梅亞老伯伯。有一天他聽見那掌櫃的跟鐵冷斯叔叔說：

「鐵冷斯，你應當留心他一點。他是一個守財奴，我猜他枕頭裏一定有一大筆積蓄。這匹老耗子沒有多少時候好活了，你是他底朋友，而他對你卻一點情意都沒有。記在心裏吧，你這蠢傢伙！」

老揭瑞梅亞慣常在飲食店裏跟鐵冷斯在一處消磨他底夜晚。這駝背到了城裏以後，樣子變

得更醜惡了。他那樣子好像他底工作把他一身都弄得煤黑了。他底眼睛變成幽暗怯懦，他底身體好像一部分給這屋子裏的熱氣融化了。他那件襤褸衫不住地爬上他那塊腫肉，當他跟任什麼人說話時，他把他底手撐在背上，把那襯衫往下很快地一拉——那樣子就像他正在往那團大腫肉裏掩藏什麼似的。

當揭瑞梅亞老伯伯坐在院子裏時，鐵冷斯時常出來，走到階沿上就皺起他底臉，用手在眼睛上搭涼棚看着他。他底小黃鬍子顫動着，接着他就用一種虧心似的微弱的聲音問道：

「揭瑞梅亞老伯伯，你要什麼嗎？」

「謝謝你，不要什麼。我現在不要什麼了。」老頭子答道，於是駝背把他底瘦腿一轉，就走開了。這時，老頭子正一天比一天壞起來。

「我想我不會再好了，」有一天他對坐在他身旁的伊利亞說，「我想我底死期快要到了，只是——」

揭瑞梅亞猜疑地向四面望望，接着小聲說：

「那太快了，伊利亞親愛的！我還沒做完我底事呢。我已經沒工夫了，那錢。那些錢我積蓄了十七年。我想爲教堂積錢，我想在我村子裏造一座教堂。啊，那是一定要的，真的，人們一定要有一個上帝底教堂。我們唯一的避難所就是在上帝那裏。我積得太少了，那會不夠用。現在我手裏這筆錢不知道拿來做什麼用好。啊，主告訴我吧！但是那些雞正在飛撲着，囁囁地叫着，牠們一定聞見什麼氣息了。伊利亞，親愛的，記住我有一筆錢，別說出來，只記住就是了。」

伊利亞聽着老頭子底話，以爲一件這樣重大的祕密已經交給他保守着，自己覺得很驕傲，一面猜想那老頭子那樣害怕那樣發愁地暗暗指着的是什麼人呢？過了幾天，當他從學校回到家裏，正在他底小屋裏脫衣服時，伊利亞聽見揭瑞梅亞屋子裏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什麼人正在那裏喃喃地訴苦，飲泣，喘氣。每隔一會兒伊利亞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一種噓聲：

「噓——噓——站開！」

這孩子怯怯地推一推門——門上上拴子了。於是他聲音發抖地叫道：

「老伯伯！」

他聽見門背後一種窒息的急促的聲音回答他：

「噓——噓——上帝，慈悲，慈悲，慈悲！」接着突然間一切靜寂。伊利亞從門邊跳開，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歇了一會兒他把他底臉貼在板壁縫裏，睜着眼睛，混身發抖。老頭子那一點點大的屋子裏蒙上了一層黯澹的薄霧，不足的光線從一個又小又髒的窗子透進來。外面雪正在融解，伊利亞可以聽見簷溜啲嗒地打在玻璃窗上和積水流到窗下底一處洞窟裏的聲音。他望過去，看見那老頭子胸脯高挺地躺着，悄靜無聲地搖着他底手。

「老伯伯！」這孩子淒然叫道。

這老頭子戰抖着，舉起他底頭，大聲咕嚕起來：

「噓——培諸哈，看啊，上帝這是爲他預備的！這是爲他底教堂的。噓——你這雄雞。主啊，這是你底。你底——保管——救救——大慈大悲，大慈大悲。」

伊利亞嚇得打戰，但是不能動；他看見揭瑞梅亞底枯乾的黑手無助地在空中揮動，一個指頭拳曲着，像是在威嚇誰。

「當心，你這是上帝底你敢！」

隨即老頭子把身子捲做一堆，戰抖着，接着突然坐起在床上。他那白鬍子像是飛着的鴿子底翅勝似的抖着；他張開他底兩臂，接着像是推開什麼人似的使勁一撲，就跌落在地板上。

伊利亞尖叫了一聲，趕快逃走；那噓噓的聲音在他耳朵裏響着，追逐着他：

「噓——噓！」

他衝進飲食店，喘不過氣來地喊着：

「叔叔，他死了！」

鐵冷斯嘆了一聲，兩腳交換地蹣起來，拉下他底襯衫，呆望着站在櫃台背後的培諸哈。

「叔叔，趕快去呀！」

「呃，你還在等什麼？」培諸哈嚴厲地說：「快去呀！願他底靈魂平安！他是一個好老人家。說起來我也應當去看他一下。伊利亞，在這裏站一會兒——要是有什麼事就趕快來叫我，聽見了嗎？夾可布，你站在櫃台後面，我馬上就回來。」

培諸哈慢吞吞地走出飲食店，用他底後跟大聲唧唧地走着，兩個孩子聲見他在門後說：

「走呀，快點走呀！傻瓜！」

伊利亞被他所看見所聽見的驚嚇得很利害，但是他底恐懼並不妨礙他注意着他四周正在發生的每一樁事。

「你看見他死嗎？」夾可布從櫃台背後問道。伊利亞望着他，用一句問話作答：

「他們爲什麼到那裏去的？」

「去看呀！你叫他們的！」

伊利亞不言語了；接着他緊閉着眼睛說：

「吓那真可怕！他是怎麼給他一推的！」

「推誰？」夾可布好奇地說。

「鬼！」伊利亞想了一下答道。

「你看見嗎？」

三 人

「什麼？」

「你看見那鬼嗎？」夾可布低聲驚叫着，跑到他旁邊來。但是他底朋友又閉上了他底眼，沒有回答。

「你害怕嗎？」夾可布拉着他底袖子問道。

「等會兒，」伊利亞突然神祕地說，「我——我跑開一會——好嗎？但是你可別告訴你底父親；你會嗎？」

「好的！等下再回到這裏來。」

被一個突然的念頭激動着，伊利亞衝出了飲食店，幾秒鐘之後，他來到地窖子裏。小心翼翼地，不叫弄出一點聲響，像一個小耗子似的，他爬到板縫那裏，把臉貼在上面。老頭子還活着，他正在喘氣，但是伊利亞看不見他。他躺在地下，在兩個活動的黑影底腳中間；那兩個黑影在那黯淡的光亮之下好像融成了一個龐大醜惡的形象。過了一會兒，伊利亞看出他叔叔跪在老頭子底床上，抱着那枕頭，正在慌慌張張地縫着。他很清楚地聽見針線從那縫着的東西拉出的聲音。培諸哈站在鐵

冷斯身後向他躬着腰。忽然他搖動他底髮髮，責備地低語着：

「快點，你這馱子！我叫你穿好一付針線預備着。但是你自然是沒有，現在弄得還要來穿線。噯，你這傻子！你就連看也看不準。無論怎樣總要叫他平安纔好，像這樣已經够了。你聽見嗎？沉着你底氣吧，你這傻子！」

培諸哈底低語，那將死的人底喘息，針線拉過布料的響聲，積水傾流到窗下洞窟裏的埋怨似的聲音，所有這些聲響融成一片，成爲一種沉濁的噪音，把各種各樣的事物都在這孩子底腦子裏混雜起來。他悄悄地離開那板壁，走出地窰子。一個大黑點子，像一個車輪似的在他眼前旋轉着，帶着噓噓的聲響，使他感到昏悶，難過。當他走上飲食店底階沿時，他不得不攀住那扶欄，困難地舉着他底步子；當他走到門邊時，他就停下來輕輕地哭起來了。夾可布好像在他眼前跳舞，在說着什麼。接着什麼人在他背上一推，就聽見培兒斐緒卡底聲音說：

「誰？什麼爲什麼？但——但是，什麼——死了！啊！魔鬼——魔鬼！」接着又把伊利亞使勁一推，那鞋匠就衝下台階，粗暴得連階梯都在他底脚下破裂了。跑到底下，他站住哭起來，大聲地，哀哀地：

「哦——呵！我底天！」

伊利亞聽見他叔叔和培諸哈上階梯的聲音，他不願給他們看見他哭，但是他不能止住他底眼淚。

「夾可布！」培諸哈叫道，「跑去叫米黑依巡長來。告訴他揀垃圾的老頭子已經要煩他呈報了——快點！」

「哦，你們！」培兒斐緒卡叫道，「原來你們已經到過那裏了嗎？唔——唔。」

鐵冷斯走過伊利亞身旁，看也沒有看他。但是培諸哈把他底手放在伊利亞肩上說：

「什麼哭嗎？好，哭個痛快吧，這表明你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是一個能夠明白人家對你行過好的孩子。那老頭子對你真是一個大大的恩人。」

他沈默了一會兒，接着就把伊利亞悄悄地帶到一旁，又說：

「但是反正都是要死的，不要站在當門。」

伊利亞用他底襯衫袖子揩揩臉，四面看着。培諸哈已經在櫃臺背後理他底鬚髮。他面前站着

培兒斐緒卡，什麼都知道似的微笑着。但是儘管他微笑着，那神氣卻像是他猜寶時輸去了他最後的一個哥比克一樣。

「呃，你預備怎樣，培兒斐緒卡？」培諸哈皺着眉頭嚴厲地問道。

「我嗎？唔——唔。可以有一點小賬嗎？」培兒斐緒卡突然說。

「爲什麼？」掌櫃的慢慢地問道。

「啊，親愛的！」鞋匠叫道，蹀着他底腳，「我底嘴是够大的，可是那饅頭卻不是爲我做的。就這樣吧。一句話——我恭喜你好運氣，彼得，耶吉米奇。」

「這是什麼話？你在胡說些什麼？」培諸哈鎮定地微笑着問道。

「啊，我只是在說我心裏腦中的箇簡單的事情。」

「我猜你在想喝一杯，這是不是就是你底念頭呢？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鞋匠快樂的笑聲回應着。

伊利亞搖搖頭，像是把什麼東西擺脫開似的走開了。

這天晚上他上床很晚，並且不在他那往常的小屋子裏，卻在飲食店，睡在鐵冷斯洗抹着的桌子底下。那駝背把他底娃兒弄上了床就動手洗抹那些桌子。櫃臺上點着一盞燈，照得那碗架上的大茶壺和瓶子發亮。飲食店裏是黑漆漆的，穿過窗口可以看見黑夜，正在下着細雨，風輕輕地呼嘯着。鐵冷斯樣子像一隻大獠豬，一面搬弄着桌子，一面不住地嘆氣。當他走近燈旁時，一個黑影子從他身上落在地下，那影子在伊利亞看來像是揭瑞梅亞底靈魂在他叔叔底身旁爬着，一面噓着——

「噓——噓！」

這孩子覺得又冷又怕。濕氣使他窒息——這天是星期六，地板剛剛洗過，聞出一種腐敗的氣息。他想叫他叔叔睡到桌子底下他身邊來，但是他跟他叔叔中間像是隔着什麼東西似的。他底想像不斷地在他底眼前重演着揭瑞梅亞老伯伯那帶着白鬍子的面影，他底耳朵裏不斷響着那慈和而粗糙的聲音：

「我底孩子，我底孩子！我們底主知道我們所能忍受的，這就是了。」

「你還不睡嗎？」伊利亞最後忍不着了，喃喃地說。

那駝背哆嗦了一下就站住不動了。接着他怯怯地問道：

「哪一個？」

「我是睡覺的時候了，我說。」

「馬上！馬上！馬上！」那駝背急忙說，在桌子之間走得更快了。伊利亞很明白他叔叔也害怕，他覺得舒服一點，對他自己說：

「這你活該。」

雨點打在窗子上噠噠作響，什麼地方傳來沉重的砰地一聲。燈光的火頭閃顫着，那些茶壺和瓶子像是在悄悄地微笑。伊利亞用他底叔叔底大衣蒙着頭，睡在那裏不敢喘氣。忽然什麼東西開始在他身旁動着。他嚇得混身發冷，伸出頭來，卻看見鐵冷斯跪在那裏，他底頭彎得下頰頂到胸脯，低語着：

「主啊，我們底天父——主啊！」

他底低語像揭瑞梅亞老伯伯底喘息一樣響着。房子裏的黑暗似乎在移動，門跟着它搖晃，風

在煙囪口嗷叫着：

「嗚——嗚——嗚——！」

「不要禱告了！」伊利亞尖聲說。

「啊，親愛的，怎麼了？」駝背半低語地說，「睡吧，求求你！」

「不要禱告了！」這孩子堅持着。

「好——就不。」

黑暗與潮濕更加利害地壓住伊利亞，使他感到難於呼呼。一種恐怖之感，一種可憐那老頭子和怒惱他叔叔的感情在他胸中煎熬着。他在地板上翻來覆去，最後坐起身號叫起來。

「怎麼了？怎麼了？」他叔叔握住他底手害怕地小聲說。但是伊利亞推開他，接着，帶着痛苦的眼淚和恐怖的聲音喃喃地說：

「主啊！願我能把我自己藏到什麼地方去——離開一切——啊，主！」

眼淚把他梗咽住了。他困難地吸了一口臭惡的空氣，把他底臉貼在地板上大哭起來。

六

這些事情發生了以後，伊利亞底性情大變。這以前他只是遠遠離開他底同學們，因為他們對待他的行為實在使他難於和他們和解，使他不願讓步去跟他們作朋友；而在飲食店裏他卻很跟人合得來，並且有自信；大人們所給與他的重視也使他高興。但是現在他開始避開所有的人，變成嚴肅得超過了他底年齡。一種諱藏着什麼似的表情在他臉上出現，他底嘴唇緊閉着，他開始偏狹地去觀察那些大人們，帶着一種憤激的眼光聽着他們底談論。揭瑞梅亞老伯死去那天的回憶煩擾着他，在他以為他也跟培諸哈和他叔叔一樣對這老頭子是有罪的。或許他死的時候看見他們去搶他時，要以為那是他，伊利亞，把這筆錢的事告訴培諸哈的這個念頭漸漸盤據着他，使他心

裏充滿了惶恐與痛苦。這念頭老是跟着他，並且孕育着一種猜疑的感情，他開始用這種感情去對待無論什麼人。當他發現別人身上有什麼壞處時，他就覺得心地更光明了，好像他自己底罪因此而減少了似的。實在的，他在人類中間發現了許許多多的罪惡。無論那個，背地裏都叫掌櫃的培諸哈做「收賊贓的」和「惡棍」；但是在他面前，無論那個都跟他表示親近，恭恭敬敬地鞠着躬，叫他做彼得，耶吉米其。無論誰都罵馬第沙；當她酒醉時他們就推她，打她；有一次當她喝醉時，她坐在廚房底窗戶底下，那廚子就把「垃圾水」倒在她頭上。而且，凡是得了她底幫助的人，除了惡言與拳頭以外不給她一點報酬。培兒斐緒卡會叫她去跟他那生病的老婆梳洗，培諸哈在大節期前使喚她打掃飲食店，不給一點酬勞，而鐵冷斯就叫她跟他縫補襯衫。她走到無論那個面前，什麼事都做得很好，而且沒有怨言；她歡喜看護病人，歡喜照顧小孩子。

伊利亞看見那做工最多的人——那鞋匠培兒斐緒卡——是這院子裏的公共開玩笑的對象。只有在他酒醉的時候人們纔注意到他；那時他手上拿着手風琴坐在飲食店裏或是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地按奏起來，一面唱着快樂的可笑的歌曲。當他小心翼翼地把他底老婆搬出來，或是當

他把他底小女兒放在床上滿臉親吻她，做着鬼臉逗她樂的時候就沒有一個人注意他；也沒有人注意到他底教馬夏做飯菜，打掃屋子，大笑一回，打趣一回，於是坐下做活，一直做到深夜，做到他底頭低得快要頂到腳，身子已經折成兩段。

當鐵匠給帶到監獄去了以後，除了鞋匠以外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底兒子。他馬上把帕緒卡照管起來，那孩子就替他搓潤繩線，打掃屋子，提水，到商店裏去買麵包，酒和葱。無論誰都看見鞋匠在禮拜天酗酒，但是第二天清醒時沒有人聽見他對他老婆說：

「你要原諒我，董尼亞。你知道，我喝酒並不是因為我是個沒有辦法的酒鬼，只是因為我乏累了。整個禮拜什麼事情沒有，只是作活是非常悶氣的。因此，我喝一點酒。」

「但是我責備過你嗎？上帝！我可憐你啊！」他老婆就會噁着嗓子說，什麼東西在她喉嚨裏咯咯地響着，「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底勞苦嗎？上帝把我弄成一塊石頭，拿來套在你底頸子上。但願我能死去！但願我能使你自由！」

「別這樣說，我不歡喜這樣的話，是我害了你，不是你害了我。但是那不是因為我壞是因為我

沒用。有那麼一天我們會到另外一條街上去，那就什麼都會不同了——窗子，門，別的一切。那窗戶是向街上開着的，我們用紙剪一個鞋樣，我們把它貼在玻璃上，這就是我們底招牌了。於是客人都會走向我們這裏來，工作就可以開始了。啊，我底天！我們就可以好好地生活，賺錢。」

伊利亞很清楚培兒斐緒卡底生活底底細，知道他像一條攔淺的魚似的在向上奮鬥。同時尊敬他，因為他無論跟誰談笑開心時那股敏捷的勁兒和他拉手風琴時那手驚人的奏演。

培諸哈一事不做，只坐在櫃臺後跟熟手下將棋，一天到晚喝着茶，毒罵那些堂倌。揭瑞梅亞死後不久，他漸漸叫鐵冷斯站到櫃臺後去作買賣，而他只是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吹着口哨，四處檢看這所房子，甚至有時用他底拳頭敲着牆壁。

伊利亞注意到更多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沒有一件不是壞的惡的，一點一點不斷地把他從人羣推開。有時這些印象，這些思想在他腦子裏擠得太多，使他很想痛快地向什麼人談談，但是他不願跟他叔叔談。自從揭瑞梅亞死後，有一樣不可捉摸，難以測度的東西在伊利亞和他叔叔之間生長起來，使這孩子不能像從前那樣親近，那樣自然地去接近他叔叔。夾可布也不能爲他解釋什麼

事，他跟他一樣地遠離一切，被他自己底思想盤據着。揀垃圾的老頭子底死使他也感到悲哀。他談到他時總是帶着悲傷的臉色和聲音。

「多麼悶氣呀！揭瑞梅亞老伯伯要是還在，他就會跟我們講故事了。沒有比講故事再好的了，他知道許多好故事。」

「他什麼都知道，」伊利亞陰沉地答道。

一天，夾可布神祕地對他底玩伴說：

「要是你高興的話，我給你一樣東西看。」

「當然我高興看呀！」

「但是第一你一定要起誓說你不告訴隨便哪個。」

「憑上帝，我不說出一個字。」

「要說：說了雷打。」

伊利亞照樣發了一遍誓，於是夾可布把他帶到院子裏的一角，帶到那棵老菩提樹前。他從那

樹上揭下一片樹皮，那是巧妙地安在樹幹上的；這底下就現出一個大樹洞來。那是一個用刀子刻成的大洞，裏面裝點着各色布片和紙綫子，還有茶葉包裹裏的錫箔和旁的錫箔片。洞底立着一尊銅製的小神像，神像前安置着一枝蠟燭頭。

「你看見了嗎？」夾可布說，接着把那塊樹皮安上。

「我看見了。但這是什麼用的呢？」

「這是一個禮拜堂，」夾可布解釋道，「一到半夜我就從屋裏到這裏來，把蠟燭點上禱告。你聽好嗎？」

伊利亞高興他底玩伴的想頭，但是他馬上看出這計劃底危險。

「如果有誰看見這燭光呢？你父親會打你一頓的。」

「在晚上——誰看得見？不論誰都在晚上睡着了，世界非常悄靜。我年紀小，白天上帝聽不見我底禱告，但是晚上就能聽見了。會聽見的，不是嗎？」

「我不知道，也許他能聽見，」伊利亞沉思地說，望着他朋友底蒼白的臉和張大的眼睛。

「你高興跟我一塊兒禱告嗎？」夾可布問道。

「你想禱告些什麼？」伊利亞同時問道，於是他們倆對笑着。

「我禱告，」伊利亞說，「變得聰明，並且祈求我可以得到我所喜歡的隨便什麼；你呢？」

「我也是一樣。」

但是想了一會過後夾可布又解釋說：

「我只是禱告——不爲的什麼。我只知道禱告，不知道別的。上帝願意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願意給什麼就給什麼。不過要是你要那樣的話，那我也那樣。」

「好的。」伊利亞說。

他們決定這天晚上就開始禱告。兩人睡下時都堅決地決定晚上醒來，但是不但這天，就是第二天以至以後許多天的晚上他們都沒有醒起來過。過後新的印象在伊利亞底腦子裏完全把那禮拜堂掩沒了。

在夾可布做了一個禮拜堂的一棵菩提樹上，帕緒卡時常張網捕捉綠磯礪和山雀。帕緒卡

過着困苦的生活；他瘦了，他底臉歪扭着，他底眼睛四處張望，像是一隻吃人的野獸。他沒有工夫在院子裏玩了；他要整天地跟着培兒斐緒卡幹活，只有在禮拜天當鞋匠喝醉了時，他底玩伴纔看得見他。帕緒卡問他們在學校裏學些什麼，就嫉妒地皺着眉頭聽着他們那些充滿了驕傲與自命不凡的鋪敘。

「別把你們底鼻子翹得那麼高，我也會去上學的。」

「培兒斐緒卡不準你。」

「我會逃走。」帕緒卡果斷地說。

當真，這次談話以後，鞋匠就在院子裏走着，邊笑邊說：

「你想我這徒弟！他跑掉了，這小鬼！搓繩子的生活不合他底口味呢。」

那時天正在下雨。伊利亞看了看骯髒的培兒斐緒卡，再看着灰暗陰沉的天空，他爲他那鹵莽的玩伴感到悲哀。他們倆站在馬車間的棚頂下，靠近牆壁，望着那座房子。在伊利亞看來，好像那座房子一點一點低矮起來，好像在時間的重壓之下正在陷入地底。那房子底屋脊似乎愈來愈突出

得更利害，好像多少年載積聚了下來的那東西正在把這座房子擠得崩裂開來，它已經再也抵抗不住那壓力了。瀰漫着許許多多的憂患，經常地迴蕩着醉漢底叫喊與痛苦的狂醉的歌聲，被腳步在地板上跳躍得搖晃着，碎裂着——這座房子像是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正在慢慢地崩倒之中，一面從它那模模糊糊的玻璃窗可憐地望着上帝底光明。

「啊，親愛的！鞋匠說，『馬上籃子就要破裂，齒蕪將撒滿一地。我們——住在這裏的，就要四處走散了。我們又得上別的地方去找我們底窠，找着了我們就會過着不同的生活。什麼都會各樣起來——窗戶，門，就連臭蟲底咬人法也會各樣的。愈快愈好！我討厭這個豬欄，雖然我也住慣它了——祝它早日完結！』」

但是鞋匠的願望是白費的，這房子站立得很穩固，而且被掌櫃的培諸哈買下來了。買下了以後，他來回地走了兩個整天，用一種成竹在胸的神氣摸觸着，挑選那堆朽木。磚石和木料運來了，這房子被建築架圍了起來，三個月的工夫，在斧頭的斫伐之下發着抖，發出洪大的聲響。鋸着，斫着，釘子給敲了進去，它那腐朽了的脊樑一陣灰塵似的粉碎了。新的換上了，最後，更加擴造了一幢新的

耳屋以後，就全體都給蓋上了一層薄板。又矮又胖地，這座房子現在昂直地穩健地立在那裏，活像它已經把新的根鑽入了地底似的。在前面靠近屋頂的地方，培諸哈給懸上了一塊大招牌。那上面用藍底金字寫着：

「非里蒙諾夫快樂公寓。」

有一天培兒斐緒卡說：

「裏面仍舊腐敗着，還不是一樣！」

伊利亞聽見贊同地微笑着。這座修補起來的房子對他似乎也是一個欺騙。於是 he 想到帕緒卡，想到他正生活在另一個地方，接觸着不同的景物。伊利亞跟鞋匠一樣，曾經夢過一些另外的窗子，門和人羣。現在住在這房子裏比以前更壞了。那棵老菩提樹已經斫倒，樹旁那悄悄的角落已經不見，卻爲一所新房子所佔據。凡是孩子們喜歡常去談話的地方都沒有了。只有從前鐵匠店所在之處，在一堆零碎腐朽的木頭背後有一個悄悄的角落，但是伊利亞害怕上那裏去，他常常自己設想那打破了頭的沙委兒底老婆正躺在那堆東西底下。

培諸哈給了鐵冷斯一個新房間，一間跟飲食店緊隔壁的小屋子，在那裏面，飲食店全部的騷聲和煙酒底氣息都從糊着綠紙的薄板縫裏鑽進來。這房間是乾淨的，但是比地窖子還要壞點；窗子向馬車間底灰暗的牆壁開着，天空，太陽或是星星都連一眼也看不到，但是在地窖子裏，如果跪起來是可以從窗戶看到這些的。

鐵冷斯叔叔穿一件淡紫色的襯衫，在那上面罩上一件寬厚的羊毛衫，着在他身上，就像披在一個箱子上那樣，一天到晚站在櫃臺背後。現在他和人說話不再稱「您」而稱「你」了，他底聲音急遽而粗厲像是狗叫，從櫃臺背後像一隻忠心的獵犬保守着牠主人底財產似的注視着別人。他給伊利亞買了一件灰布罩衫，一雙鞋，一件大衣和一頂帽子，當這孩子穿上這些東西時，他就想到那棟垃圾的老頭子。他很少跟他叔叔說話，單調地懶洋洋地把日子挨過去。他腦子裏充滿了一種不平常的，超乎孩子氣的思想與感情，一種沉重的厭倦之感壓抑着他。他更時常想起鄉下來；他現在更清楚地知道生活在那裏是更好的了；那裏比較清靜，簡單，容易了解。他記起克兒、炎茲、森林和鐵冷斯叔叔談到的隱士安第培底故事。關於安第培的思想又引起關於另一個人——關於帕

緒卡底思想。他在什麼地方？或許他也跑到森林裏給他自己掘了一個洞住在裏面了。風在樹林裏呼嘯，豺狼嗥叫着；那聲音聽起來很可怕，但卻好聽。在冬天天氣好的時候，一切都閃着銀樣的光亮，一切都寂靜，寂靜到要是你不動地站住一會兒，那就除了腳下正在踏扁的雪碎聲和自己底心跳以外聽不見什麼。

但是在城裏一切都是喧囂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就是在晚上也充滿了聲響。歌聲迴蕩着，求救的尖叫，呻吟，馬車和貨車經過的聲音，振得窗子上的玻璃發抖。小孩子在學校裏喊叫着，玩着粗暴的遊戲過日子；大人就叫罵，毆鬥，醉酒；所有這些不但是擾攘，而且有時是危險的。無論誰都似乎是粗魯的，不管是一個賊，像培諸哈；或是一個凶手，像沙委兒；或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人，像培兒斐緒卡，鐵冷斯叔叔，馬第沙等等全是一樣。伊利亞是特別被那鞋匠底不可解的怪行爲吸引着。

一天，當伊利亞正預備上學的時候，培兒斐緒卡走進飲食店，一身污七八糟，像是沒有睡過覺似的，站在櫃臺邊一聲不響地望着鐵冷斯。他底左眼不住地閃閃又凝聚着，他底下唇可笑地掛了下來。鐵冷斯叔叔看了他一眼，笑着給他倒了一杯值三個哥比克的「伏打卡」，這是培兒斐緒卡

底老例份。培兒 斐緒卡用一隻顫抖着的手接着那玻璃杯，倒到他嘴裏去，但是他沒因不滿足而咕嚕或是咒罵，就連一點吃的東西也沒要。他又開始用那隻奇異地閃映着的眼瞪住那掌櫃的，而他那另外的一隻卻是灰暗的，呆着不動像是什麼都看不見。

「你底眼睛怎麼了？」鐵冷斯問道。

培兒 斐緒卡擦擦他底眼，看看他底手，清清楚楚地說：

「我底老婆，亞烏多第亞·彼得羅夫娜死了。」

「噢？」鐵冷斯叔叔喘喘着，看着神像劃着十字。

「願她底靈魂在天上安息！」

「什麼？」培兒 斐緒卡問，默看着鐵冷斯底臉。

「我說願她底靈魂在天上安息。」

「是的——她死了！」鞋匠說着陡然回轉身走開了。

「奇怪的傢伙！」鐵冷斯叔叔說，悲哀地搖着他底頭。伊利亞也以爲這鞋匠是個古怪的傢伙。

當伊利亞要上學時，他走到地窖子裏去看看那尸體。這地方很昏暗，擠滿了人，女人們都從頂樓上下來，一齊站在放着床鋪的角落裏切切地談論。馬第沙正跟馬夏試穿一件衣服，她問道：

「臂膀底下緊嗎？」

馬夏伸開她底臂膀任性地說：

「唔——。」

鞋匠坐在桌子旁邊做一團，用他那閃映的眼睛看看他底女兒。伊利亞瞋着那死女人底浮腫的白臉，想着她那雙眼現在永遠閉上了，接着走了出來心裏感着一種沉重的痛苦之感。當他從學校回來時，他一走進飲食店就聽見培兒裴緒卡正在奏着手風琴，並且用一種逍遙自在的聲音唱着：

「嗚親愛的人兒

你把我底心帶去了。

你爲什麼帶去我底心呢，

又把它拋在何方？」

「啊，親愛的！女人們把我趕出來了！『滾開』她們叫道，『你這背天逆理的怪物！你這醉耗子！』我不生氣——我忍受——咒我吧！打我吧！只讓我再活一會兒！一定讓我啊，難爲你們嚇唬弟兄們，誰都想過得舒服點——就是這麼一回事，無論什麼人底靈魂都是一樣的，不管他是瓦斯卡或者是夾可布！」

「是何人在那裏慟哭？」

「你有什麼傷心，

有什麼希求？」

安靜地過下去吧，

不要擊碎了你底頭顱。」

培兒斐緒卡奇怪的臉色帶着絕望的快樂。伊利亞看着他又討厭又害怕。在他以爲上帝一定會重重地懲罰這鞋匠，因爲他在他老婆死的這天竟這樣作爲起來。但是培兒斐緒卡第二天又醉了；他在棺材後面跟跄地走着，映着眼睛，甚至微笑着。誰都罵他，並且還有人在他頸子上給他一拳。

「我問你，喂！」下葬那天的晚上，伊利亞對夾可布說，「你說培兒斐緒卡是個什麼？一個永遠

的壞傢伙！

「讓他去死吧！」夾可布冷冷地說。

伊利亞注意到夾可布底大大的改變已經有些日子了。他從來少有在院子裏逛蕩，整天只是坐在他房裏，甚至避免跟伊利亞見面。最初伊利亞以為夾可布因為嫉妒他在學校所得到的成功，正躲在他房裏用功，但是他立刻發現夾可布在學校裏的功課並沒有進步，先生還是時常罵他不用心，慙忿，連那最簡單的事都弄不懂。夾可布對培兒斐緒卡的態度，伊利亞並不以為希奇，因為他向來對這房子裏發生的事就是毫不關心；但是伊利亞卻很想知道他底朋友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她問道：

「你怎麼啦？你不願跟我做朋友了嗎？」

「我不願做朋友？你說的什麼話？」夾可布驚訝地叫起來，接着開始匆匆說：

「我告訴你一樁事，回家去——我馬上就來——我有一樣東西給你看。」

他邁步跑開了。這裏伊利亞滿心奇怪，走到他底房裏。夾可布馬上跑了回來，他跟手拴上門走

到窗子跟前，從他底襯衫裏拿出一本紅書。

「這裏來！」他指着他身邊，正正經經地小聲說，一面自己在鐵冷斯底床上坐下。接着他打開他底書，把它安放在膝頭上，自己折着腰躬在那上面，用他底指頭在灰暗的書頁上指引着讀了起來：

「於是忽然那騎士看見遠方有一座高接雲天的大山，在那山底中間有一扇鐵門勇敢的火焰在他底雄心裏燃着了，他挺着他底長矛大吼一聲衝向前去，用踢馬刺催拍着他底馬，以他底全力將長矛向那門擲去。於是只聽見可怕的暴雷似的一聲，那鐵門片片飛出，同時那山上冒出煙火，一個巨大的聲音震蕩着以致大地顛抖起來，石頭從山上奔滾到那騎士底馬蹄前面。」

「「哈！你來了，無禮的畜生！我和死神已經等了你好久了！」那騎士被煙迷了眼——」

「他是誰呀？」伊利亞問道，當他聽他底朋友因激動而顛抖的聲音時他愕然了。

「什麼？」夾可布從書裏揚起他底臉答道。

「一個騎士是什麼人呀？」

「那就是——在馬背上——手持長矛，他叫做大膽的來奧。那龍把他底新娘子——那個美麗的路依沙偷去了；但是你聽下去呀，傻子！夾可布不耐煩地叫起來。

「講下去，講下去，且慢——龍是什麼？」

「一條有翅膀有脚的蛇，牠底爪子是鐵的，牠有三個頭，每個頭都吐着火——明白了嗎？」

「真偉大！」伊利亞大張着眼睛說，「牠會把她給還他嗎？」

「你真討厭！」

互相假坐着，帶着好奇心和一種奇異的快活的恐怖之感顫抖着，兩個孩子走進一個新奇而迷幻的境地，在那裏巨大的惡魔被勇敢的騎士打倒了，在那裏無論什麼都高貴，美麗而偉大，跟這個黯淡的愚蠢的生活絕然不同。那裏沒有披着爛布的醉漢，沒有腐朽了的木頭房子，有的只是金碧輝煌的宮殿和難以攻取的高插雲天的堡壘。他們走進一個滿是怪誕的故事，同時，在他們背後那快樂的鞋匠培兒斐緒卡正在奏他底手風琴，一面又快又清楚地唱着：

「若是我一朝死去，

非關於靈魂底降臨；

我拼以痛飲

來了此殘生。」

「這話對嗎？老兄。亂彈亂奏吧！彈奏下去！上帝愛快活的人啊！」

那手風琴一直喘息似地響着，想趕上去跟鞋匠底尖聲合拍，但是他跟它搶快着，又大聲唱出一個跳舞的調子：

「你且莫哀哭，

爲你年輕時必得忍受人間底冷酷；

你將遭更深的痛楚，

當你果真入了地獄。」

每唱一節就引出一陣大笑，但卻是讚許的。那手風琴的聲音和着盃盤相擊之聲，皮靴踏在地板上的笨重的步聲，椅子向後拉動的聲音，所有這些聲音混合起來，聽去像是一個嚴冬的樹林子裏風底悲鳴。

三 人

九九

同時，在一個骯髒的洞窟裏，薄薄的壁板把他們和這噪聲的狂潮隔開，兩個孩子偃身在一本書上，他們中的一個在那裏小聲說：

「於是那騎士把那妖怪緊緊鉤在一個鐵鉤上，那妖怪因為痛苦與恐怖就像雷樣的吼叫起來。」

七

當那本關於騎士與龍的書讀完了以後，又出現了一本「麥克底忠實無比的故事」，接着又是「勇敢的溫尼國王子法蘭西斯與可愛的倫精溫皇后底故事」，於是伊利亞底腦子裏，現實生活中的印象就被那些英雄與美人所替代了。這對朋友輪班從櫃臺裏偷取二十個哥比克銀角子，因此他們就有了一大堆書。他們弄得對耶緒卡·斯美兒騰斯基底險遇非常熟悉，爲那韃靼底騎士耶攀卡而狂喜，從他們自己底困苦醜惡的生活一點一點地飄開，一直飄到那人們時時把殘酷的命運之蛇殺死因而快樂起來的國度裏去。他們像這樣過了許多日子，在這些日子裏只有一件事給了伊利亞一個印象。

一天，培兒斐緒卡被警署傳去了。他去時滿腹憂疑，但卻快活地回來，緊緊地抓住帕緒卡，格拉第可夫底手。帕緒卡底眼睛凶銳得跟從前一樣，但卻黃瘦得嚇人，臉色也沒顯得那麼傲慢了。鞋匠把他帶到飲食店裏，不住癡癡地映着他底眼睛開始說：

「諸位高隣，你們看，保羅格拉第可夫這個孩子，他從益沙回來，給警察押送回來了。這就是現在這種走到世界上來的人，他們不坐在火爐旁等待運氣來找他們，卻當他們底後腿剛能站得起來時，就自己跑出去找他們底運氣了！」

帕緒卡站在他身旁，一隻手插在那破褲袋裏，另一隻卻試想從鞋匠底緊握之中擺脫，乖張地側眼看着他。一個人勸培兒斐緒卡給帕緒卡一頓鞭笞，但是鞋匠嚴正地答道：

「爲什麼呢？讓他去流浪好了，也許他會找到他底幸運呢。」

「但是我想他一定餓了。」鐵冷斯提醒他們，接着遞給這孩子一塊麵包道，「給你，帕緒卡！」這孩子懶懶地接了那塊麵包，走出飲食店去了。

「唉！」鞋匠跟着他嘆道：「他又走了！再見吧，可憐的傢伙！」

伊利亞從他底房門口已經看見了這所有的情景，他向他打招呼，但是沒進來以前帕緒卡站了一下，接着當他進來時，他猜疑地四顧，突然用粗暴的聲音問道：

「你要怎麼？」

「早安！」

「唔，早安！」

「坐下來。」

「爲什麼？」

「沒有什麼，讓我們談談。」

伊利亞被格拉第可夫底短促而含怒的問語和他那帶幾分噁的粗糙的聲音弄得狼狽起來。他想問帕緒卡這一整個夏天在什麼地方，看見了什麼。但是帕緒卡在椅子上坐下來，咬着他底麵包，帶着一種堅決的神氣問起話來。

「你畢了業嗎？」

三 人

「春天就要畢業了。」

「但是我可早就畢業了。」

「真的嗎？」伊利亞不相信地驚叫道。

「怎麼？無論什麼事對於我都是很快的。」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上學的呢？」

「在監獄裏，跟犯人。」

伊利亞走近他，恭敬地看着他底臉問道：

「你在那裏很久嗎？你害怕嗎？」

「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在那裏四個月。你知道，我到過許多的監獄在不同的城裏，我底好朋友！我跟着那裏的先生們。那裏也有女太太——是真的先生跟女太太呢。他們用各種各樣的言語談話，並且什麼都知道。我收拾他們底號子！他們那些鬼真是快活人，雖然他們是犯人！」

「強盜嗎？」

「真正的強盜，」帕緒卡驕傲地說，伊利亞閃映着眼，對帕緒卡愈加尊敬起來。

「他們是俄國人嗎？」他問道。

「他們有些是猶太人，頂好的一種人。啊，你猜他們是什麼人，啊，我底好朋友！他們大模大樣地搶劫好，他們被捕了，就給送到西伯利亞去。」

「你怎麼念書的呢？」

「哦！我說：教教我吧，那麼他們就教我了。」

「教你寫字讀書嗎？」

「只能寫一點兒！但是說到念書——我可以隨便你要念多少！我念了許許多多的書。」

談話轉到書籍就把伊利亞興奮起來。

「我跟可布也念了許多，像這樣的書。」

於是他們開始舉出他們所念過的書名，一個想勝過一個。後來帕緒卡嘆了一聲說：

「唔——是的，你們這兩個小鬼，是你們讀得更多，並且你們底書更好。但是我讀過詩。他們有

許多書，但是好的只有詩。」接着夾可布走了進來，他底眼睛驚訝地釘在帕緒卡身上，笑着。

「山羊！帕緒卡歡迎他道，「你笑什麼？」

「沒有什麼。你到什麼地方去來着？」

「那你從來沒到過的地方。」

「你知道嗎？」伊利亞對他底朋友說：「他也念過許多書呢。」

「哦！」夾可布驚叫道，馬上跟帕緒卡談話的態度更親密起來。這三個孩子一個傍一個坐着，隨卽就來了一個匆忙，斷續，但卻熱烈非常的談。

「我見過那樣的東西——那簡直不能告訴你們！」帕緒卡充滿了光榮與興奮地說，「有一次我兩天沒有吃東西——沒吃一點東西！睡在樹林裏，完全只有我一個人。」

「你害怕嗎？」夾可布問道。

「你到那裏去過一晚——你就會知道了！有一次我幾乎被一羣狗咬死。我那時在卡站。那裏有個什麼人底銅像，那是因爲這人寫了些詩纔給他造的。那是一個大人——他底腳有這樣長，而

他底拳頭跟你底頭一樣大，夾可布朋友，我也正在想做詩呢。我已經學做了一點。」

他忽然縮做一團，拳起他底腰子，蹙着眉頭把眼睛釘在一個地方，開始匆匆念道：

「人們在街道上往還，

一個個都飽醉溫暖，

你若是向他們求乞，

他們將只向你說：滾蛋！」

念完了，他看了那兩個孩子一眼，靜默地低下他底頭。一分鐘內沉默得難堪。接着伊利亞謹慎地問道：

「但這是詩嗎？」

「你沒聽見嗎？」帕緒卡含怒叫道，我說「溫暖」和「滾蛋」——這就叫做詩呀。」

「當然這是詩！」夾可布急忙說，「你總是從旁插嘴擾亂人家，伊利亞。」

「我還寫了好多，」帕緒卡熱心地對夾可布說，接着急忙又念開了：

「愁雲黯淡大地透淫泥濘。」

秋天底急潮啊已臨近。

我既無居處又復伶仃。

——任我的破衣隨西風飄零。」

「哦——啊！」夾可布拉長聲音叫着，兩眼睜得大大地。

「這真是詩！」伊利亞也斷定一句。

帕緒卡暈紅了臉，眯着眼，像是給煙迷着了似的。

「我想寫長篇的詩。」他驕傲着，「那並不很難。你走着走着看着『天』就想起『仙』，看着『鳥兒飛』就會想起『塵灰』，或者『樹木』——『食物』韻腳自然就來了。

「那麼你現在打算幹什麼呢？」伊利亞問道。

帕緒卡眯着眼，四面望了一下，靜默了一會兒；最後他遲疑地說：

「隨便做點什麼。」

但是馬上他又堅決地加上說：

「以後——我還要逃走。」

這時他跟鞋匠同住，小孩子們每天都來看他。在地窖子裏比在鐵冷斯那窠裏更清靜更好。培兒斐緒卡少有在家——他把他的東西都用來喝酒喝光了。現在白天他到別人底作坊裏去做活，要是沒找到活就坐在飲食店裏。他半裸着，而且赤着腳，但總帶着他底寶貝手風琴在臂下。這玩意兒好像已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並且他還把他那快樂的靈魂底一部分也放到那裏面去了。他們倆——他跟他底手風琴——變得很相像了：兩個都是破舊的，憔悴的，並且都充滿了激情的歌曲和顫聲。全城做手藝的人都知道培兒斐緒卡是一個無底的作家，創出各種歡狂的滑稽的歌曲，跳舞和警句，因此他是每一個作坊都歡迎的佳客。無論那個都愛他，因為他有本事用他那快樂的歌曲和那離奇滑稽的故事來給工人們沉重而黑暗的生活一點光輝。

當他能賺到幾個哥比克的時候，他總要用一半給他女兒——他常是憂慮到他女兒底結局。她是她自己命運底唯一管理人。她長得很大了，她底黑色的頭髮披在肩上，她底黑眼睛長得更大，帶着一種很莊嚴的表情，她底體態輕盈柔順，她以一個主婦的資格把她那小窠處理得很好。她

時常從那造房子的地方拾取碎木片來學習燒煮麥粥；她掀起她底裙子來回地忙着，一臉的煙煤子，一身的汗濕，一直弄到中午。到弄完了中飯，她就收拾好屋子，自己梳洗一番，穿上乾淨衣裳就在靠窗的桌子旁邊坐下縫補衣服。當她一針一針把那些破布縫補起來時她就唱着歌，唱得又快活又活潑，像是一隻小鳥兒在牠底籠子裏似的。

馬第沙時常來看她，給她帶些麵包，茶葉和糖來，有一次她甚至送了馬夏一件輕薄的藍衣服。馬夏接待起她來像一個成人，像是這屋子底主婦，她把那小的鐵茶炊燒開，待馬第沙底茶，兩人聚着那愜意的燙熱的飲料，談起各種各樣的事情，罵着培兒斐緒卡。

馬第沙恨恨地咒罵他，馬夏高聲附和着，但卻沒有怒意，好像因為她是這屋裏的主婦，所以應該說話不失禮貌似的。當她談到她父親底無論什麼時，你總可以覺察出她寬容的口氣。

「當然，如果一個人喝酒的話，別人不能得到他多大好處，」她會說，「然而他歡喜快樂，他喝酒求得快樂。當媽媽活着的時候他沒有喝得這樣多。」

「也許他底生活枯燥，」馬第沙單調地說，眉頭皺得不像樣子，「那又有什麼呢？他忘記了嗎？」

——這醉鬼，忘記他丟了一個孩子嗎？討厭的耗子，也許他像一隻狗似的已經丟了他底靈魂！」

「他知道我是一個大女孩子，什麼事都可以自己動手。」

「上帝哦，上帝！」馬第沙沉重地嘆息着，「世上會有這樣的事？這姑娘將來不知多能耐？我有一個小姑娘像你一樣，她留在家裏，在何羅兒城。要到這何羅兒城去够多麼遠啊！遠到——如果要我回去，我會摸不清道路呢。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活在世上連她生長的地方都給忘了。」

馬夏歡喜聽着這女人底粗大的嗓子，看着她那一頭牛樣的大臉和眼睛，並且雖然馬第沙身上老是一身酒氣，卻仍不能使馬夏不爬到她膝上把她底身子偎擠在她那像一座小山樣凸出的龐大的胸部，吻着她那兩片相隔很遠的厚嘴唇。馬第沙總是在早上來，孩子們卻在晚上聚會。他們玩着紙牌戲——「搶注」，「磨者」，「你自己底勝牌」——但是讀書的時候更多。馬夏很有興趣地聽着他們所讀的，聽到最動人的地方就輕輕地叫了出來。夾可布對這女孩子比從前更關切了。他時常給她帶來些麵包，肉塊，茶葉，糖和用啤酒瓶裝着的煤油，並且有時給她錢，那是買書剩下的。他做這些事已成了習慣，不加思索；馬夏把他這整個兒的關切當作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也不加

以特別的重視。

「夾可布，」她有時說，「我沒有煤了。」

「哦。」

只一會兒的工夫，他不是給她拿了煤來就是給她七哥比克說：

「去買一點吧，我儉不到了。」

他給馬夏買了一塊石板開始在晚上教她。他們底功課進步得很慢，但是在兩個月的工夫中馬夏竟也能在她石板上認識那些字母並且能寫下來了。

伊利亞漸漸地也學會了這種交情了，在這院子裏似乎沒有人注意他們。有時伊利亞在回家後，也會從廚房或是伙食房裏偷一點東西出來接濟他這朋友，帶到鞋匠底地窖間裏去。他歡喜這細長的黑姑娘，她跟他自己一樣是孤兒，並且欽佩她，因為她知道怎樣一個人單獨地生活，而且做起事來像一個成人。他喜歡看她笑，因而時常想法子使她笑；如果他沒弄成功，他就總是生起氣來，罵道：

「獐母狗。」

於是她就瞪起她底眼說：

「大臉鬼。」

有時他們吵得很利害：馬夏很快就發起怒來，她衝到伊利亞面前作勢要抓他，但是他嘲弄地笑着從她身邊跑開。

有一次玩紙牌的時候，他發覺馬夏作假，就在叫道：

「夾可布底家主婆。」

接着他加上另外一句猥褻的話，這話的意義他已是懂了的。夾可布那時也在場。最初他笑着，但是等到看見他女朋友底臉因這侮辱氣得歪扭着，她底眼睛充滿了淚水時，他就停止了笑容，臉色轉白；接着突然從他底椅子上跳起來，衝到伊利亞身邊，在他底鼻子上給了一拳，抓住他底頭髮，把他摔倒在地。這動作快極了，以致伊利亞沒有工夫防衛他自己；而那時，爲疼痛與憤怒弄昏了，他站立起來，就像一頭公牛一樣，低着頭向夾可布衝去，叫道：

「站穩了！我要——」

他停住了，看見夾可布倚在桌子旁邊正傷心地哭着，同時馬夏站在他身邊眼中帶淚說：

「別跟他做朋友，他是流氓，他是惡心腸的。他們一家全是不清白的——他底父親是一個犯人，他叔叔是個駝背，他也有一個癩野孩子。」並且勇敢地走近伊利亞，她叫道：「下賤的廢物，揀垃圾的種！來！來！來看！抓爛你底臉！你來！」

但是伊利亞沒走上去。他看見夾可布哭覺得難過，他是不願意得罪他的，也羞於跟一個女孩子打架。她是正在預備打架，這他看得很清楚。他悄然從小屋子走開，在院子裏踱來踱去，覺得又氣忿又難堪。最後他走近培兒，斐緒卡底窗口，偷偷地往裏窺探；夾可布跟他底朋友重新在玩紙牌。馬夏把紙牌做成扇形，半掩着她底臉正在笑着，夾可布卻在注視着他底紙牌猶豫地抽抽這張又拿那張。伊利亞感到悲哀。他在院子裏又踱了很久，後來他勇敢地走進那小屋。

「讓我來吧。」他走近桌子說。

他底心很快地跳着，他底臉紅了，他底眼睛下垂。夾可布和馬夏都不做聲。

「我不再說罵人的話了，我發誓不了！」伊利亞望着他們說。

「好，坐下吧——你。」馬夏說。

夾可布嚴厲地加上說：

「你這傻子，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你想，剛纔你說了些什麼！」

「不，我們都還是小孩子。」馬夏回答夾可布道，把她底拳頭在桌子上捶了一下，「所以我們不應當說那些髒話。」

「但是你罵得我够多麼利害。」伊利亞責備地說。

「這是有道理的。你別做狗叫。」馬夏插進來說，理直氣壯地，聲音中還含着怒意。

「哦，好了。我不是在生氣。是在懊悔。」伊利亞承受着，一面對夾可布窘促地微笑說：「你——你也不要生氣了，好嗎？」

「好的。拿幾張牌去吧。」

「野鬼！」馬夏說，完結了這場吵鬧。

馬上伊利亞就蹙起眉頭，沉醉在這遊戲裏了。他坐在馬夏對面，當她輸了時，他就很快活，在全局的遊戲中，他極力想使她輸，但是這位姑娘玩得非常巧妙，常常輸的倒是夾可布。

「哦！你這斜眼，馬夏總是帶着柔善的憐愛說，『你又當傻子了！』」

「滾他媽這些紙牌的蛋吧！我討厭它們了。我來讀卡姆卡達兒卡吧！」

於是他們拿出那本又破又髒的書，讀着那令人神往的不幸的卡姆卡達兒卡底磨難。

當格拉第可夫得知這些經過情形時，他帶着一種深於世故的人底口氣說：

「喂，鬼東西，你們真過得好呀，」接着他對夾可布和馬夏一笑，卻正正經經地說：

「就像這樣過下去吧！過後你，夾可布就娶了馬夏吧。」

「傻子，馬夏微笑着說，接着他們四個全笑起來了。」

當他們讀完了他們底書，或是不願再讀了時，帕緒卡就對他們講述他底險遇，而他這些故事的有趣也不減於那書本子上的。

「老弟，當我得知沒有照會就不能到無論什麼地方去的時候，我就搗起鬼來。要是我看見一

個巡長，我就馬上快走起來，像是有什麼人派了什麼差遣給我似的；不然我就緊跟着一個農人使旁人相信他是我底主人或者是父親或者是別的什麼人。那巡長就看我一眼，讓我平安無事，他沒把我逮住。在村莊裏那些沒有警察的地方是不要緊的；那裏只有老頭子，老太婆和小孩子，其他的人都下田去了。他們問：你是什麼人？叫化子嗎？你跟什麼人？沒什麼人。你是從哪兒來的？從城裏。這就完了。他們給你好吃好喝的東西，由你底高興逛蕩着；你想跑你就可以跑，或者一時獸興發作，你也可以用肚子貼在地下爬行。無論什麼地方都有田地，有森林，有百靈鳥歌唱，你會渴望着能夠飛到牠們那裏去。要是你不餓的話，你什麼都不想，只想一直走下去，走到世界的盡頭。那簡直就像有什麼正在拉着你向前，像是一個母親領着她底孩子似的。有時我非常餓——嚇，我底每條腸子都咕嚕咕嚕作響，我底胃臟乾枯得不成樣子，我幾乎要吃泥土了。我頭昏腦漲。但是當我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點麵包咬着的時候啊！我簡直想整天整夜吃下去。那是好的。但是都是一樣，當我弄到監獄裏去了時，我覺得快活。起初我嚇住了，但是過後就快活了。我頂怕的是那些巡長。我心想他們裏面有一個會抓住我，而他要一動手打我就會把我打死。但是他一聲不響從我背後走來抓住我底領子。

我正站在一家店舖面前看那些鐘錶呢。那裏有許許多多的錶——金的和各種各樣的。他突然抓住我，我就怪叫起來。但是他和和氣氣地問我：「你是什麼人？你是打什麼地方來的？」好，我就告訴他；橫直他會查出來的，他們隨便什麼都知道。好了，他把我帶到警署，那裏有許多老爺們。「你想上哪兒去旅行嗎？」他們笑了。這樣就給裝到監獄裏了。那裏無論那個也都笑我，後來他們就使喚我。他們，那班鬼東西呵呵！」

他說到老爺就發出感嘆的聲——顯然他們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們底面影存他底記憶中已經變得不清楚，已經融合在一個大的模糊的印象裏了。跟鞋匠同住了一個月左右以後他又失蹤了。後來培兒斐緒卡得知他已經進了一個印刷工場，住在離開很遠的一個城市裏。伊利亞聽見了這事嫉妒地嘆息着對夾可布說：

「我想，我們命該在這裏過一輩子。」

八

帕緒卡失蹤的第一天，伊利亞似乎失去一點什麼，但是過些時候他又沉緬到那奇麗的，與這世界不相干的國度裏去了。讀故事的事繼續着，他底心靈沉入半睡半醒的狀態中。他突然聽到了——一聲粗暴的警鐘。當他還在上學時，他聽見他叔叔說：

「馬上你就要畢業了，你就要到十四歲了。我們一定要找一個事做了。」

「我們會找到一個的！」培諾哈叫道，「認識這樣多的人那是很容易的。夾可布是不需找什麼做，已有一個地方給他預備下了。他可以再逛蕩一年，一年後就得坐櫃臺了！你呢，鐵冷斯，我想在附近什麼地方再開一另飲食店。你只要交賬給我，此外就像是你自己底老闆似的。對了，我得謝謝

上帝，他保佑了我。」

這些話模糊地聽在伊利亞耳朵裏，一句也不跟這時盤據在他腦裏的隨便那樣事發生關係，也沒引起任何思想。但是，一天早上他叔叔把他叫醒說：

「把你自已盥洗好，快點。」

「我要上哪兒去呀？」伊利亞半睡半醒地說。

「到你底新職位那裏去。謝謝上帝！我們找着一個了。你現在到一個魚行裏去上生意。」

伊利亞心裏感到一個不祥的預兆。他想離開這座他什麼人都認得，什麼東西都弄慣熟了的房子——的願望忽然消失了，而這間早就討厭了的小屋子也似乎忽然變得乾淨明亮了。他坐在他底床上看着地板，一點都不想穿衣服。夾可布走了進來，臉色陰沉，蓬頭亂髮地把頭偏在一邊，漠然望着他底朋友說：

「快點，爸爸在等着你呢。你不時要到這裏來啊，你不嗎？」

「好的。」

「這就對了。到馬夏屋裏去告別吧。」

「我又不是永遠離開這裏，」伊利亞生氣道。但是馬夏自己來了。她站在門口望着伊利亞淒然說：

「這樣，這就是說要再見了嗎？」

伊利亞咒罵着，忿忿地拉扯着他正穿上去的短套褂；馬夏和夾可布兩人同時長嘆了一聲。

「你要來看我們啊，」夾可布說。

「好。」伊利亞陰沉地答道。

「你看他把他底鼻子翹得多高，這位店員先生。」馬夏說。

「你——這傻——瓜，」伊利亞平靜地責備地答道。

幾分鐘後他和培諸哈在街上走着。培諸哈漂亮地穿着一件長外套和一雙發響的皮靴，作鼓振金地說：

「現在我帶你去服事一位全城最是尊重的人，吉利·伊凡諾維奇，斯特羅剛諾夫。因為他底

仁慈和善行他曾經得過好幾個獎章；他是市政會底委員，也許他還會被選作市長呢。真誠忠心地服事他吧，他會提拔你的。你是一個正經的孩子，不那麼愛淘氣。他給你一個好處，在他是跟吐一口痰到地上那麼便當的。」

伊利亞聽着一面暗自想像這位商人——斯特羅剛諾夫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想像這商人一定有點像揭瑞梅亞老伯伯——也是那麼瘦的，那麼慈和，那麼快樂；但是當他來到店裏時，他看見櫃臺背後有一個高大的人挺着一頂大肚子。他腦袋上沒有頭髮，但是他整個臉上，從眼睛一直到頸子都佈滿了一部厚實的紅鬍子。他底眉毛也是又厚又紅，而在那底下跳躍着一對小綠眼睛。

「向他鞠躬，」培諸哈輕輕地對伊利亞說，用眼色指着那紅毛人。伊利亞失望了，把頭低了下去。

「他叫什麼？」一個最低男音嗡嗡地響着。

「伊利亞，」培諸哈答道。

「好，伊利亞，用兩隻眼照管你自己，但要用三隻眼照管事情。現行你什麼人都沒有，只有你底

主人了；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你明白嗎？我就是你底父母，我將不再對你解說了。」

伊利亞從他底睫毛下四處打量這座店房。在冰籃裏躺着很大的扁魚和鱧魚，架子上乾的沙魚和鯉魚一堆一堆地放着，馬口鐵罐子到處閃着亮光，一種強烈的鹽味遍佈在空氣中，店房非常氣悶，到處堆塞滿了，又潮濕。地下一個大水槽裏，活魚安靜無聲地游泳着——小鱸魚、鰻鱺、鱸魚和鱒魚。一種小梭魚魯莽地穿來穿去把旁的魚擠開，還用尾巴使勁在水面上拍擊，把水潑在地板上。這些都使伊利亞覺得發愁。店夥裏面一個又矮又胖，帶着一雙圓眼和一個鉤鼻像一頭褐色貓頭鷹樣的傢伙吩咐伊利亞從那水槽裏把死魚揀出來。伊利亞捲起他底袖子到處捉起魚來。

「捉住它底頭呀，蠢子！」那店夥低聲說。有時伊利亞捉錯了，抓住一隻停留不動的活魚，於是那魚就從他手指中間滑了出去，驚駭地逃走，把它底頭碰在槽邊上。

「看準呀！」那店夥吆喝着。

伊利亞被一根鰭骨刺痛了他底手指，放在嘴裏吮吸起來。

「把手指從你嘴裏拿出來，」那老闆粗聲叫道。

接着這孩子就給交來了一把重大的斧頭，被吩咐到地窖裏去削大冰塊，使它得平穩地安放。冰硝跳在他臉上，鑽到他底領子裏。這地窖又冷又暗，只要一個不小心，那斧頭就斫在天花板上。幾分鐘後伊利亞混身透濕，滴着水從地窖裏上來對那老闆說。

「我在那裏打碎了一個甕還有別的東西。」

那老闆注視着他說：

「我饒你這頭一次，因為你自己承認了你底錯。下次我可要扯你底耳朵了。」

於是伊利亞開始不知不覺地單調地每天來回忙着，像是一枚小小的螺絲釘在一架巨大的噪雜的機器裏。他早上五點鐘一起身就洗刷他主人底，他主人全家人底以及店夥們底皮靴，然後到店裏去，打掃了一遍再洗抹桌子和秤桿。當主顧進店時他得搬取貨樣，打送包裹然後回家吃午飯。吃完飯他沒有事情可做，那麼要是不被差遣到什麼地方去，他就站在店門口，望着那鬧哄哄的市場，想着這世界上够有多少人，他們要吃掉够多少肉和青菜。有一天他對那像褐色貓頭鷹的店夥說：

「米其兒·伊格納第其！」

「唔？」

「當所有的魚都捉盡了，所有的牲畜都殺完了的時候，人們將吃什麼呢？」

「傻瓜？」那店夥答道。

有一回他從櫃臺裏拿了一張報紙來開始閱讀，但那店夥從他手上把那報紙搶去，在他鼻子上敲了一下，威嚇地說：

「誰答應你的呢，驢子！」

伊利亞討厭這店夥。常他跟老闆講話時，差不多每句話都要加上一種表示順從的「是是」的聲音，但是背着他卻叫他做騙子，僞君子，和紅毛鬼。在禮拜六和放假日的前一天，老闆去做晚禱了，於是這店夥底老婆或是姊妹走來，他就給家裏送上一袋子魚或是一些魚子醬或是蜜餞。他喜歡拿叫化子開玩笑，那些人裏面有許多是老頭子，叫伊利亞回憶起揭瑞梅亞老伯伯來。當一個老頭子走近店門，深深地打一躬，低聲下氣地求些施捨時，那店夥就拿起一條小魚，提着頭往那叫化

子底手上一戮下去，這樣好叫那魚鱗刺入那老頭子底手掌，等到那叫化子覺得疼痛縮回他底手時，那店夥就嗤地一聲叫道：

「啊！你不要嗎？這還不夠，是嗎？滾開！」

一天，有一個老女叫化悄悄地拿了一條乾沙魚把來藏在她底破衣裏；這店夥瞥見了她，於是抓住她底領子，把那偷去的魚搶了出來，把她底頭向下按着，用他底右手從底下給她臉上一拳。她沒叫痛也沒言語一聲，就低着頭默默地走開了。伊利亞看見兩條血從她那傷了的鼻子裏滴了下來。

「這回你弄到手了吧？」那店夥跟在她後面叫道，接着轉向另外一個店夥說道：「卡布，我恨叫化子！懶畜生！他們到處去叫化，肚子飽飽的！他們過得也很好呀。人們叫他們做基督底兄弟，那麼我又是基督底什麼呢？一個不相干的人嗎？我這一輩子得像太陽底下一個蟲樣地爬着，我吃了這麼多的苦，既沒享過福也沒得到什麼尊敬。」

那另外的店夥——卡布是一個信教的人。他總是談到教堂談到唱詩班，談到大宗教領班的

佈道會。每逢禮拜六他就生怕晚禱時遲到了，常常爲此苦惱着。他對魔術家底技藝也有極大的興趣，每逢城裏來了什麼魔術家或是變戲法的他總要去看的。他是一個大個兒，節儉而非常機智。當店裏擠滿了顧客時，他就像一條蛇似的在他們中間溜來溜去，微笑着，跟每個人攀談，不時向他底老闆瞟一眼，好像他正在驕傲他做生意的手段似的。他對伊利亞的態度又輕蔑又譏諷，因此這孩子也討厭他。但是伊利亞歡喜那老闆。這商人一天到晚站在櫃臺後，打開抽屜把錢擲進去。伊利亞看見他做這事的樣子很冷淡，沒有什麼貪心，不知怎麼，這叫伊利亞看了高興。還有叫他高興的，就是那老闆跟他講話比跟那兩個店夥講的次數來得更多也更來得和氣些。當店裏清靜，沒有顧客的時候，有時那商人就轉向那正懶懶地站在門口的伊利亞說。

「喂，伊利亞，你睡着了嗎？」

「沒有。」

「那很好。但是你爲什麼老是這麼憂愁呢？」

「我不知道。」

三 人

「你覺得無聊，是嗎？」

「是——的。」

「對了，覺得有點無聊！在我那時，我也是覺得氣悶的。從九歲到三十歲我在一些生人底憐憫之下感到無聊。但是現在——二十三年裏我卻來看看別人無聊了。」

接着他搖搖頭，好像在那裏說：

「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兩三次這樣的談話以後，伊利亞就開始問他自己：爲什麼這個德高重望的人，他有一座那麼高大整潔的住宅，卻整天留在這髒髒的店裏，聞着這樣酸臭這樣惡心的鹹魚味兒呢？那是一座少有的房子：那裏面無論什麼都莊嚴，肅靜，什麼都在一種安靜的秩序之下度過去；不過，雖然兩層樓共總住着的僅僅是那主人，他底老婆和三個孩子，還有他們底廚娘又兼老媽子和那聽差又兼馬車夫這幾個人，卻仍然像是不夠地方似的。每人都用一種馴伏的聲音說話，當走過那廣大乾淨的院子時總是靠一邊走，好像怕到那寬大開敞的空地去似的。拿這個安靜嚴肅的房子和培諾哈底

房子比較一下，伊利亞忽然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說還是住在培諸哈底房子裏好一點，雖然那裏是窮苦，噪雜而醜陋。這個念頭把他弄呆了，他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想，但他又老是這樣想。並且那主人自己也不住在這裏這件事，使他把這念頭更確定了下來。這孩子非常想去問那商人爲什麼他整天在這噪雜擾亂的市場過着而不留在那又安靜又和平的家裏。一天，當卡布爲了點什麼事情走開了，而米其兒又在地窖裏揀出那些腐魚送到濟貧院去的時候，老闆開始跟伊利亞談話，於是這孩子突然問他道：

「爲你設想，吉利·伊凡諾維奇，這不是你收生意的時候嗎？你已經富足了。在你家裏夠多好，但是這裏卻又氣味又無聊的。」

斯特羅剛諾夫嚴厲地望着他，他底紅眉毛顫動着。

「好了嗎？」伊利亞住嘴時他問道，「你說完了嗎？」

「是的，」伊利亞答道，退縮了一下，心裏害怕着。

「到這裏來！」

伊利亞近去。那商人托住他底下頰，掀起他底頭，蹙着眼睛問道：

「什麼人叫你這樣說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

「我發誓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唔，好。要是你自己底話，那也罷了。告訴你：在我面前，我，你底主人——你明白嗎？——你底主人！你一定不要再膽敢講這樣的話！記住！回去。」

當卡布回來時，老闆突然談起話來，他雖是向那店夥對談，卻側目瞟着伊利亞要他注意。

「一個人一定要終生從事一樣事情——終生。只有傻子纔不懂這個。一個人怎麼能懶着過活一點事不做呢？那不專心致力於他底事業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這話對極了，吉利·伊凡諾維奇。」那店夥答道，一面用心四處掃視着店房，像是在尋找什麼事情做似的。伊利亞看了他主人一眼就沉思起來。他底生活在這些人中間愈來愈是無聊了。日子一天一天拖下去，像是灰色的長線從一個龐大而無形的球上抽展開來似的，並且在這孩子看來這些日子似乎沒有盡頭，而他這一輩子就得永遠這樣站在門邊聽着市場底噪音過下去。但他

底一顆心被他從前的生活和讀過的書刺激着，決不因爲目前生活之單調，無聊而沉默下去，仍然是不斷地雖則靜靜地在活動着。他得到了各種印象，這些印象在他腦子裏不時翻騰着，漸漸地在他腦子裏充滿了他對於眼前各種事物底模糊的判斷。他沒人可以對談，他底思想也沒人可以告訴，因此不得不把它們壓在肚子裏。這些思想是多極了，模模糊糊地壓在他心上，攪雜在一起，也辨不出一個眉目，沉重地把他悶死了。有時它們變得那樣壓人，以致使他渴望閉上他底眼，遠走到什麼地方去，遠遠地——比帕緒卡格拉第可夫去過還遠些——走開，永遠不再回到這灰黯的沉悶和這不可理解的擾攘中來。

禮拜天他被送到禮拜堂去，一回來他老是覺得他底心似乎被一種溫馨的溶液洗過了似的。在半年之久的工作中，他只准去看過他叔叔兩次。飲食店裏各事照常，只有那駝背是更瘦了，同時培諸哈底口哨吹得愈來愈響，他底臉也由淡紅變成深紅了。夾可布向他訴苦，說他底父親待他不好。

「他不住地來討厭，說『你一定要做事，我不要一個蛀書蟲。』但是站櫃臺不是我頂恨的事

嗎？除了喧噪，擾攘，咆哮，吼叫什麼都沒有，你簡直聽不見你自己說話！我跟他說：「把我安置到別的地方去管店吧。譬如在一家賣聖像的舖子裏，少有主顧進門，並且我也喜歡聖像。」」

夾可布底眼悲哀地眯着，他腦門子上的皮膚變成黃色，像他父親頭上的禿頂那樣發亮。

「你還讀故事嗎？」伊利亞問道。

「還用說這是我唯一的快樂。當一個人讀故事時他就像是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裏，但是當他放下不讀時，那就像從一個鐘樓跌了下來。」

伊利亞看着他說：

「你老得多了。馬夏在哪兒呢？」

「她到濟貧院去了。我現在不能幫助她，我底父親注意着我，而培兒斐緒卡這些日子都病着，所以馬夏到濟貧院去了。他們會給她菜湯和別的東西——馬第沙也幫助着——馬夏奮鬥得很苦。」

「這裏也是無聊的。」伊利亞深思地說。

「你覺得很無聊嗎？」

「簡直要死！你至少還有書讀，但是我們那裏整屋子裏只有一本書，最近的魔術家，這本書那店夥把來藏在箱子裏，我落不到讀，他不會給我的，那流氓！顯然我們已經開始過可憐的日子了，夾可布。」

「可憐的生活，兄弟。」

他們再多談了一會兒就互相握別了，兩人都悲哀而淒涼。

九

幾個禮拜過去了，接着命運忽然向伊利亞微笑，粗暴地卻又仁慈地。一天早上當生意頂興旺的時候，老闆站在櫃檯背後急促地翻動那上面的每一樣東西，他底腦門子因血液衝上他底頭腦而發紅，他底血管在他頸子上鼓漲着。

「伊利亞，」他叫道，「望地板上看看，看能在什麼地方找到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不。」

伊利亞看了那商人一眼，在地板上匆匆地看了一下就靜靜答道：

「沒有。」

「告訴你，仔細找一下，」那老闆用他底粗嗓子厲聲怒叫道。

三 人

「可是我已看過了。」

「唔——好的，你這頑強的光棍，」老闆威嚇地說。

等到主顧全都走了，他就把伊利亞叫上來，用他那有力的粗指頭捏着他底耳朵，從這邊到那邊地兩邊拉扯起來，吼叫着說：

「叫你去找你就得去找——叫你去找你就得去找。」

伊利亞用兩手頂在他老闆底肚子上，使勁一推他底耳朵就給鬆開了。他因受侮辱而混身發抖，怒聲叫道：

「你跟我生什麼氣呀？米其·依格納第其拿了那錢——哼那錢在他左邊的口袋裏，在他底背心裏。」

那店夥底貓頭鷹似的臉上佈滿了驚恐，突然舉起他底右手在伊利亞底耳朵上給了一掌。這孩子向後一跳，哼了一聲就倒下了；接着他放聲大哭起來一面伏在地上爬到一個角落去。他像在夢中似的，聽見他底主人吼着：

「站住你上哪兒去給我那錢。」

「他說謊的，」那店夥底尖聲響着。

「過來！」

「有天！」

「我會給你頭上一秤錘的！」

「吉利·伊凡諾維奇——那是我底——我底頭會給你打碎。」

「住了你底嘴！」

一切都沒一點聲息。老闆走進他底屋子去，聽見他拳頭捶擊在賬房木桌上的大聲。伊利亞兩手抱着頭，坐在地板上恨恨地看着那店夥；這傢伙正站在店房底另一角守望着這孩子，眼睛裏帶着一種乖張的表情。

「喂，你這光棍，我揍得你舒服吧？」他露着他底牙齒低聲道。

伊利亞聳一聳肩，一聲不響。

「呆會兒我還要給你一點利害——讓你忘不了的。」

那店夥不慌不忙地向伊利亞走來，他那圓睜着的忿怒的眼睛盯在他臉上；但是伊利亞站了起來，隨即從櫃臺裏拿出一把薄薄的長刀，態度堅決地說：

「來！」

那店夥站住了，他用眼睛打量那個體格寬闊而魁梧的人物，長長的臂膀，一隻手上攢着一把長刀，就輕蔑地囁嚅着：

「啊！你這囚徒養的！」

「好，來呀！來呀！」這孩子重覆地說着向前一步迎上去。每一樣東西都在伊利亞眼前旋轉，跳舞，他覺得他裏面有一種大力把他推着無畏地向前。

「擲下那把刀！」是老闆底聲音。伊利亞一楞，望着那紅鬍子的充血的臉，但是沒有動。

「我說，把那刀放下來！」老闆更和緩地說道。伊利亞底眼前一層霧氣，他把刀放在櫃臺上，又坐到地板上，大聲抽咽起來。他底頭又昏又痛，他底耳朵裏有如雷鳴；一種極度的厭倦之感突然向

他襲來，使他窒息着，使他底心底底跳動失去規則，並且慢慢地上昇到他底喉頭使他說不出話來。

他主人底聲音好像在從離開很遠的地方傳來。

「把你底工錢拿去，米緒卡。」

「求求你——」

「出去！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好，我就走。但是我勸你當心這孩子。他拿起一把刀——嚇，——嚇！他父親是一個犯人——

嚇，嚇！」

「滾開！」

於是店裏一切又歸寂靜。伊利亞帶着一種厭膩之感抬起頭來；在他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他臉上爬着。他用他底手摸着臉，揩去他底眼淚，看見他主人正在櫃臺背後用一種銳利的深入的眼光望着他。他站起來，用踉蹌的步子走向門邊他自己底地方。

「站住，等一會兒！」他底主人說，「你會用你底刀刺他一下嗎？」

三 人

「是的，我會用它刺他一下的，」這孩子沉靜但堅決地答道。

「哦！——你父親是爲什麼事送到西伯利亞去的？——凶手嗎？」

「放火的。」

「唔，這也夠壞的了。」

接着卡布走了進來，把他自己謙遜地坐在靠門的一張凳子上望起街來。

「卡布，親愛的！」主人看着他帶着譏笑說，「我停了米其底生意了。」

「隨你底便呀！」

「他做賊給抓住了，呃？」

「啊，好傢伙！卡布帶着吃驚的聲音輕輕叫道，「能有這事嗎？真的嗎？」

老闆底紅鬍子因冷笑而顫動，接着他間始在櫃臺背後大笑起來，一身發着抖。

「呵，呵，呵！卡布，親愛的，你是一個怎樣的假好人呀！你可憐的傢伙！」

接着他忽然停住笑，長嘆一聲，正經地沉思地說：

「啊！你們這班人，你們這班人！你們都是要活的，都要吃飽肚子，而且人人都想比別人吃得更
好，更香甜。」

他點點頭就不做聲了。

但是伊利亞站在櫃臺旁邊覺得難過，因為他底主人一點都不注意他。

經過一個長久的難堪的沉默，那商人說：

「好，伊利亞，我們來談談。你先告訴我——你從前看見過米其倫東西嗎？」

「是的。他什麼都偷——魚囉，以及別的。」

「那麼爲什麼你從前不告訴我呢？」

伊利亞想了一下答道：「是這樣——」

「是你害怕說嗎？」

「不，我不是害怕。」

「哦。那麼你爲什麼不對我說：『老闆，你失竊了。』呢？」

「我不知道。我不願意這樣。」

「哼，這就是說你現在告訴我我是因爲你生氣了嗎？」

「是的，」伊利亞安然答道。

「原來你就是這種人，是不是？」老闆叫道。接着他一句話不說，捂着他底鬍子好大一會，細心

打量着伊利亞。

「唔，那麼你，伊利亞你偷過東西嗎？」

「沒有。」

「我相信你沒偷過。好的。那麼卡布，現在卡布在這裏，他偷過東西嗎？」

「他偷的，完全一樣。」這孩子答道。

卡布驚訝地看着他，映着他底眼，隨即轉身默默地走開，好像這事與他一點無關。老闆陰沉沉地皺着眉，又招起他底鬍子來。伊利亞覺得什麼不平常的事情正在進行着，就耐心地等待那結局。在這氣味難聞的店裏，除了蒼蠅底嘍嘍之聲和槽裏活魚潑水的悄靜的聲音以外什麼都聽不見。

那商人對那正在注意地不動地望街的店夥叫道。

「卡布，親愛的！」

「您要什麼？」卡布答道，慌忙走到那商人面前，用一種恭敬的懇勤的眼光望着他底臉。

「你聽見講到你的事嗎？」斯特羅剛諾夫冷笑地問道。

「是，我聽見了。」

「唔，那麼你對這事有什麼話說呢？」

「沒有，」卡布聳聳他底肩說。

「怎麼——沒有麼？」

「這是很簡單的，吉利·伊凡諾維奇。我，伊凡諾維奇，我有我底尊嚴是一個尊重自己的人，因此，去跟一個小孩子生氣於我是犯不着的。像你能看出的，這孩子是非常糊塗的，沒有禮貌的，我對於他底無禮卻可以完全饒恕。」

「且慢說，先別來說服我，你且回答他說的是不是真話？」

「什麼真話？吉利·伊凡諾維奇，卡布平靜地又聳聳肩叫道，把頭倒向一邊，「各人都有他自己底心眼兒。當然，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以把他底話當作真話，如果你不願那樣呢，你可以有你自己底主意。」

卡布吁了一口氣，向老闊鞠一躬，受了委屈似的把兩手一擺。

「唔，是的，這裏什麼都得看我底主意，」老闊同意道，「這麼說來，你底意思以為這孩子是糊塗的。」

「糊塗極了，」卡布帶着深深的確信答道。

「唔，道恐怕你弄錯了，」斯特羅剛諾夫漠然道，接着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不，他怎麼把這事當着你底面翻了出來的——呵，呵！卡布也偷東西嗎？他偷的，呵，呵！」

伊利亞遠遠走到門邊，站在那裏聽着這談話，起初覺得這對他非常厭惡。但是當老闊笑起來的時候，一種復仇的快感在他心裏跳着，於是他勝利地看着卡布而感謝的，看着他底主人。斯特羅剛諾夫因為笑得利害，就把他底眼睛眯了起來，而卡布一聽見他老闊底笑聲，就從喉嚨裏發出一

陣謹慎的輕聲的乾笑。

「嘻嘻，嘻嘻！」

斯特羅剛諾夫聽見那微弱的小聲笑就粗暴地說：

「關起店來。」

當伊利亞回家時，卡布搖著頭對他說：

「你這個傻瓜，生來就是這樣的傻瓜。你想，你播弄這些是非爲的是什麼？這就是你博得主人歡心，想得到更高一點的職位的方法嗎？你這糊塗蟲！你以爲他不知道我和米緒卡偷東西嗎？哼，他自己，他底一生就是這樣開的頭呢！他把米緒卡趕走，我是滿心滿意應該向你道謝的。但是你說到我的那番話，可就永遠不能饒恕。我預先告訴你，當着我底面講我這樣的事情簡直是糊塗無禮。唔唔！我叫你記住這個。這表示你瞧不起我。」

伊利亞一聲不響地聽着這些話，但是不能完全聽懂；在他，以爲卡布一定要用別一種方法來報復他；他曾確信這店夥會在他們回家的路上揍他，因而甚至害怕回去。但是卡布底話裏，沒有仇

恨的口氣，卻全是輕蔑的口氣，就是他底恐嚇現在也不叫伊利亞害怕了。卡布底話裏的意義在當天晚上他主人叫他上了樓後緣給伊利亞弄明白。

「嘿！快上去！」卡布這一叫，緊促得像一顆離膛的子彈，預示着不祥。

上完了樓梯，伊利亞站在一間大房子門口，房間中間，在一盞從天花板吊下來的笨重的大燈下擺着一張圓桌，上面有一具龐大的茶炊。圍着桌子坐着主人跟他底老婆和女兒，這三個女孩子一個比一個矮一個頭，全都是紅頭髮，那長臉蛋底白皮膚上密密地都佈滿了雀斑。當伊利亞進去時，他們一起互相緊擠着，開始用那三對藍眼睛瞪着他，充滿了害怕的樣子。

「就是他！」主人說。女主人驚異地叫道：

「該死，怎樣一個孩子呀！」一面望着他，像是從來沒見過他似的。斯特羅剛諾夫微笑着，招着他底鬍子，在桌子上敲着他底指頭，使他底說話更有力，說：

「伊利亞，我把你叫到這裏來，爲的告訴你，我不再用得着你了，收拾起你底包裹行李走吧。」

伊利亞嚇了一跳，驚詫地張着他底嘴，卻說不出一句話，隨即轉過身向門走去。

「站住！」那商人說着向他伸着手，接着用手掌拍着桌子，低聲重說道，「站住！」

接着他伸出一個指頭，開始慢慢地用一種慎重其事的態度說：

「我叫你來不單爲這事。我得教訓你——我得說明你爲什麼弄到我討厭你。你沒害過我什麼；你是一個懂得讀書寫字的孩子，不懶惰，誠實而且強壯，唔，是的，所有這些都是你底好處。但是儘管有這些好處。你對我已不是沒有用的了，這是說你對我不合式。爲什麼呢？問題就在這裏——唔，對了。」

伊利亞明白他是受到了讚美，同時又被開除了。他想不出爲什麼既受稱讚，又要被開除的道理。這事激起他一種兩重的感情；在他，他以爲主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斯特羅剛諾夫底臉色似乎證實了這孩子底猜想；那張臉正爲一種思想在那裏緊張着，這思想或許那商人自己也捉摸不住，沒法說出來。這孩子向前走了一步，用尊敬的聲音平靜地問道：

「你把我開發走是因爲我拿起那刀嗎？」

「啊，上帝！」那女主人恐懼地叫道，「他多麼大膽呀，啊，上帝！」

「唔！」那商人愉快地向伊利亞微笑，用指頭點着他，「你是膽大的！正是這話，你是膽大的。一個服侍人的孩子應當服從，溫順，像聖經上所說似的；他應當完全倚靠他主人，跟他一條心腸，但是你卻有你自己底心。這是不好的態度，這就是你膽大的緣故。譬如說，你把一個賊字攢在別人臉上。這是不對的，這就是膽大。如果你是誠實的，你可以告訴我那個人，可是要悄悄地，那麼我就會留心這事，我是老闆呀！但是你跑出來大聲說——賊！且慢。要是三個裏面只一個是誠實的，這於我沒有益處。這就必須要特別打算了。要是一個人是誠實的，而九個是混蛋，沒有哪個勝利，那麼這個人就要失敗。不過要是七個誠實的對三個混蛋，你這邊就得勝。你明白了嗎？多數總是對的。你想如果只有一個，那他能有什麼益處呢？這就是你應當怎樣用你的誠實的方法。將來你切不可把誠實攢到人家臉上去，卻先要想想他們需要不需要這誠實。」斯特羅剛諾夫用掌心措去他腦門子上的汗，吁了一口氣，接着帶着溫和而愉快的臉色繼續道：「加之你又拿刀。」

「啊！主基督！」女主人恐怖地叫着，那幾個女孩子也互相擠得更緊。

「聖經上說，動刀的將被刀殺死。唔——是的，這就是你非常對我不合用的緣故。就是這道理。」

這理有五十哥比克，你可以走了。走吧。記住，你沒害過我，而我——對你也沒有過。即使這樣——這裏我還給你五十哥比克的賞錢。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孩子，像我對一個大人似的正正經經地講過了。也許我還要可惜失去你，但是你對我不合式。要是一個楔子不合車軸，那在你起程以前頂好拋開它。好了，你可以走了。」

「再會！」伊利亞說。

他曾注意聽他主人底話語，從這些話裏面他纔明白簡單地只是因為那商人不能開除卡布，怕店裏弄成沒有一個店夥纔把他打發走的。因為這個緣故，伊利亞覺得歡喜，快活；並且他主人對他好像有點兩樣——坦白而慈和。

「把你底錢拿去。」

「再會！」伊利亞重說一遍，手裏緊緊握着那些銀角子，「謝謝你。」

「沒有什麼可向我道謝的，」斯特羅剛諾夫答道，對他點點頭。

「啊啊！他連一滴眼淚都不流呢，」女主人那裏傳來了譴責的聲音。

當伊利亞背上揹着一包東西，走出那商人底住宅底大門時，在他，好像他已經走了一段長途，把一個灰黯荒涼的國度丟在背後；他曾經在書本子上讀到過這樣的地方，那裏既無人類也沒有樹木，所有祇是石頭，而其中卻住着一個仁慈的老道士，他給到這地方來的任何人指點路途。這是一個清明的春天底傍晚，太陽正在落山，各處窗口煥發着紅色的焰火，這景象使這孩子回憶到第一次來到這城市的那天他們從河岸兩旁所看見的一切。行囊裏的東西沉重地壓在他背上，於是他慢慢地走着。人們沿着人行道上慌忙地急走，時常撞在他和他底背包上；馬車疾馳過去，轟轟作響；在斜陽裏他看見灰塵在空中激蕩着；一切都喧囂，擾攘而快樂。這孩子底記憶裏興起了他在這城市裏兩年來經過的種切。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大人，他底心驕傲地無畏地跳着，他耳朵裏他主人底話在響着。

「你是一個能讀能寫的孩子，不蠢，康健又不懶惰，這些都是你底好處。」

「我們可有得玩了！」伊利亞對他自己叫道，加快他底步子，覺着非常快活，想到明天他用不着回到魚行去，就禁不住笑了起來。

回到培諸哈·非里蒙諾夫底房子以後，伊利亞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說自從他在魚行做事以來他真的已經長大得多了。這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用一種懇勤的好奇心看待他，並且對他表示十分的關心。培兒斐緒卡跟他握手。

「敬禮，店員先生。喂，老朋友，你底生意滿期了嗎？我已經聽見你底故事了——哈，哈，他們高興你底舌頭去舐他們底腳底心，卻不准講實話。」

當馬夏看見他時，她快活地叫道：

「呵，呵，你長得多大了啊！」

三人

夾可布也很歡喜。

「現在我們又能夠在一起讀書了。我有一本書，『愛比金西斯』，我可以告訴你，這真是一本好小說。有一個西蒙·蒙服兒，他是一個妖怪，」於是夾可布開始匆忙地雜亂地講述這故事的情節。伊利亞望着他，心中暗喜他這大頭的朋友還像先前一樣沒有改變。講到伊利亞在斯特羅羅剛諾夫那裏的行爲裏，夾可布不覺得有什麼特別處。他聽着他朋友的故事，聽到末了只簡單說一句：

「這樣做是對的。」

夾可布這意見叫伊利亞有點不高興。

聽伊利亞講完了在店裏的一切事情以後，培諸哈顯然被他底行爲嚇住了，就贊同地說：

「你捉得他們真巧，孩子！唔，當然吉利·伊凡諾維奇不能拿卡布來調換你。卡布懂得生意經，他是非價值價的，而你，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後當然不能再跟他們在一起了。你想跟真理走，光明磊落地做事，那就要讓他戰勝了你了。」然而，第二天早上鐵冷斯悄悄對他底姪兒說：

「當心培諸哈，不要談得太多，小心點。他已經討厭你並且咒你了。」你瞧，他已是多麼懂道理

了呀，」他說，「他怎會懂道理呢？因為他還是蠢貨。」唔——這就是他的話。」

伊利亞聽他叔叔說完後笑了起來道：

「他昨天還稱讚我呢——說做得很聰明，什麼人都像這一樣，當你底面稱讚你，在你背後咒罵你。」

但是培諸哈底意見並不減少伊利亞對他自己的估價，他覺得他是一個英雄。他知道他對那商人所做的做得很好，比任何別人在這種境況之下所做的都要好。過了兩個月，也曾找過別的職位，但一無結果。伊利亞跟他底叔叔有如下的一個談話：

「是——呀，」駝背沮喪地囁嚅道，「你不能找到一個職位，無論什麼地方都說你太大了。我們怎樣過活呢？親愛的。怎麼辦呢？」

伊利亞接着正經地用說服的口氣答道：

「我十五歲了，我懂得讀寫。如果我是膽大的，那就算再找到事情他們還會把我開除的，這還不是——一樣，誰要一個大膽的孩子呢？」

「我們怎麼辦呢？」鐵冷斯憂慮地問道，坐在他床上，雙手緊握着床緣。

「這樣吧：給我定做一隻箱子，再給我賣些貨物——肥皂，香料，針，書籍，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可以上街去叫賣。」

「我不大明白你，伊利亞，這飲食店在我頭腦裏轟轟地響着，咯，咯，咯，整天整夜。不知怎麼我現在很難集中我底思想。有一樁事總是在我眼前，在我心裏，在我底思想裏。」

真的這駝背底眼中帶着一種緊張急切的表情，好像他在繼續不斷地計算什麼，卻又不能算對。

「但是試一下好了！讓我去吧，」伊利亞懇求着，相信他那念頭確能給他自由。

「好吧，願上帝保佑你！讓我們試試吧。」

「對了，你可以看將來，」伊利亞快活地叫起來。

「唉，親愛的！」鐵冷斯嘆道，接着帶着痛苦的聲音說，「你快長大吧！要是你大一點的話——

啊，親愛的啊，親愛的！我就能走開了。但是你對我像是一支鐵錨。我爲了你不能不呆在這腐臭的湖

裏，聽它爛下去。我要到聖者那裏去。我應當說：上帝的聖者！我底恩人，我底贖罪者！我犯過罪！我在痛苦着——饒了我吧！給我在上帝面前贖罪！」

接着那駝背忽然哭起來了。伊利亞猜想他叔叔所說的是什麼罪過，於是在他底記憶裏這罪過重現了。他底心慢慢沉下去。他可憐他叔叔，但是找不出什麼來安慰他，於是沉默着。直等到他看見那駝背底眼淚從他那深陷的可憐的眼睛裏流得更快了時纔咕嚕着說：

「喂，不要哭了，呆會兒，等我做生意發了財你就能去了。」他又靜默了一會兒，竭力思索着；後來安慰地說：

「不要擔心，他們會饒恕你的！」

「他們會饒恕我嗎？」鐵冷斯輕聲說。這孩子就確信地重說道：

「他們會饒恕你的。我知道，比這還要更利害的他們還要饒恕呢。」

從此，伊利亞就做了小販了。從一早到晚上他在城裏街上遊行着，頸子上兜着一隻箱子，手上拿一只擦架，他底黑眼睛攢聚着，把鼻子翹在空中尊嚴地望着旁人。把他底帽往眼睛上一拉好，他

就亮開他底嗓子，用一種清越的童音吶喊道：

「肥皂！鞋油！生髮油！別針！壓髮夾！針線，小書，好看的小書！」

生命在一個喧鬧，光明的波浪裏圍着他流，他在這波浪裏輕易地游泳着，覺得他跟旁的人一樣是人類底一員。他在熱鬧的地方逛來逛去，樣子很莊重地走進飲食店，要了兩杯茶和一些白麵包，於是吃着喝着，悠閒地，跟一個懂得他自己底身價的人一樣。生活對於他似乎簡單，容易而且愉快；他底思想保持着一個明白簡單的形式。他想像他自己不上幾年就會是一家乾乾淨淨的小店底主人，在一處整齊的但不十分吵鬧的街道上。他底店——一家雜貨店，只有輕細的乾淨的貨物，這樣纔不至於弄髒或是毀壞他底衣服。他看見他自己乾淨，康健而漂亮。全街都恭敬他，姑娘們看待他也和氣。當晚上店門關上時，他就坐在一間乾淨明亮的屋子裏喝着茶，讀着書。什麼東西都乾淨伶俐在他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這簡直是一個安適生活底首要條件。他這樣地夢想是正當他底生意興旺並且沒有人用粗暴的態度侮辱他的時候，因為自從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以後他就變得很多心很暴躁了。

但是當他什麼都賣不出去，疲倦地坐在某家飲食店裏或是坐上街上回憶起所有那些警察底粗暴的叫喊和推撞，那些買東西的人那付猜嫉的侮蔑的態度，他底競爭者——跟他一樣的那些小販們底咒罵和諷刺時，一種沮喪的失望的感情就在他胸中不安地翻攪着。他底眼睜得更大，他更其深刻地注視着生活；他那充滿了各種印象的腦子把那些印象在他底理性力底天平上秤着。他清清楚楚地看見每一個人底目的都跟他底相同，每個人都跟他一樣，奮鬥着以求得到一個和平，清靜而沒有饑餓底恐懼的生活所必需的金錢。沒有一個人會制止他自己把任何擋着他底路的人推開的；他們全都貪婪，殘酷；時常沒有一點理由地互相殘害，這樣做是一無所得的，卻像是僅僅是爲了高興傷害旁人；有時大笑一場，卻真的很少有人同情那被害者。

這樣的思想使伊利亞覺得做生意是一樁蠢事。他那個乾淨明亮的小屋子底美夢消散了。他底心感到空虛，他底身體感到疲憊。在他，好像他永遠不能夠積蓄起一筆足夠開一月小店的款子，卻非得在他頸子上贅上一隻那皮帶使他底肩背發痛的箱子，這樣在那又熱又髒的街道上蕩來晃去地一直到他衰老不可似的。但是一天生意興旺的日子會重振起他底勇氣，又使他底思想光

明起來。一天，在一條最熱鬧的街上，伊利亞遇見帕緒卡·格拉第可夫。這鐵匠底兒子正沿着人行道走着，擺着一個散步的人底瀟灑的步態；他底手塞在他那破褲子底口袋裏，一件比他底身材長大得多的破而且髒的藍色工人外套披在他肩上，他那農民式的靴子每走一步就在那石頭鋪的道上響亮地敲着。他底便帽帶着一個破了的遮陽，隨隨便便地拉在一邊耳朵上，露出剃光了一半的頭，但卻並不加快他底步子來迎接他。

「早安，伊利亞說，『你多麼像一個花花公子呀！』」

帕緒卡緊握着他底手不放，歡欣地笑着；他底牙齒和眼睛在那層油垢的面罩之下輝煌地快活地發光。

「你好嗎？」

「我們能怎麼就怎麼過：要是有吃的，我們就大嚼一頓，要是沒有我們就叫幾聲，空着肚子上床去——哈哈！但是我碰見你真快活，滾你的吧！」

「你爲什麼從來不來看我們？」伊利亞笑着問道。

他看見他底老伴這樣快活這樣髒也很快活。他看看帕緒卡那雙農民式的靴子，再看看自己那雙花了九盧布買來的新靴就自滿地微笑着。

「我怎麼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在那老地方，在非里蒙諾夫房子裏。」

「是——嗎？但是耶緒卡說你在一個什麼地方賣魚。」

於是伊利亞得意地告訴帕緒卡他在斯特羅羅諾夫店底傭工和他現在正過着的生活。

「幹得真像一條好漢！」格拉第可夫誇讚他道，「我也是一樣。我因爲犯了一點錯處從一家印刷局開除出來，就讓一個畫匠把我雇去爲他研顏料，還做些別的事情。但是見了鬼了，有一天我誤坐在一塊沒有乾的招牌上——好，他們就打起我來了！並且他們沒有一個不打我的，這班惡鬼！他們全體——我底主人，他底老婆和那工人，別人會以爲他們打得要累死了。後來他們就把我開除。現在我跟我一個錫匠過着——六盧布一月。我去吃中飯來着，我正想回去工作。」

「你不像很忙似的。」

「滾它媽的蛋！工作還能有完了的時候嗎？改天我一定要來看你。」

「一定來。」伊利亞用親熱的口氣答道。

「你還讀書嗎？」

「當然呀；你呢？」

「我也看它媽的一行兩行。」

「你作詩嗎？」

「是的，也作詩。」

接着帕緒卡又快活地笑起來。

「那麼你會來的，嗯？並且連你底詩也帶來。」

「我會來的，一定，並且帶些「伏打卡」。」

「你喝酒嗎？」

「我對準瓶口倒着喝。但是我一定要告辭了。」

「再會。」伊利亞說。

他走在路上想着帕緒卡。他覺得很奇怪，這窮小子對他底漂亮的靴子和乾淨的衣服竟不顯得嫉妬，並且還似乎不注意這些；而當伊利亞告訴他關於他自己底獨立生活的事情時，帕緒卡僅僅歡喜就完了。伊利亞心裏帶着一個不可解的煩惱，他問他自己，格拉第可夫可以不尋求每一個人都要尋求的東西嗎？一個人除了一個乾淨、平和而獨立的生活以外還希望什麼呢？

這種陰鬱的煩惱的感情在伊利亞到過禮拜堂以後總是變得擴大起來。他很少不做禮拜，總是欣欣然趕着早禱和晚禱。他並不禱告，單只站在一個角落裏，並不特別想着什麼，只是看看那些會衆，聽聽那些歌唱。那些人靜默不動地站在那裏，在他們底靜默之中有着什麼一致的東西，好像每一個人都在集中他底思想在這同一的東西上似的。詩歌底聲浪和香煙底雲霧在禮拜堂裏浮蕩着。有時在伊利亞覺得似乎他跟着那歌聲昇了起來，浮在那溫暖的香甜的空氣裏，自己在那裏消失了。在充滿了禮拜堂，並且在他底靈魂裏起着撫慰的作用的莊嚴而神祕的空氣裏，好像存

在着一種東西是他從來沒有在生活的擾攘之中找到的，而對於他平時的願望也很生疏。最初，伊利亞底這個印象跟他平常每天底印象保持着分離的狀態，不跟它們混合，也不煩惱他；但是過了時候他發現在他裏面有樣什麼東西，這東西時常君臨在他上面監察着他，把它自己怯怯地藏起，而在他忙碌時靜默着；但是當他一來到禮拜堂時這東西在他底靈魂裏就漸漸變得更大，並且喚起許多古怪地不幸的思想，把他關於生命之最重要的觀念推翻了。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是想到關於隱士安第培底故事和那棟拉拔的老頭子關於上帝的仁愛的言語。

「我們底主什麼都看見，什麼東西底分量都知道。沒別人，只有他了。」

伊利亞惶惶不安地回到家裏，意識到他底未來的美夢已經渺無蹤影，已經失去了它所有的魅力了；同時有一個新的感情在他心裏，這感情把他想開一引雜貨店的心事趕跑了。但是過些時，生活又僭取着它平常的模樣，而那不安之感便消失在他底靈魂底深處。

當他跟夾可布談到對他有興趣的事情時，他從不說到他底內心的衝突。他從不願把他底思想停留在那上面，也從不努力去把那不可解的感情弄明白。

晚上他過得很愉快。從城裏一回到家，他就走進馬夏底地窖間，用那種覺得自己是非常不見外的人底口氣問道：

「小馬夏，茶炊怎麼樣了？」

茶炊卻是預備得好好地，站在桌子上呼呼噓噓地響着。伊利亞時常身邊帶着些好東西——餅干，薄荷餅干，蜜製薑餅，有時還有菜蔬乾汁製成的糖果醬，因此馬夏很高興給他喝茶。這女孩子已經會賺錢了。馬第沙曾教馬夏做紙花，因此馬夏很高興用薄紙做些快活地沙沙作響的顏色鮮豔的玫瑰花。有時她一天賺到十哥比克之多。有一次他父親害腸熱症，在醫院裏躺了兩個多月，回到家來又瘦又弱；他頭上蓋着一部美麗的黑髮，他已經剃去了他那粗俗的不體面的小鬍子，儘管他底兩頰深陷而枯黃，但卻還是像變得年輕了五歲。他白天仍然做他底工作，在別人底作坊裏，就是睡覺也很少回家，就把他底住屋全盤交在他女兒底手上了。她縫補他底衣裳，開始跟別人一樣叫他做培兒斐緒卡。鞋匠很歡喜他對他的態度，並且覺得對他那頭上覆着髮髮的姑娘有點頗乎尊敬，因為她能跟他自己一樣快活地歡笑。

晚上跟馬夏在一起喝茶成了伊利亞和夾可布底一個習慣。這幾個孩子在一張桌子上坐下來，喝了許多茶，消磨了許多時間，暖和了，興奮了，就談他們有興趣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伊利亞講他在城裏所看見的；整天讀書的夾可布就談書籍，談在飲食店裏發生的怪事，對他父親的訴苦；但是一點一點談下去，他就談出一些對伊利亞和馬夏都覺得是詭怪離奇而難以索解的事情。馬夏，她是整天坐在她屋子裏工作着，歌唱着的，聽着兩個孩子底談話，她自己少有說話，等到有什麼可笑時便笑着。茶是出奇地好的，就是那茶炊也帶着一種優美，愉快而歡欣的表情。差不多總是當孩子們正要動手享用他們底茶時，那茶炊就會開始溫和地，忙亂地響起來，發出不平的聲音，於是他們就知道那裏面原來已沒有水了。馬夏就提去重新灌滿。有時一個晚上她得要這樣做好幾次。要是有月亮的話，月光照在這小堆人身上每天都完全一樣，老是照出那同一的陰影。

在這個小窠裏，四周圍着踢了一半的牆壁，蓋着一個又低又重的天花板，常常缺乏着空氣，光線，水，麵包，糖以及許多別的東西；但雖然如此，這地方卻是快樂的，並且還是許多良善的感情和天真爛漫的青年思想底搖籃。有時，培兒斐緒卡也參加這茶會；他坐在一座半埋在地底下的粗大的

舊火爐旁邊的坑臺上，不然就爬上去蹲着，垂下他底頭，他底雪白的小牙齒在陰暗地裏發亮。他底女兒會遞給他一大杯茶，糖塊子和麵包，他接受下來就微笑着說：

「多謝你，馬利亞·培兒斐里厄夫娜，你底親切使我非常感動。」

有時他會羨妒地吁一口氣嘆道。

「你們真的是快活的，你們這些小子，要雨水來把你們淋淋濕纔好呢！這是快活的，很像人樣。」

接着，一面笑一面嘆息着說：

「生活一點一點更好起來了！人是一年比一年快活的。我在你們這樣年輕的時候，我只有跟鞋匠底鐵蹬做伴的份兒。這玩意會在我背上敲打起來，我就快活得儘着我底喉嚨喊叫。要是這玩意兒停下來了，我底背就會因為它親愛的朋友底離開而不高興，撇着嘴，發起愁來。不過這玩意兒是不會讓我底背久等的——那鞋匠鐵蹬真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兒呀！唔，天曉得，這就是我從來所僅有的快樂！現在，你們長大了你們就會有各種不同的記憶——你們底談話，各種各樣的新鮮

事兒和你們底全部的愉快的生活都記起來了。當我長大時——我現在三十六——我沒有什麼值得回顧的！沒有一星星什麼都沒有！就像我在你們這樣的年紀就已經瞎了雙了似的。我只記得那時我底牙齒因爲凍和餓抖戰着，我底臉上滿是傷痕，我底骨頭，耳朵，頭髮是怎麼保全下來沒給毀了的。我可真想不到。那地方只有火爐人家沒拿來打過我，但是在那火爐旁邊是可以隨人家高興把我耑地一聲打倒的。唔——唉，他們磨難我虐待我就像我是一根繩子似的，一定要把來搓得緊緊地。但是，雖然他們打我，活剝我底皮，喝我底血，把我摔倒在地下——可是一個俄國人是韌不過的。就是用白子來搗過了，也還會從那裏面站起來。我真是一種了不起的人。看我，我給磨難過，給斫過，而我還是活着，反抗着，過着一個鷓鴣底生活。我從這家飲食店飛到那家，我對這整個世界都滿意。上帝是愛我的。他只有一次看了我一眼。他說，「啊，你是個什麼傢伙呀！」從此就不再注意我了。」

孩子們靜聽着鞋匠那流水一般順溜的話，大笑着。但是伊利亞雖然也在那裏笑，而培兒斐緒卡那唱歌似的嗓子卻已是在他心裏喚醒了他那糾纏不清的模糊的觀念。一天，他想給他自己把

這弄明白，就帶着一種不相信的微笑問鞋匠道：

「那麼說起來，培兒裴緒卡，你什麼都不希望嗎？」

「誰這樣說的？爲什麼不？我老是希望喝酒呢。」

「不，告訴我實話；你一定希望什麼東西，你不嗎？」伊利亞釘着不放。

「說正經的嗎？好，那麼我想有一個手風琴，我想有一個美好的手風琴，這玩意兒要花二十五盧布光景呢！司——司——司！那麼我就可以拉給你們聽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就快活地溫和地笑起來，但馬上又止笑沉思着什麼，最後滿自信地對

伊利亞說：

「不，不，我底孩子，手風琴對我也沒有好處。頭一樣，要是一個貴重的呢，我當然會把它賣掉，把那些錢都用去喝酒——這是一！第二呢，那個也許會變得比我那老的還要壞——這是二！你知道我現在所有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手風琴嗎？那是無價的！我底靈魂住在那裏面，它懂得我。剛剛我正想把我底手指放到那音孔上的時候，它就唱起來了。孩子，我那手風琴真是稀有的！一架——也許

它在世界上是僅有的一架。我底手風琴對我就像是我底老婆。我從前有一個真的老婆——她已經不是人了，而是一個天使！要是我現在還想娶親的話——爲什麼？我怎麼能夠呢？另外找一個像她那樣的，是辦不到的。當然我要用那管老尺來量那新老婆，她一定會見得更短一點，這麼一來對她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這就是所以然的道理了。啊，親愛的，那真正好的並不是好的，要是我們愛的纔是好的呢。」

伊利亞同意培兒斐緒卡對他底手風琴的讚美。培兒斐緒卡那樂器靠了它底善唱和聲調引起了一致的讚美。但是伊利亞不相信說是鞋近什麼都不希望。一個明白確鑿的問題在伊利亞面前昇起：一個人一輩子生活在污穢裏，襤褸地晃蕩着，喝「伏打卡」，懂得怎樣拉手風琴而不希望什麼，這是可能的嗎？這思想使他把培兒斐緒卡看成一個怪僻的人，但是他仍然很有興趣地觀察這被人漠視的傢伙而心裏感到這鞋匠是全屋子裏最好的人，雖然他是一個酒鬼又是一無可取的傢伙。

有時這幾個年青的小伙子接近一些大而深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他們面前展開，吸引着那些

喜歡研究的心和腦，接着就像一個無底的洞把他們吞下到一個神祕的黑暗境界。這樣的問題通常是由夾可布提出的。他已經養成了一個奇怪的習慣；他老是把他底身子壓在什麼靠近他的東西上面，好像他底兩腳覺得不穩當似的。當他坐着時，他不是把他底背靠在最挨近他的東西上就是用手緊壓在那上面。當在街上走着時，他底步子快而不平穩，莫名其妙地摸觸所有的圍牆上的石頭像是在數着它們，或是把所有短牆都抓來像是在試驗它們底堅實性似的。在馬夏屋子裏喝茶的時候，他老是靠窗坐着，背倚在牆上，他那長手指抓住一個椅把或是扶住桌邊。把他那蓋着直而軟，顏色好像剪髮時浸了水那樣的頭髮的大腦袋撇在一邊，他望着他對談的人，他那蒼白的臉上那對藍眼睛不住地輪流着睜了攏來又大大地張開。他仍然喜觀談他底夢境，但是他講述小說底內容時，他總不能不加上他自己所想出的一些怪誕的不可思議的成分。伊利亞好幾次不滿意他這種地方，但是夾可布一點都不在乎，只簡單地說：

「我這樣的講法是比较好的。只有聖經不能註釋，但是普通的書你是可以照你底高興去解釋的。那是人寫的，而我正是一個人。我可以把那裏面我不高興的地方改掉。你且告訴我：當你熟睡

時你底靈魂在啼兒？」

「我怎麼知道呢？」伊利亞答道，他不歡喜這種問題，因為這種問題在他心裏要引起一種不安底厭惡之感。

「我相信說它是飛出去了這話是確實的，」夾可布聲言道。

「自然它是飛出去了呀，」馬夏雅信地說。

「但是你怎麼知道呢？」伊利亞厲聲問道。

「我想是這樣的。」

「它是飛出去了，」夾可布說，沉思地微笑着，「它也需要休息。這就是我們有夢的緣故。」

伊利亞不知道怎麼去回答這樣一個不惹厭的意見，雖然他總感到一個強烈的願望想反駁他底朋友所說的，因而只得默然。一時之間一切皆寂靜，也許有幾分鐘的工夫。這個黑窠似乎顯得更黑了。燈光搖曳着，從茶炊裏發出一種木炭底氣味；一種奇怪的笨重的聲音傳到他們耳中，這是從飲食店裏來的，在他們頭頂上嗡嗡地轟轟地響着。夾可布底沉靜的聲音又響了。

「人們忙亂着，工作着，怎麼着，這就叫做生活。後來忽然間一拳！人就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你伊利亞，你這是怎麼回事？」

「這什麼意思都沒有。當一個人老了，那就是死的時候。」

「不，但是年青的人和小孩子也死，結實強壯的也死。」

「要是他們死了那就表明他們並不強壯。」

「但是他們爲了什麼活着呢？」

「去你的吧！」伊利亞冷笑一聲叫道，覺得能夠回答這問題，「他們活着正是因爲生活的緣故呀！他們工作，他們想得到成功。每人都希望生活得好，且並尋找機會去做一個大人物。每人都尋找機會以求發財，並且在乾淨的生活裏過日子。」

「但這些都是窮人！那些富人呢？他們什麼都有，他們還要尋找什麼呢？」

「唔，你真聰明！那些富人嗎？要是沒有他們那些窮人將跟誰做工呢？」

「夾可布沉思了一下問道：」

「這麼說來，你底意思以為每人活着都爲的是工作？」

「一點不錯，那是說並不全是這樣。有些人工作，而另外一些卻什麼事都不幹。他們已經幹過了他們底工作；把錢積了起來，於是過活着。」

「但是爲了什麼呢？」

「滾你的吧！他們是不是要過活呢？你想活着，你不嗎？」伊利亞叫着，跟他底朋友生起氣來。但是他爲什麼生氣呢——是因爲夾可布提出這樣的問題呢？還是因爲他回答得不好呢？他感到夾可布底問題接觸到了他心裏那個叫他承受不住，卻光是引起他底厭惡之感的什麼東西。「唔，你自己，你是爲什麼活着的呢？」他對他底朋友叫道。

「這就是我所不明白的，」夾可布謙遜地說，「我不去想到死，我怕它——但那是有興味總歸是一樣。」

接着他忽然開始溫和地但帶着責備的口氣說道：

「你生氣了，但是非常不對。你想，人爲工作而生活，工作又因人而存在——而人呢？這是一個

車輪轉來轉去還是停留在老地方。這問題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爲了什麼？並且上帝在哪兒呢？因爲上帝是一個樞軸！他對亞當和夏娃說「要多多結實，要繁殖起來，把地球填滿。」——但是爲了什麼呢？」接着夾可布就屈身向着他底朋友，他底藍眼睛裏帶着恐懼，用一種低抑的神祕的聲音說，「你知道嗎？有人說過的。——我們爲什麼活着是有人說過的。但是有一個傢伙從上帝那裏——把那說明偷去了，藏了起來，這傢伙就是撒旦！除開撒旦還有誰呢？這就是沒人知道我們爲了什麼活着的緣故。」

伊利亞聽了他底朋友這番七顛八倒的話，覺得這些話抓住了他底靈魂，於是默然。

夾可布繼續匆促地低聲說下去，他底眼睛從他底眼窩跳出，他那蒼白的臉上充滿了恐懼的表情，要想懂得他在說些什麼簡直是沒有辦法。

「上帝要你做什麼呢——你知道嗎？哈哈！」他突然抬高他底嗓子勝利地叫起來。接着又平靜下去，斷斷續續的字句從他底嘴邊倒出來。馬夏張開嘴驚奇地望着她底朋友——她底保護人。伊利亞把眉毛皺起，因爲聽不懂就覺得討厭起來。他以為自己比夾可布聰明，但是夾可布以他底

可驚的記憶力和談論這一類高深事情的才能叫他吃驚。最後默然聽得倦了，並且他腦子裏感到一種困憊的紛亂，他就憤憤地攔住那說話的人道：

「滾開吧！你在這裏胡說些什麼？你費念得太多了，就是這樣，而你對你自己卻一點什麼都不懂。」

「但這正是我所說的呀！我一點什麼都不明白。」夾可布吃驚地狼狽的叫道。

「那你就馬上說我不明白就完了！但是，你只管放開你底喉嚨，胡亂地像一個瘋子似的說開了，而我還要來聽着你。」

「不，不忙。」夾可布堅持着，「你不知道那不是你底力量所能明白的嗎？譬如說——這裏有一盞燈和一朶火。這火是從哪兒來的呢？它忽然出現，也同樣忽然消滅。擦一根火柴它就點着了，這樣看起來它是永遠存在的。那麼它是浮蕩在空氣之中，眼不能見的嗎？」

這個問題也把伊利亞難住了，輕蔑的表情從他臉上消失，他看着那燈說：

「如果它是在空氣裏的話，那它應該老是暖熱的，但是當天氣在零度以下時你還是可以擦

着一根根火柴，這樣說起來它是不在空氣之中的。」

「那麼在什麼地方呢？」夾可布切望地看着他底朋友問道。

「在火柴裏面，」馬夏插了進來。但是在這些接觸到生命之神祕的談話中，這女孩子底話照例是得不到回答的。她對這樣的事弄慣了，也不生氣。

「什麼地方嗎？」伊利亞怒叫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知道人不能把手放在火裏面，但是靠近它卻可以給人取暖。這就完了。」

「很好！」夾可布也憤憤地帶着興奮說，「我不想知道，真的！我可以跟你一樣那麼便當地說，而且無論那個傻子也可以。不，但只說明——火從哪兒來的？我不去問麵包。在這種事裏面什麼都能看得見：從麥穗你可以得到麥粒，麥粒到麵粉，用麵粉再做成麵團子，這樣就成了。但是一個人怎麼生出來的呢？」

伊利亞看着他朋友那個大頭，又驚奇又嫉妬。每當他感到他自己被夾可布底問題難住了的時候，就從他底座位站起來說一些粗俗的尖刻的話。強壯，寬肩，他在這樣的時候老是走到火爐跟

前把他底肩膀靠在那上面，搖動他那鬚髮的頭，把每一個字音都拼得清清楚楚地說：

「你把我底腦子弄糊塗了。你是一個古怪的傢伙，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底頭腦裏滿裝着這些東西是因為你無事可做。你在過着一個什麼生活呢？站櫃台不是什麼重大的事，而你將站在那裏像這就是你這一生的職位。但是要是你像我似的從早到晚一直在街上流蕩着去碰你底運氣，那你就不會有工夫來想這些無聊的事，你就曾去揣摩那最好的方法去抓住你底機會把你自己弄成像一個人樣了。這就是你底頭所以這樣大的緣故，因為各種各樣的無意味的事把它撐大了。聰明的思想是小的，它是不會把一個人底頭腦弄大的。」

夾可布聽着他，一聲不響，屈身坐在他底椅子上，手緊抓在什麼東西上面。他底嘴唇不時地動一下，但是沒有聲音發出。他底眼不住閃映。當伊利亞說完了他底話重新坐到桌旁時，夾可布又說起搭學者架子的話來。

「他們說有一本書叫做科學——妖術，在那裏面什麼東西都說明了——怎樣，什麼緣故和為什麼。我們要能弄到這樣一本書讀讀纔好呢！你想讀這樣的書嗎？我猜那是可怕的。」

在這樣的談話中馬夏就會從桌旁站起來坐到她底床上去，在那裏她用她那對大黑眼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過一會兒她就打起呵欠來，前仰後合地一直到最後她倒在她底枕上。伊利亞就說道：

「好了，這是睡覺的時候了。」

「我們就走，只等一下。我跟馬夏蓋上被，滅了這燈。」

但是看見伊利亞用手去開門，夾可布就會慌張地可憐地說。

「再等一下。我怕一個人——那是黑暗的。」

「啊，我底天！」龍凶夫就會譏嘲地叫道，「你已經十六歲了，孩子。但是還是一個小娃娃呢。我怎麼會什麼都不怕呢？就是我遇見一個鬼——我也不在乎呀！但是你——」

於是他向夾可布招手。夾可布一聲不響在馬夏身旁忙亂着，接着吹熄了燈。燈光倏滅了一下就消失了，隨即黑暗悄然從各方面衝向屋子裏來。不過有時月亮的青光從窗口輕盈地投在地板上。

有一回禮拜天龍內夫回到家來，咬牙切齒，臉色蒼白，不脫衣裳就把他自己投在床上。他心裏充滿了憤怒，就像是一塊不動的冷團子似的塞在他胸中，他頸子上那處沉重的疼痛不讓他轉動他底頭，他彷彿他底全身都因他所受到的侮辱而發痛。

這天早上，一個警察已答應他帶了他底貨物去跔在十字路中心屋底旁邊，他已經在過道近旁把他底貨色擺佈得很停當，正在那裏進行一宗買賣——一塊卵形皂和一打鉤子。但是那派出所底警副跑來，在他底頸子上給了一拳，把那架着貨箱的檯架踢翻，於是所有的貨色都散滿一地，有些因為滾在泥潭裏弄髒了，另外還丟了一些。把貨物拾起來以後，伊利亞就對那警副說：

「這是不合法的處置，先生。」

「什麼？」那生事的人撐着他底鬍鬚問道。

「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真的嗎？米恭諾夫把他帶到局裏去。」那警副沉靜地說。

於是原是答應伊利亞站在十字路屋旁的那個警察把他帶到拘留所去，伊利亞在那裏一直蹲到晚上。跟警察起衝突的事，從前龍內夫曾有過好幾回，但是被他們關起來，這卻是第一次，他也從來沒有覺得像這樣恥辱，憤怒過。在屋子裏，他躺在床上，閉上他底眼，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那壓在他胸前的那個痛苦而又煩惱的感覺上。牆那邊，飲食店正充滿了喧囂和轟鬧，那聲音就像是在陰沉的秋天，一股飛快的混濁的流水從山上衝下似的。那鐵碟子底「啵啵啵啵」的響聲，磁器相碰的響聲，那大聲吆喚「伏打卡，」茶和啤酒的喊聲。那跑堂的叫道：

「請等一會兒。我在拿呢。」

同時一個高音像一根顫動的鋼條，從這些喧聲裏衝出，悲涼地唱道：

「沒想到我得在懣懣中消磨我底青春。」

另外一個聲音，低沉而響亮，沒入那混亂的人聲中，柔和而美妙地接上那第一個聲音：

「啊，我底青春已在懣懣之中消盡。」

隨即這兩個聲音合而為一，融成一個清脆的淒涼哀婉的聲調，超出那些鬧聲之上，哀哭似的唱了幾分鐘之久：

「並非生活於美滿與豪富，

但在可咒詛的孤獨中。」

什麼人用一種乾燥的裂帛似的嗓子叫着，好像他底喉嚨是木頭做的：

「你瞎說！經上說：『因為你能聽從了我的話忍耐，我要使你脫離魔道。』」

「你自己纔瞎說呢。」另外一個人熱切地清楚地答道，「在那同一地方，經上說：『因此，因為你是溫和的，不冷也不熱，我將把你唾棄。』是這樣說的，喂，你得了什麼咧？」

反應的是一聲大笑，接着一個尖銳的聲音像下雹子似的射了出來：

三 人

「我就揍她——在她那小臉蛋上，在她那漂亮的小臉蛋上！先在她耳朵上，接上再在她牙齒上，啪，啪！」

「啊，你這鬼哈哈，哈哈後來呢？」

那尖聲帶着喘息接下去，聲音又高又銳：

「她倒在地下。於是我又痛打她底臉，打她那漂亮的臉！這是給你的懲罰！我是吻這臉的第一個人，我卻要把它打碎。」

「好個講解福音的！什麼人譏刺地叫道。

「不，我有我底道理！一個男人應該這樣，他應該這樣！」

「按照我愛的多少，我譴責，我懲罰，你忘記了嗎？再：「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還有，你忘記大衛王底言語了嗎？」

伊利亞聽這些議論，歌聲和笑語聽了很久，但是這些沒給他一點印象，也沒引起他底思想。他眼前，在黑暗中浮着那警副底鈎鼻子的臉，帶着惡意地閃映着的綠眼睛和那翹動着的紅鬍子。他

一直看着這張臉，牙齒咬得緊了又緊。但是隔壁的歌聲變得更響了，那些歌者興奮起來了，他們底嗓子響得更無忌憚，更大聲了，那尖銳的悲涼的聲音鑽入伊利亞心中，觸動了橫梗在那裏的憤怒與自尊相扭結成的冰冷的團塊。

「我曾跋涉過，」

那高音唱道，

「整個西伯利亞底荒原，」

另外一個接上，隨即兩個聲音合在一起哀哭似的唱道：

「我從道頭到那頭，不息地，

找尋路徑回我底家鄉。」

伊利亞嘆了一口氣，開始聽那悲涼的詞句。在那飲食店裏的洪大的喧聲裏，這些詞句像是幾顆小星在雲空閃灼。那雲層迅速地浮動，那幾顆星光有時出現又有時隱沒不見。

「啊我曾因饑餓將舌頭嚼藍，」

三 人

我底骨節因寒冷而酸疼。」

歌聲意味深長地繼續着。

「唱下去呀，夜鶯！什麼人帶着友誼的口氣叫道。

伊利亞想到這些人，他們唱得這麼好聽，唱得真能打動你底心意，過後卻會被「伏打卡」灌醉，也許就會打起架來。良善是不會在一個人身上停留久的。

「啊我底命運漆黑」

那高音哀哭道。

接着那低音大聲用低沉的調子跟上去：

「像一擔鐵錘。」

伊利亞底記憶力從過去把揭瑞梅亞老伯伯底印象抓了回來。那老頭子眼睛上面頰上全是淚水，搖着頭說：

「我會找了又找，尋了又尋，但是沒看見過真理。」

於是伊利亞想到揭瑞梅亞老伯伯愛上帝，但卻偷偷地積錢；鐵冷斯怕上帝，但卻偷錢；無論什麼人都像有二重天性的。在每一個人底胸中都像有一個天平的兩頭，而心就像是天平上的指針，一時彎向那邊，一時彎向這邊，稱着善與惡的分量。

「哎呀！」飲食店裏喊叫了一聲；接着什麼東西馬上倒在地下，那勢子之重，連伊利亞底床都給它震動起來了。

「住手！看天底面。」

「抓住他——啊啊！」

「救命！」

喧鬧陡然擴大，一片聲音同時起來在空中迴蕩着，呻吟着，抖着，像一羣餓了的野狗互相扭咬。個別的聲音全都沒入那哭聲與叫喊底混亂中。

伊利亞帶着快意聽這陣轟鬧，他很高興他所預料的事已經發生了，他對於人類的意見被證實了。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把手放在他頭下又思索起來。

「要是安第培祖父八年的工夫都消磨在無間斷的靜默的祈禱裏懇求饒恕的話，我猜他底罪是很重大的。人們饒恕了他，談到他時帶着尊敬，叫他做一個誠正的人，但他卻毀了他底孩子；其中的一個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去了。另外那個從他們底村子裏趕開了。」

「這裏卻應當有一個特別的打算！」伊利亞腦子裏回想到那商人斯特羅剛諾夫底有力的話，「要是一個人是忠誠的，而九個是混蛋，沒有那個能取勝，但這一個人卻失敗了。多數總是對的。」

伊利亞微笑起來。一種對於無論什麼人的冷淡的輕蔑的感情，像一條蛇似的在他胸中攪着。他底記憶不斷地帶來一切熟悉的情景。高大醜陋的馬第沙躺在院子中間的泥地裏呻吟着：

「媽——媽！我底媽——呀！但願你來看我一下啊！」

醉了的培兒 麥緒卡站在她身旁，兩隻腳跟踉踉跄跄地責備地道：

「她把她自己撐飽了！這母猪！」

而康健，壯實的培諸哈從樓梯上睨着他們，輕蔑地微笑着。

伊利亞把這些給他自已描畫着，他底心緊緊地收縮，愈來愈堅硬起來。

飲食店裏那場架打過了，三個聲音——兩個女底，一個男底——想合唱一隻歌，但是沒弄成功。什麼人弄了一隻手風琴來，開始很難聽地拉了一會兒就停止了。隔壁，靠近伊利亞底臥床所在地的牆邊，兩個人開始在用低聲談話，中間夾着沉重的嘆息聲。伊利亞忿忿地聽着他們。

「你像這樣過下去——作工——失去你所有的心血，而不能從那裏得到一點點好處。無論什麼人總多少過得有點舒服，唯有我們卻像是永遠爬着，而不能靠我們底腿子穩當地站立起來似的。」

「唔。」

「並且我們在這紛爭擾攘之中，什麼都分別不清。只有一樁事我們可以斷定，這就是，就是靠誠實的勞動你將永遠不能爲你自己砌一幢石頭房子，反而你必得隨時提防着別弄斷你底頸子——一命嗚呼了。」

「啊，親愛的，這話是沒法子駁回的！」

三人

「而幹昧良心的事，我們既沒有這份膽量，也沒有這份狡猾。這就是說——核桃是合蛤蟆底口味的，但是蛤蟆沒有牙齒。」

「啊，主，我們底天父！」

伊利亞也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儘管有飲食店裏那些噪聲，仍可以聽見培兒斐緒卡底尖聲。那鞋匠滔滔不絕地用唱歌似的聲音叫道：

「啊，褐色的小瓶兒，把你裝着的倒出來吧！別吝惜你主人底東西。讓我們喝酒吧，愛女人吧，一直等到我們流落到求乞吧！從每人身上弄到一根線是足夠叫化子做一個繩套的。要是丟了這個繩套他還可以用他底筋來把自己吊死呢。」

來了閑地一陣歡笑和喝采的叫聲。接着靠牆那低語又開始了：

「我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就作工，而我馬上就是四十歲的人了。但是常常就連夠飽的麵包也沒有呢。難處是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但卻總是沒有一點菜湯。家裏陰慘慘的，孩子們哭叫，我底老婆埋天怨地，我真盼望我能閉上我底眼了。好的，有那麼一天好日子，你失去你所有的耐性，讓所有的

螺絲都鬆掉，去喝個痛快。當你醒來四下一看時，你會發現在你喝着酒給你自己消遣的時候，貧窮把它底牙齒磨得更鋒利了。」

「一點不錯。」

「於是你祈禱：天父，大慈大悲的！爲什麼我要這樣吃苦呢！但是我猜他並沒聽見。」

「是的，我猜他沒有。」

那種沉重的聲音底絕望的低語和另外那個更其絕望與單調的回答煩擾着伊利亞。他開始在床上翻來覆去，並且故意用他底肘子在牆上大聲碰了一下。那聲音靜默了。

但是伊利亞被一種難堪的不安抓住，不能再睡了。他爬起來，跑到院子裏去，站在階梯上很想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但是他不知道上那裏去的好。已經很晚了，馬夏睡了；夾可布害頭痛，在他底屋子裏輪着；那地方伊利亞不願去，因爲培諸哈看見他時老是皺眉。正刮着一陣冷峭的秋風。一片濃重的幾乎是漆黑的霧氣充塞在院子裏，看不見天空。院子裏所有的房子都像是爲風所凝聚起來的霧氣之龐大的圍塊。潮濕的空氣裏浮蕩着奇異的聲音，嘩啾地，沙沙地，和一種奇異的低微的嘲

哨聲，像什麼人對於生命的怨訴。

風撲向伊利亞，吹在他臉上，把一股濕氣吹進他底頸子裏。他打了一個寒噤，但是沒有走開，卻站在那裏沉思，心想不能像這樣過下去。一個人應當離開這一切骯髒的紛擾而獨居在清潔安靜的地方。

「誰在那裏站着呀？」忽然聽見一個粗嘎的聲音。

「我呀。那說話的是誰？」

「我——馬第沙。」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

「我正坐在木塊上。」

「爲什麼？」

「沒什麼。」

接着兩人都沉默。

「今天是我母親去世的忌日，」馬第沙在黑暗中說。

「她死了很久嗎？」伊利亞問道，只是爲了找點話說說。

「是的，差不多在十五年前，也許還要長一點。你底母親在世嗎？」

「不，她也死了。你多少年紀了呢？」

馬第沙沉默了一下，接着嗤了一聲道：

「大概是三十。我老了。我把我底腿弄毀了。這腿腫起來像一只東瓜，並且疼痛。我用各種各樣的東西把它擦了又擦，但是這些東西一點沒用。」

「你得上醫院去。」

「那太遠了，我走不到那裏。」

「坐一部馬車呀。」

「我沒有錢。」

什麼人把飲食店底門打開了，一片嚷鬧的聲音擁到院子裏來，給風抓住了，把它吹散在黑暗

中。

「你在這裏站住幹嗎？」馬第沙問道。

「沒什麼。我覺得氣悶。」

「跟我一樣；我底屋子像是一口棺材。」

伊利亞聽見一聲長嘆。接着馬第沙說：

「上我屋子裏去好嗎？」

伊利亞望着女人發話的方向，漠然答道：

「走吧。」

他們登着上頂樓去的梯子。馬第沙在伊利亞前面走，她舉起她底右腰放在梯步上，接着深深地嘆一口氣又慢慢地舉起她底左腿。伊利亞也慢慢地跟着她，神思散亂地好像有一種沉重的苦悶阻止他往上走，正如馬第沙被她底疼痛所阻一樣。

這女人底屋子長而窄，因此那天花板就天然跟棺材相仿。近門處擺着一只荷蘭式的火爐，靠

牆有一舖大床，床背就靠着那火爐，兩邊各有兩張椅子。另外有一張椅子擺在近窗處，像是那灰暗的牆上的一個墨黑的污痕。這地方，屋頂上那風聲底嚎叫更其響亮。伊利亞在近窗那張椅子上坐下，留心到角落裏的一尊神像，就問道：

「這是誰底像？」

「聖恩底，」馬第沙低聲虔敬地說。

「你叫什麼名字？」

「也是恩，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沒人知道。」馬第沙說着就很重地坐在床上。

伊利亞望着她，但是一點都不想講話。這女人也沉默着。他們兩人都默默地坐了很久，至少有三分鐘，好像都沒注意到對面有個人。最後馬第沙問道：

「呃，我們做些什麼好呢？」

三 人

「我不知道。」伊利亞惶惑地答道。

「啊，當然不囉，」那女人叫道，不相信地微笑着。

「那麼，怎麼樣呢？」

「請我吃點什麼。買一瓶啤酒。不，還是跟我買點什麼吃的好。不要別的，只是一點吃的東西。」

她底嗓子啞了，她咳嗽了一聲，不好意思地接着說：

「你瞧，自從我底腿子毀了，我就什麼都弄不到手了。因為我不能到外面去。於是我什麼都用了。咳，我曾有五天的工夫不得不在家裏。昨天我幾乎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而今天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我發誓這是真話。」伊利亞這樣想起從前馬第沙過的是一種放蕩的生活。他盯着她底臉看着，他看見她底黑眼睛淺笑着，嘴唇蠕動，好像她正在嚼咀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一種厭惡，一種想到她就要煩惱的感情占據了他。

「我馬上跟你弄點東西來，我跟你弄點啤酒。」

他趕快起身跑下樓梯，走到飲食店底過道，在門前站住。忽然他完全失去了回到頂樓去的意思。

願，但是這樣的感情只在他底靈魂底陰暗處像火花似的一閃馬上就消滅了。他走進廚房，向廚子要了幾塊熟肉，幾塊麵包和一些其他可吃的剩餘物——共值十個哥比克。那廚子把這些都放在一只油膩的篩裏，伊利亞雙手捧住那篩，像是一盤子菜似的，走到過道又站住，不知道怎麼去弄點啤酒。他自己不能上櫃台上去買，鐵冷斯會盤問那是爲款待什麼人的，因此他把洗食器的叫出來請他去買一點。那洗食器的跑到酒排間，回來把瓶子一聲不響塞到伊利亞手中以後就抓住廚房門底把手。

「站住，」伊利亞說，「這不是我自己吃的。有一個朋友來看我，這是給他吃的。」

「什麼？」那洗食器的問道。

「我要款待一個朋友。」

「哈哈——哦，這有什麼呢？」

伊利亞發覺到這個謊話是非常不必要的，他感到難爲情起來。他慢慢地走上樓梯，張開耳朵，聽取每一個聲響，好像他怕什麼人會把他叫住，隨後他帶着對那女人的一種性底感情走進頂樓，

那是一種羞怯的感情，但是他仍然自覺到這個。

馬第沙把那篩擺在他底雙膝上，用指頭默默地撕碎那些食物底灰黯的片塊，一塊兒放進她那大張着的嘴裏，很響地咀嚼着。她底牙大而尖，把一塊東西放進嘴裏之前，她要仔仔細細看一遍，翻來復去地，好像她要挑選那最可口的一塊。

伊利亞不動地看着她，想着他應當怎樣抓住她底膀子，動手吻她；但卻害怕他不知道怎麼幹這樣的事情，以致被她取笑。這念頭弄得他一陣冷一陣熱起來。風在屋頂上嗚嗚地響着，從頂樓底窗口吹進來，碰在這屋子底門上。每當那門一碰時伊利亞就嚇一跳，他隨時都在猜想有什麼人走進來發現他在這裏。

「我扣上那門好嗎？」他問道。

馬第沙默默地點頭。隨即她把那篩放在火爐蓋上，在聖恩底像前劃着十字說：

「讚美上帝。這女人夠飽了。啊，一個人所需要的是多麼少啊！」

伊利亞沉默着。那女人看着他嘆道：

「並且從他那裏要求多少就會答應多少的。」

「誰答應多少？」伊利亞問道。

「上帝呀——難道你不知道嗎？」

伊利亞沒答應她。她嘴唇上那上帝底名字喚醒了他底一種不能達之於言語的，尖銳但卻漫無限制的感情，這感情把他那用兩臂去擁抱這女人底願望打消了。馬第沙用手撐住床，舉起她那龐大的身體向牆邊移坐得更近點，接着她用一種冷淡而枯澀的聲音說：

「當我吃着時，我不住地想着培兒斐緒卡底女兒。我想她已經想了很久了。她跟你們倆——你和夾可布——在一道，我想這不會給她什麼好處。你們會在她成長以前把她糟蹋掉，使她走着和我同樣的路。我這路是一條骯髒的可咒詛的路，婦人和女孩子們不是在那上面走，而是爬着，像一條蟲。」

她沉默了一會兒，隨即注視着她那擺在膝上的雙手，接上說：

「馬上這女孩子就要長大成人，我問過幾個我熟悉的廚子和另外幾個女人，問他們知道有

沒有可以給她的職位。但是他們回說一個也沒有。「賣掉她。」他們說，「這樣於她更有好處；他們會給她錢，把她裝得漂亮，他們也會給她一個住處。」有時當然有這樣的事。有時一個有錢的人，當他變得衰老了，穢聲載道，因而女人們因一無足取而不再愛他時——好，這樣一個厭物就去買一個女孩子來把她糟蹋。也許那是爲了她底好處，但總是一樣的，開頭一定是討厭的，而過後也不會更好一點。饑餓但清白地過活，總比——」

她咳嗽起來，像是什麼話把她梗住了。但是掙了一把勁，用那同樣冷淡的聲音把話說完道。

「比像我似的，又骯髒又饑餓更好。」

風在頂樓旁近刮着，侮慢地在門上碰擊，雨沙沙地在屋頂上響着，窗外一個輕細的聲音忽遠忽近地漂浮着：

「咳——咳——咳——」

那女人底冷淡的聲音和她笨重的呆板的姿態沒有激動伊利亞底感情使它熱烈起來，也沒有注入表現他底願望所必需的那份勇敢。馬第沙像是在把他從她那裏愈推愈遠；他覺察到這個，

於是對她怒惱起來。

「主啊，主啊！」那女人輕聲歎息，「聖母啊！」

伊利亞憤憤地在你底椅子上動着，用一種乖戾的聲音說：

「你說你是訥讷的，但儘管這樣，你嘴裏還是沒有旁的，只有上帝。你以為他願意你那樣嗎？」
馬第沙看了他一眼，默然垂下她底頭。

「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難懂的，」伊利亞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你們全都是一樣的。你這一輩子荒唐夠了，就來叫上帝了。你要叫上帝就不應當荒唐呀！」

「啊！」那女人叫道，給窘住了，「這是什麼話？除了有罪的人以外誰想到上帝呢？另外還有誰呢？」

「我不知道。」伊利亞說，感到一種難以遏止的願望想侮辱這女人以及一切人，「我只知道你們這種人不配講到他——唔。你不配，你只是躲在上帝背後，在別人面前把你自已掩飾起來。我

看穿了，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我能看。每個人都哭着，訴着苦。但是他們爲什麼互相殘害呢？他們爲什麼互相欺騙，搶劫呢？並且每一個小錢都要貪婪呢？！他們犯了罪，於是躲在一個角落裏面，主啊，可憐可憐我們吧！真的啊！我知道他們——這班騙子和魔鬼！他們互相欺騙，也欺騙上帝，不過——

馬第沙默默地看着他，她底嘴張大着，頸子伸出來，她眼睛裏帶着一種驚呆了的表情。伊利亞走到門邊，鹵莽地撥開門搭，走了出去，隨手很響地把門碰上。他知道他已經殘酷地侮辱了馬第沙，對這很覺歡喜，覺得他底心輕鬆了些，頭腦也清醒了些。他用安穩的步子走下樓梯，他低聲啣着，他底憤怒不斷地向他低語着苛酷地侮辱的言語。於他，好像所有這些言語都是赤熱的，在他心裏照亮了黑暗，給他指示出一條離開一切人的路子；他說這些話不但是對馬第沙，同時也是對鐵冷斯叔叔，培諸哈和斯特羅爾諾夫商人——一句話，對無論什麼人。

「這樣對，」他想到，走到院子裏，「再不必對你們客氣了，你們這班暴徒！」

風在院子裏刮着，在空中充滿了一種跟冷酷的笑聲相仿的聲音。

跟馬第沙這次會面以後，不久，伊利亞就時常跟女人們來往起來。第一次是這樣發生的：一天，當他回家的時候，一個女人走到他面前說：

「跟我來好嗎？」

他看了她一眼，就一聲不響跟在她身邊；但走着時低下他底頭，不住向周圍張望，生怕碰見什麼熟人。走了幾步以後，那女人警告地說：

「要曉得——一盧布呵。」

「就是！」伊利亞說，「走快點。」

三 人

在走到女人住處的一路上，他們都沉默地走着。一切就都在這不言中。

但女人一開頭就把他引到浩大的花費上去了，於是伊利亞漸漸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說他底生意是一樁白費時間與康健的無益事，並且這生意並不能使他過渡到乾淨的生活。有一次他想弄起彩票來，跟別的小販一樣欺騙他底顧客。但是仔細想了以後，他斷定這種手段太猥褻也太麻煩。他得瞞着警察，不然就得討好他們，賄賂他們，而這卻是他所厭恨的。他喜歡用正眼看無論什麼人，並且當意識到他比旁的小販穿得更好，而且更清白，不像別人似的喝「伏打卡」行詐騙時，他就感到一種無上的快樂。他泰然自若地在街上行走，一點都不帶惶惶；他那頰骨高聳的臉是嚴肅的，並且帶着一種矜持的表情；當他說話時，他攢聚起他底眼睛；他雖然說得很少，但總說在要點上。他常常給他自己描想，如果他能找到一筆錢，一千盧布或者更多一點夠多麼好。關於搶劫的故事，總在他心裏喚起一種灼熱的興趣；他拿着一張報紙，用心讀着所有搶案底詳細情節，過後還很久地釘住報紙，要想知道那些強盜到底給發現了沒有；要是他們給逮住了，他就生起氣來，並且咒詛他們，對夾可布說：

「他們給逮住了，這班傻瓜！如果他們不知道怎麼幹，他們就不應當幹這買賣呀！豬頭三！」

一天，在他屋子裏，夾可布坐在一道，他說：

「但是儘管這樣，一個惡人底生活總比善人來得容易。」

夾可布底臉色變得不自在了，他眯着眼睛，用他那講嚴重事情時常用的低微而神祕的聲音說：

「有一天你叔叔跟一個老頭子喝茶。我猜他是一個讀書很好的人。這老頭子說，在聖經上有一個地方寫着：『強盜底堡壘穩立着，那些觸怒上帝的人是平安的。對他們上帝給得很多。』」

「你不是說謊吧？」伊利亞注意地聽着，問他底朋友道。

「這又不是我底話，」夾可布說，接着，他好像又冥索什麼似的說道，「我也不相信這些話會在聖經裏，也許是他自己捏造的，這考傢伙。我一次又一次地問他，他重說那同樣的話，一字一句地，所以我相信那些話是真的。我們一定要查聖經。」

接着向伊利亞靠近一點，夾可布小聲說：

「就拿我父親打比吧，他是安安穩穩地，可是他觸怒上帝。」

「並且觸怒得夠多利害！」伊利亞叫道。

「他被選做市政會議道委員，他現在。」

夾可布低下頭，長嘆一聲，加上說：

「一個人每一樣行爲都應當在他底良心裏平滑得和雞蛋一樣，但是反過來，嚇嚇！我恨死了這些事。我不懂什麼。我沒得到生活底訣竅，對那飲食店，我一點都不感到熱心。但是我父親一天到晚追我，你已經懶够了，醒醒吧——工作！但是什麼鳥工作當鐵冷斯不在時，我上櫃台做買賣。雖然這事我很厭恨，我卻忍受着。可是我不能照我自己底自由意志做一點點事情。」

「你應當學習着去做，」伊利亞命令似的說。

「生活是太難了，」夾可布小聲說。

「難？對你難嗎？這是撒謊，」伊利亞叫道，從床上跳起，走到坐近窗口的他底朋友面前，「那對我纔是困難的，唔。而於你，當你父親年紀大了你就是主人了，往後他會死去的。但是我，當我在街上

走着時，我看見褲子，背心，錶，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在陳列窗裏。我看着這些東西對我自己說：「你會一輩子穿不到這種褲子，你會一輩子沒有這樣的錶」——你明白嗎？但是我需要這些，而最重
要的是我需要被人尊敬。我比別人不行些嗎？我是更行的，我是一個光棍嗎？但是光棍在我面前翹
着鼻尖兒，他被選做市政會議底委員，他有他自己底房子和飲食店。爲什麼光棍底運氣好，而我不
呢？我也希望得到好東西——真的。」

夾可布望着他底朋友，忽然小聲但卻清楚地說：

「願上帝不給你好運氣！」

「爲什麼爲什麼？」伊利亞叫着，站在屋子中間激動地看着夾可布。

「你是貪心不足的，沒有什麼能滿足你。」夾可布解釋着。

伊利亞苦笑一聲。

「沒有什麼能滿足我嗎？只要去告訴你父親，把他和鐵冷斯叔叔從揭瑞梅亞老伯伯那裏偷
來的錢給我一半，那麼我就會滿足，真的。我是貪心不足的是我嗎？你父親——」

聽到這裏夾可布就從椅子上站起，頭垂得很下，慢慢地向門邊走去。伊利亞看見他底肩膀抖擻着，他底頸子彎着，好像什麼人在那上面給了他一拳似的。

「呆會兒！」伊利亞說道，窘起來了，抓住他朋友底膀子，「你上哪兒去？」

「讓我去吧，兄弟，」夾可布說，聲音幾乎聽不出來，隨即站住望着伊利亞。他底臉色蒼白，嘴唇緊閉，顯得非常疲憊，好像他曾被很大的重量壓榨過似的。

「呢，不要在意，且慢，」伊利亞帶着歉仄的聲音說，小心地把他從門邊領回，把他推到他底椅子邊坐了，「不要跟我生氣，有什麼用處呢？這是真事。」

「我知道。」夾可布說：

「你知道嗎？」

「是的。」

「誰告訴你的？」

「無論誰都這樣講。」

「唔——，但是那說話的人自己就是光棍。」

夾可布用慘痛的眼光看着他，嘆了一聲。

「我不相信那些話，我以為別人這樣說是爲了仇恨，因爲嫉妒。後來我開始相信了。並且如果你現在也這樣說，那就是說——」

他底手揮了一下，把臉從他底朋友掉開，低頭呆住不動，用手緊握住他底座位。伊利亞離開他底朋友身旁，坐在他底床上，姿勢跟夾可布一樣，沉默着，不知道說些什麼去安慰他。

牆那邊人們在叫着，吼着，杯盤交相碰擊着。一個醉婦底嗓子尖銳地湧起：

「我不能睡也不能安息，睡眠不到我身邊。」

「一個人還非活在這種地方不可。」夾可布半低語地說。

「是——的，」伊利亞用同樣的聲音答道，「我懂得，你是不快樂的。但你可以以此自慰：要是你向周圍看看的話，你會知道什麼都是一樣的，無論那個底命運都是一樣。」

「你確實知道那回事嗎？」夾可布問道，怯怯地不望他底朋友。

「我嗎？我親眼看見他們的。你記得我跑開那時嗎？我從一個板縫往裏看，看見他們正把那枕頭繞起來，那老頭子還正在掙他最後一口氣呢。」

夾可布聳一聳肩，但是一句話沒說。他們在沉默中坐了很久，兩人都保持同樣的姿勢，一個在床，上那一個在他底椅子上。後來夾可布站起來，走到門邊對伊利亞說：

「再見。」

「再見。兄弟，別把這事那樣擺在心裏。有什麼辦法呢？」

「我沒有什麼，」夾可布答道，一面開門。伊利亞目送他，接着沉重地向後倒在他底床上。他爲夾可布難過，同時他對他叔叔，培諸哈以及其他一切人的憤火又燃着了。他知道像夾可布這樣一個弱者是不能跟他們生活在一處的。夾可布是一個好人：仁慈，沉靜而純潔。伊利亞開始對人類深思，他底記憶帶來了許多的事件都證明人類是惡性的，殘暴的，虛偽的。他知道許多這種事件，以他底回憶之污穢與痛苦來誹謗人類，在他是極容易的事；而當他想起在圍着他回旋，有如怒吼的旋風的，黑暗而慘澹的生命之流中的，他自己底孤獨時，他們於他愈是顯得壞，他就愈是難於擺脫那

憂愁，痛苦與恐懼，奇異地交相揉雜着的感情。

最後，他再也忍受不住，躺在他那小屋子裏了——從這屋子底板壁滲入飲食店裏的卑鄙而不調和的聲音——於是他爬了起來走出去。這天晚上，他在街上晃蕩了很久，跟那壓抑着他的沉陰慘澹的感情搏鬥。

他一個人在黑暗中慢步着，沉思着；這沉思好像是一個始終糾纏着他的什麼仇人，殘酷地把他向生活中最悽慘，最破敗，使他底靈魂痛苦，使他底心因憤怒而燃燒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上推去。世界上一定有一些好的事物——善人，善的行爲與快樂；爲什麼，他問他自己，他不能看見這些呢？爲什麼他只是跟那些壞的，慘澹的發生關係呢？誰在把他推向那黑暗，那污穢，那生命底惡性方面呢？

他被這些思想所壓倒，向前走着，靠着一堵寺院的石牆，穿過一處城外的，在他面前展開的郊野。大塊的雲笨重地迂緩地跟着他移動，從那陰暗的遠方出現。他頭上，這裏那裏地在雲朵之中不時露出那灼耀着幾顆星光的藍色的天空。黑夜底靜止時而被那修道院底教堂底鐘聲擊破，這鐘

聲，在這包在地面上如死那樣的寂靜裏是僅有的波動。就是躺在伊利亞面前的那些市房底黑堆裏，也聽不見生命底聲息，雖然時候並不晚。那是上凍的夜晚，當伊利亞走着時，他踏着那凍結的泥地。一種孤獨與恐懼底可怖之感——他底思想底結果使他止步；他靠在那寺院圍牆底冷石上，想了解那好像是在支配着他底生命，並且逼他走向愁慘與罪惡的力量底根源。

他底身體恐怖得發戰，他被一種罪惡底有力的預感緊握住，他把身子從那圍牆掙開，起步匆忙地向城裏跑去，不斷地失足在泥地裏，不敢回顧一下，兩手緊緊地挾在兩脅。

幾天以後，伊利亞遇見帕緒卡·格拉第可夫。那是一個晚上；小片的雪花慵懶地在空中飄蕩，在燈光之中閃灼。儘管這樣冷，保羅除了一件沒有帶子的斜紋布的襯衫以外沒穿別的。他慢慢地走着，他底頭垂得很下，他底手插在口袋裏，僵着背，好像他正在地下找什麼東西。當伊利亞把他追上叫住他時，他抬起頭，望着伊利亞底臉冷冷地說道：

「啊原來是你。」

「你好嗎？」伊利亞走在他身邊說。

「要是能夠的話還要更壞呢！你怎樣？」

「非常好。」

「我猜也不見得對你有味。」

兩人沉默下來，並肩走着，互相碰着他們底臂膀。

「你爲什麼不來看我們？我是再三請過你了。」伊利亞說。

「我沒工夫。兄弟，我們是沒有許多空閒的工夫的，這你自己也知道。」

「要是你去找的話，也能找到一些空閒的。」伊利亞責怪地說。

「別生氣。你要我去看你，但是你沒有一次問過我住在什麼地方也從不說來看看我。」

「哦，真的！」伊利亞叫道，微笑着，「簡直是混蛋！」

保羅看他一眼，笑了起來，接着更快活地說：

「我非常孤獨地生活着。我沒有朋友，我好像不能遇見一個跟我合得來的人。我生過病，在

個醫院裏躺了三個月，這中間沒有一個人來看我。」

「你是什麼毛病？」

「我喝醉了酒的時候受了風寒。我害腸熱症。當我漸漸好起來時——那真苦呀！我整天整夜一個人睡着，我心想我是聾了，瞎了，像一條小狗似的被拋在一個深坑裏。多謝那醫生，他時常給我一些書籍，不然我已經悶死了。」

「那些書是好的嗎？」龍內夫問道。

「是的，兄弟，那些書是好的？我繼續讀詩——萊蒙托夫，訥克拉梭夫和普希金，我讀着，那就像我在喝牛乳似的那麼香甜。兄弟，世界上有那樣的詩，當你讀它時，它就像你底愛人在吻着你。有時一節詩會給你在心裏這麼一吹，你就會像是碰着一個火花似的燃燒起來。」

「我開始丟開書本子了。」伊利亞嘆息道。

「真的嗎？」

「是的。有什麼好處呢？你讀的是一樣事，在現實的生活中却看見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事。」
「這就是好處所在。到一家飲食店裏去吧。我們坐着談一會兒。我一定要上一個地方去，但是還太早了點，也許我們會同到那裏去。」

「到一家飲食店去嗎？走吧！」伊利亞同意了，就親密地挽着帕緒卡底勝子。那一個再看看他底臉，微笑着說：

「我們並不是怎樣好的朋友，但到底，我還是很高聲碰到你的。」

「唔，我不知道你高不高興看見我。好像你是不高興似的，但是我——」

「哈哈，兄弟！」保羅攔住他，「我正在這樣想着，卻被你說着了。還是不講這些吧。」
他擺擺手，沉默着，慢慢地向前走去。

他們走進他們看見的第一家飲食店，坐到一個角落裏，要了一些啤酒。燈光下，伊利亞看見保羅底臉子又瘦又多皺紋，他底眼睛帶着一種憂慮的表情，而他那平素很可笑地半開着的嘴，現在也緊緊地閉壓着。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作工？」他問格拉第可夫。

「又在印刷工場裏。」保羅愁悶地說。

「工作苦嗎？」

「不討厭的不是工作，而是煩悶。」

看着這個從前又橫暴又快樂的帕緒卡現在變得沮喪困苦起來，伊利亞感到一種愉快之感。他想知道什麼使他變成這樣，就不斷地斟滿他底杯子，不住問他。

「那麼你底詩做得怎樣了呢？」

「我已經把它丟掉了。但是以前我寫了很多。我把它給那醫生看，他稱贊我。有一首他還拿去登過報，他們爲這給了我三十九個戈比克。」

「哦！伊利亞叫起來，「好極了！那是怎樣的呢？說說看！」

伊利亞底熱興和幾杯啤酒把格拉第可夫興奮了起來。他底眼睛發亮，黃臉上也現出了紅暈。「那一首呢？」他問道，使勁擦他底腦門子，「我已經忘了。唉，我已經忘記了！等一下，也許我會記起來。它們在我頭腦裏就像是蜜蜂在蜂房裏似的嗡嗡地響着。有時我動手寫時非常興奮，並且一身發熱，眼淚都跑到我底眼睛裏來。」

「真的嗎？卻是什麼緣故呢？」伊利亞驚奇地，不大相信似地問道。

「就是這樣：有時在我心裏燒着，我想說出來，但說不出一個字，我就感到苦悶。」
他嘆息着，搖搖頭，接上說：

「在我頭腦裏有許多許多的思想，那些思想一到紙上就沒有影兒了。」

「說一點吧！」伊利亞要求着。他愈看保羅，他底好奇心愈大，摻雜着一種敬慕與同情底溫暖的感情。

「我大半寫的是關於我底生活的可笑的片斷，」格拉第可夫說，侷促地微笑。

「好的，就念一個可笑的片斷，」伊利亞堅持着。

於是格拉第可夫四面瞥了一眼，咳嗽一聲，摸着他底胸脯，開始急促地，用半低語的聲音，不看他朋友底臉，念道：

「是黑夜。我病了！穿過了模糊的玻璃窗，

蒼白的月光投入我底房，

她親切地微笑，在那朽濕的石壁上，

畫上一堆燦爛的蓮花，逗留在那裏。

塵污，破敗，碎片飄懸的紙壁上。
默默地，我獨坐看這一切的景象，
不能入睡，因我困擾不寧的思想。」

保羅停住，長嘆一聲，更其迂緩柔和地繼續念道：

「我底命運追逐我，將我打倒，

它撕裂我心，並搗傷我底頭腦；

它不給我那女人我所愛的，却給我

這瓶兒，來將我底痛苦減少；

瓶兒立我前，明月來相照，

一如她自身，光耀且向我微笑，

而其中酒啓活了我心底創痕，

狂飲中層層霧在我腦中湧起，

我底思想離去了，這我纔能酣睡；

再喝一杯不更好麼？我裝一杯

讓那安眠的人不喝酒去安睡，

三
人

但我底思想不容我這樣我以為。」

念完了，格拉第可夫對伊利亞望了一會兒，接着更把他底頭低得下點，低聲說：

「這些——它們大半都像這樣——總嫌粗糙一點。」他用指頭在桌子上敲着，在椅子上不安地蠕動起來。

有幾分鐘的工夫，伊利亞定睛看着格拉第可夫，猜疑而驚異地。他耳朵裏響着那苦痛而和諧的字句，使他很難相信這些字句是眼前這個帶着不安的眼光，穿着舊的粗布襯衫和笨重的靴子的——疲弱無鬚的青年所作的。

「噯，兄弟，這並不那樣十分可笑，」他慢慢地靜靜地說道，看着保羅，「這詩是好的。這些詩句打到我心裏去了，真的！現在把它們再念一遍，再來一遍。」

保羅很快地抬起頭，用快樂的眼光看着他底聽者，向他移坐得更近點，輕輕地問道：

「不，真的——你歡喜它們嗎？」

「一點不假！是真的。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傢伙，我還會說謊嗎？」

「好的，我相信你——你是一個直性人。你是一個好朋友，實在的。」

「再念一點。」

保羅開始深思地念起來，必要時停住，接不下氣時就長嘆着；當他念完時，伊利亞對於這些詩是不是保羅自己作的——這懷疑變得更大了。

「另外再來一點！」他要求着。

「你看，我還是過兩天帶我那個抄本子到你那裏去的好。那些詩都是很長的，而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並且我也記它們不清。所有那些源源委委都在我底舌尖上。這裏是一個結束——我有一首——那就像是我晚上在一個樹林子裏迷了路——一切都非常靜寂，我是孤獨的——我正在尋找我底路途，並且哀傷我底命運：

「我底心困倦，

我底兩腿酸疼，

前途無路。

你不告訴我嗎？

親愛的地母，

我將安息何處？

在她那可愛的，

綠色的胸脯，

我躺下了我的身軀。

而我底心聽見了

她底低語：

「來吧，到這裏安住。」

「但那是真的，生命就像穿過一座荒莽的森林，你看見那光明，但找不着到那裏去的道路。呢，伊利亞，跟我來好嗎？讓我們一道走，我還不願向你告別。」格拉第可夫從他底坐椅站起忙亂起來，拉着伊利亞底袖子，情熱地看着他底臉。

「我會來！」伊利亞說，「我也想跟你呆在一起。告訴你老實話——我對你相信又不相信。你太奇特了！但是你底詩又怪真切的。」

「你不相信那是我底嗎？那沒有什麼！等你看見了你就會相信了。」保羅說着，出了飲食店，走到街上。

「要那是你自己底的話，你就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伊利亞真誠地說，「說下去告訴我那些實在的人是怎麼過活的。」

「兄弟，等我把這弄得更清楚的時候，我將把它寫出；那時還怕我不使你醒悟嗎？」

「把這些趕快寫下來吧，讓他們知道知道。」

「有時我自言自語：『哦，你吃得又好又穿得好！』但——我呢？」

「正是這話！」

「我不是一個人嗎？」

「一切都是平等的。」

三 人

「那穿着天鵝絨和絲織品的人什麼都有，而那赤胸露脯的人就應當空着肚子過活嗎？不應當有這種事。」

「他們說謊的一切都不平等。」

「唉——伊利亞！但願我有一個够用的頭腦就好了！」

他們很快地向前走着，兩個人熱烈地急促地你一句我一句，儘談這些毫無邊際的話，愈談愈是興奮，變成更其親密的朋友了。他們看見大家底思想是同一樣的，感到一種歡喜，因而使他們底興感昇高起來。雪花大片地落下，溶解在他們底臉上，停留在他們底衣服上，沾在他們底皮靴上。他們在霧氣與雪水之間走着。

「我什麼都不明白。」保羅確信地叫道。

「一個人不能像這樣過活，」龍內夫共鳴着。

「如果你進過高等學校——那你就是一位先生，儘管你父親是一個挑水的。」

「正是！但是如果我沒進過高等學校又有什麼可恥呢？」

「你進過學校，而我卻得到了這個，」格拉第可夫說着，向伊利亞咬着他底大姆指（註），「哼，等着看吧！」

「啊！鬼！」伊利亞把他底脚踏進一個滿是污泥的雪坑，罵道。

「靠左邊走。」

「但是我們上哪兒去呢？糟糕。」

「上西朶里哈那裏去。」

「哪兒？」

「上西朶里哈那裏去——你不知道嗎？」

「我從來沒到過那裏。」停了一會伊利亞答道，接着向前緊走了兩三步，笑道，「我們生活底路是不同的，兄弟。」

「嚇嚇，」保羅平靜地說，「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去那裏，我有事。」

（註）表示輕蔑之意。

「我——我一點不反對，我也去，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伊利亞！雖然談到這事於我是痛苦的。」

保羅在地下很響地顛了一下，接着就不響了。

「什麼事？」龍內夫問道，伸長他底耳朵。

「你知道，」保羅歇了一下說，「那裏有一位姑娘。你猜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可以把整個的靈魂放在火裏。她是醫我病的那醫生底丫頭。病好了以後，我常常到他那裏去借書。對了，我時常總得坐在廚房裏等她，而她正在那裏，像松鼠樣跳，笑。靠近她，我就像一塊乾柴靠近烈火似的。我向她進攻，她一點不抵抗，馬上接受了我。於是那件事就開頭了！那就像天都着了火似的。我飛向她，就像一根羽毛飛進火焰。我們吻着，一直到我們底嘴唇發痛，骨頭發酸，嚇嚇！她又乾淨又伶俐，像是一樣玩意兒；你把她抱在你膀子裏——她忽然完全不見了！她就像一隻鳥兒似的飛到我心裏來了，在那裏唱着，唱着。」

他停住，帶着一種不滿足的聲音，奇怪地嘆了一聲。

「還有呢？」伊利亞問道，對他底故事發生興趣。

「有一天，那醫生底老婆把我們捉住了——滾她媽的！她也是一個好心腸的女人，那個傻瓜有時她也跟我說話——和和氣氣地，她很漂亮——這妖精！」

「還有呢？」伊利亞又問。

「唔，她大鬧了一場。維拉被趕出去了，我也是一樣。他們罵她也罵我。她，維拉跑到我那裏，但我那時沒有職業，我們必得挨餓。我們賣掉了所有的東西，一直到一根線。好，她有她自己底主張，她跑掉了，失蹤兩個禮拜。後來她重新出現，穿着最時式的衣服，還有手鐲——還有錢。」帕緒卡咬着他底牙，用粗厲的聲音說，「我結結實實地打了她一頓。」

「她跑走了嗎？」伊利亞問道。

「不，如果她走開了，我就會把我自己淹死。」

「她留在你跟前的嗎？」

「她對我說——「要就殺死我，不然就不許干涉我。我是你底累贅。但是我不把我底靈魂給

任何人。」

「那麼你怎麼辦呢？」

「我能怎麼就怎麼幹了！我打她，我哭，我另外還能做什麼呢？我沒有吃的東西給她。」

「她願意找個事情做做嗎？」

「鬼纔曉得！她說：『好的，假設我照你底願望做去，那麼有了孩子——我們怎麼去安排他們呢？像現在這樣，什麼都妥當。』她說，『什麼都是你底，還沒有孩子。』」

伊利亞想了一下說道：

「她是聰明的。」

帕緒卡不說話了，很快地在這雪的黑暗中走着。他越過他底朋友三步，接着回轉身站住，用沉重的聲音噓噓地說道：

「當我想到別人在吻她時，我感到我底心裏就像橫梗着一塊重鉛似的。」

「你能把她拋棄嗎？」

「拋棄她？」保羅驚詫地叫道。

他之所以這樣的驚詫，等到伊利亞看見那姑娘時纔明白這道理。

他們來到這城底近郊，來到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那房子底六個窗子都加上了窗板緊閉着，使這房像一個長棚。潮濕的雪很厚的一層搭在牆頭屋頂上，像是想掩蓋以至於壓倒這座房子似的。帕緒卡在門上敲着說道：

「這是一個特別的住所。西朵里哈給那些姑娘們一間房子，供給她們底伙食，每人一月收五十盧布，只有四位姑娘。唔，自然囉，西朵里哈預備了酒，啤酒和一切必需的東西，糖果和其他等等。她並不給那些姑娘什麼拘束；她們願意的話她們可以出去，如果她們高興，也可以呆在家裏；但是那五十盧布到月底她們必得給她。這些姑娘身價都是很高的，她們可以容易地得到錢。她們之中的一個——奧林匹亞達——少過二十五盧布是不應酬的。」

「你底——多少呢？」伊利亞問道，摸下他衣服上的雪花。

「我不清楚。她也是很貴的，」過了一會格拉第可夫低聲說。

從門後可以聽見一個聲音，一道金光在空氣中顫動。

「那是誰呀？」

「是我，瓦沙·西朵龍夫娜——格拉第可夫。」

「哦！」門開了。一個矮小枯皺的老婦人，寬弛的臉上安着一個大鼻子，把燈光照在帕緒卡身上，和藹地說：

「你好嗎？帕緒卡。維拉等了很久，已經在那裏急得發跳呢。同你來的這位是誰呀？」

「一個朋友。」

「誰來了？」什麼人用一種柔和的聲氣從那黑而長的走廊裏問道。

「維拉底客人，李波其卡。」那婦人說。「維拉，你底人來了！」那柔和的聲音在走廊裏迴蕩着。在過道底盡頭，一扇門很快地開了，而在一大流的光波裏出現一個姑娘底輕盈的體態，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底肩膀上有金色的辮髮，

「你挨到什麼時候了？」她低聲撒嬌地咕嚕着，接着她頂起脚尖，把手放在帕緒卡肩上用那

溫和的淡褐色的眼睛越過他望着伊利亞。

「這是我底朋友，伊利亞·龍內夫。我碰見他了，這就是我遲了的緣故。」保羅說。

「你好？」

這姑娘把手遞給伊利亞，她那白色短衣底大袖子差點就要落到她底肩膀上。伊利亞謹慎恭敬地默默地抖着那乾燥溫熱的手，他那麼激動地看着保羅底女伴，就和一個人在一座叢林中，在許多被風刮倒的樹木和早濕的坂坡之中，看着一株醜麗而鬱郁的樺樹一樣；當她退在一旁，讓他走進門去時，他也向旁邊跨了一步，恭敬地歪着頭對她說：

「你——請先」

「好一個紳士呀！」她笑了起來。她底笑良善——快樂而清新。保羅也笑，他說：

「你把這孩子嚇傻了，維拉。你瞧，他站在你面前活像一隻熊站在蜜跟前。」

「是這樣嗎？」那姑娘快活地問伊利亞道。

「真是這樣！」那一個帶着一個微笑承認了，「你底美麗使我沒有存身之地。」

三 人

「你馬上就愛上她了！我會殺掉你的！」保羅威嚇道，快活地微笑。看見他底愛人給了伊利亞這樣一個印象，在他是快意的。當他看着她時，他底眼睛驕傲地閃光；而她，由於一種天真的坦率，覺到她自己那種女性底魔力，心裏也感到光榮。她除了在襯衫上罩了一件寬大的短褂和一條袴子之外，什麼都沒有穿，混身雪白。她底短衣沒扣上，披開着，露出她那強壯堅實的身體。她那櫻紅的嘴唇上顫動着一個快樂的稚氣的微笑；她好像愛她自己有如一個小孩子喜愛他還沒玩厭的玩具似的。伊利亞不把眼睛離開她，守着她如何優美地流露着她底聰慧，親昵地看着保羅，說着，笑着；他想到他自己沒有這樣一個伴侶時他感到悲哀，於是默然坐着，看着保羅。

在這光明，乾淨而整飭的屋子中間擺着一張桌子，蒙着一塊桌布；桌子上一只茶炊很響地騰沸着，一切都鮮快，清新。那些杯子，酒瓶，盤子（其中一只盤子裏有臘腸和麵包）都是新的，乾乾淨淨的，這些都使伊利亞高興，使他對保羅感到嫉妒。但是保羅坐在那裏充滿了快樂，應景地念道：

「看見你，

我感到太陽底光輝；

我忘記了所有的憂愁，

不禁喜悅而歡狂。

能再度看見你，

活著是值得的；

能愛到像你一樣的姑娘，

活著是幸福的。」

「你，親愛的帕緒卡！這够多妙呀！」維拉歡狂地叫道。

「這還是熱的！剛出爐呢！呢！伊利亞，這於你已經够了，讚歎她嗎？爲你自己也找一個吧！」

「找一個妙人兒！」女的看着伊利亞底眼睛，用一種新奇的聲音說。

「上帝不能給我比你更好的了！」伊利亞一面嘆息一面微笑說。

「不要說你不知道的事。」維拉溫柔地說。

「他知道的，」帕緒卡皺着眉，隨即轉向伊利亞道，「你知道，什麼都又停當又快樂時，陡然你記起了，於是那就像刀子戳着你似的。」

「別去想那些事，」維拉說，把她底頭垂在桌子上。伊利亞望她一眼，看見她底耳朵紅了，「你應當對你自己說，」女的低聲但堅決地說，「雖然那只是一天，她總是我底！這對我也是難受的，但是我不能把快樂與痛苦混在一起。歌裏面說過：「我底痛苦我將獨自飲盡，我底快樂我將與你平分。」」

保羅聽着她底話還是皺眉。

伊利亞想對他們說幾句好意的鼓勵的話。想了一下，他說：

「如果你們解不開這結，那怎麼辦呢？但是我要對你們倆說：如果我有一千或是一萬盧布的話，我會說：「這是你們底！把它們收起來。給我這點面子吧，爲了你們底愛的緣故。」因爲我知道，並且感到，在你們底愛情裏有靈魂，有純潔，並且有一個清白的良心，而所有旁的人都沒有。」

什麼東西在他內部燃燒着，把他捲在一個熱浪裏。他竟至從他底座位上站起來，看見那姑娘已經抬起她底頭，正用她那雙美目看着他，而保羅正向他微笑，等着他再講些什麼。

「我第一次看見你這樣的美麗，也第一次看見人們是怎樣相愛，看見你底價值所在，保羅。我

坐在這裏對你直說——我嫉妒你。我感到又悲哀又歡喜，願上帝給你們百事如意。而對一切其他的人們我將說：我恨「球瓦協」人和「糜鳩厄」人，他們於我是非常厭惡的！他們底眼睛是迷離的，他們底身體是淫污的。但是我跟他們一樣浴在同一條河裏，喝着同樣的水。因他們底淫污，我就一定要對我自己否認這河底用處嗎？爲什麼呢？我相信上帝把它淨化了。」

「是真的，伊利亞！你是一條好漢！」保羅熱烈地叫道。

「你也要從那條河喝水呀，」維拉底聲音溫柔地響着。

「但是我上哪兒去尋找它呢？」伊利亞問道。「不，不如你跟我倒點茶來吧，維拉！」

「親愛的！」那姑娘叫道，「你夠多麼好呀！」

「謝謝你！」伊利亞嚴肅地說，向她鞠躬，隨即坐下。

他這番話和這整個的情景像酒似的在保羅身上發作起來。他底臉紅了，他底眼閃着興奮的光芒。他從他底座位上跳起，開始在屋子裏來回踱着。

「嚇嚇！我真該死！要是人們都能像小孩子似的感覺，活在世界上就有意思了！把你帶到這裏

來真是一個聰明的念頭。伊利亞，你把我底靈魂治好了。讓我們來喝一回吧！倒出來，維拉，親愛的！

「他又快活了！」女的看着他帶着愛意微笑道，接着轉向伊利亞，「他老是這樣——不是像一道虹彩似的發光，就是變成灰敗，愚蠢，憤怒。」

「這可不大好！」伊利亞沉靜地說道。於是這三個人開始高聲快樂地談着，話裏夾着些愉快的笑聲。

一個人敲着門，並且問：

「維拉！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進來，這裏是伊利亞·耶可夫里奇——這是李帕，我底朋友。」

伊利亞從椅子上站起，轉向門那邊：一個高大細長的女人站在他面前，用沉靜的藍眼睛注視着他底臉：一種醉人的香氣從她衣服裏浮散出來，她底面頰豐潤而作淡紅色，她頭上有一蓬黑髮，像一頂帽子似的，使她更顯得高大。

「我正在一個人坐着感到無聊。我聽見你們說笑，就到這裏來了。不礙事嗎？這裏有一位紳士，

獨自一個，沒有女太太，要是你們高興的話，我可以來陪陪他。」

她拉了一張椅子到伊利亞面前，用一種泰然的姿態坐下問道：

「你跟他們在一起覺得無聊嗎？告訴我。他們在互相調情，而你覺得嫉妒，是嗎？」

「跟他們在一起不無聊，伊利亞說，對於她對待他的態度覺得不舒服。」

「這真可憐！」那女人平靜地說，接着把她自己轉向維拉，「你知道嗎，我昨天到聖母院去做晚禱，在唱詩班裏看見這麼一位尼姑——啊！好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我站在那裏盯着她，心想：她爲什麼進修道院呢？我替她難過。」

「我可不替她難過，」維拉說。

「啊，當然不囉！你以爲我相信你嗎？」

伊利亞吸入那混雜在這女人周圍的空氣中香膏底醉人香氣，看着她底側面，聽着她底聲音。她說話說得出奇地平靜，帶着平穩的聲音，那裏面有樣什麼東西使你渴睡，同時她底話似乎充滿了那同樣愉快而強烈的香氣。

「你知道，維拉，我總決不定——我要不要上波盧厄克朵夫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

「我也許要去。第一，他老了；第二，他有錢，但吝嗇一點。我要他放五千到銀行裏，並且一個月給我一百五十盧布，但他只給我三千一百。」

「李帕奇卡！現在別談這個。」維拉說。

「好，我不談，」李帕平靜地答道，又轉向伊利亞。「唔，年青人，讓我們談談。我歡喜你。你有一個漂亮的臉和嚴肅的眼。你說怎樣？」

「我沒什麼說的，」伊利亞說，惶惑地笑着，覺得這個女人像雲彩似的把他裹住了。

「沒有什麼？你多麼羞。你是什麼人？」

「一個小販。」

「哦——我以為你是在一個銀行裏，或是一家什麼商店裏的店員呢。你是很體面的。」

「我愛乾淨，」伊利亞說。他感到一種迫人的燥熱，他底頭被香氣弄昏了。

「你愛乾淨很好。但是你俗巧嗎？」

「你是什麼意思？」

「你想到沒想到你在這裏是一個多餘的人？」那盞眼睛的女人靜靜地說。

「真的嗎？好，我馬上就走！」伊利亞說，弄得莫明其妙了。

「且慢！維拉，我可以把這年青人帶走嗎？」

「帶他去好了，要是他願去的話！」維拉說，接着大笑。

「上哪兒去？」伊利亞問道，窘促地。

「只顧去好了，傻子，」保羅叫道。

伊利亞糊里糊塗地站着，狼狽地微笑；但是那女人拉住他底膀子，把他領開輕輕地說：

「你害羞。但我是滿不在乎的，並且是任性的。如果我想熄滅太陽，我就會爬上屋頂，開始吹噓，一直吹到我最後一口氣。你明白我是什麼一種人嗎？」

伊利亞跟她手挽手地向前走去，聽不懂，並且也差不多聽不到她底話，只覺得她是溫暖，柔和，

香甜的。

三

人

二三八

一四

當初，這出乎意外的突兀的親昵完全把伊利亞抓住，在他心裏引起一種驕傲的，洋洋自得之感，好像已經把生活所付與他的心之創傷治好了。想到一個美麗，穿着華服的女人，由於她底自願，給他許多高價的親吻，而不要一點報酬，這樣一想，他自己覺得是高升了。他底生活滑下去，就像他正漂流在一條大河裏，在溫靜的波浪裏浮着，微波溺愛地撫摩着他，給他勇氣與力量。

「呃，我親愛的乖乖！」奧林姆匹亞達對他說，玩弄着他底鬚髮，或是用她底手指扯着他底上唇上的黑絨毛。「我弄得愈來愈歡喜你了。你有一個堅強的忠誠的心，並且我看你如果你想望一樣東西，你就一定要做到。這是好的，我也是一樣。如果我更年輕的話，我會嫁給你，那麼我們就會像

音樂樣輕快地度過這一生。」伊利亞對待她很尊敬；他以為儘管她底生活下賤，她可尊敬她自己，再說她也很聰明。她從來不醉酒，從不說髒話，像他所知道的旁的一些女人那樣。她底身體柔軟，強壯，有如她那剛強而豐潤的嗓子，並且美麗有如她底性格。他歡喜她底儉樸，她底好清潔好整齊，她談到一樁事時那種聰慧的樣子，以至於獨立地甚至驕傲地對她自己的矜持。但有時當他來看她時，他發現她臉色蒼白，鬢髮蓬亂地躺在床上——會有一個對這女人的相反的銳利的感情在他胸中升起，他注視着她那像是殘毀了似的模糊的眼睛，嚴肅而沉默地連早安也不願意說了。

她或許明白了他底心情，就裹着毯子坐起來說：

「離開這裏吧！到維拉那裏去。叫老媽子弄點水和雪來。」

他就到維拉那乾淨的小屋子裏去，而她看見他那付不高興的沉陰的臉色，就悄悄地微笑。有一次她問他道：

「呃，伊利亞·耶可夫里奇，有什麼懊恨嗎？」

「唉，維羅奇卡！」他答道，「你底罪惡就像是白雪——你只要笑一下，就都融掉了。」

「可憐的傢伙，你們兩個。」這姑娘說，顯出可憐的樣子。

他愛維拉，愛惜她就像他愛惜一個小孩子似的，當她跟保羅吵架時，他老是真心地不安，常時給他們勸解。他歡喜坐在她旁邊，看她梳弄她底金色的頭髮，或是一面在縫紉什麼，一面輕柔地歌唱着。有時他在她那淡褐色的眼中讀到一種深沉的哀愁，有時她做出一個失望的痛苦的微笑；在這樣的時候，他來得更歡喜她，他更清楚地懂得這姑娘的痛苦，並且想盡他底力量去安慰她；於是她就說：

「一個人不能這樣活下去，一個人不能這樣，耶可夫里奇！你想唔，這於我倒沒有關係。我願仍然被血污染，但是爲什麼保羅要跟我在一起受苦呢？」

「這是他願意的。」

「這是他願意的嗎？」這姑娘像回聲似的問道。

他們底談話被奧林姆匹亞達打斷了。她一聲不響出現在他們面前，穿着一件寬大的，淡藍色的長袍，像是一道冷月底光輝。

「跟我來，我們去喝一點茶，我底乖乖！你馬上也來，維羅奇卡。」

她用冷水洗過，皮色紅紅的，乾淨，強壯而沉靜，她驕縱地把伊利亞領去。他跟着她，心裏奇怪：這
個真是她，那個一個鐘頭以前看見過的疲憊而爲骯髒的擁抱所污了的她嗎？

喝茶時她對他說：

「可惜你是一個農人，並且沒有多大學識。這是難於過活的。不管怎樣，你一定要丟下你底生意去想些別的办法。呆幾天，我會給你找到一個位置。我要把你扶植起來。等我到波盧厄克朵夫那裏去時我可以跟你想點辦法。」

「唔，他會給你那五千嗎？」伊利亞問道。

「他會給的。」女的堅決地答道。

「好的，如果什麼時候我碰見他跟你在在一起的話，我會剝他底皮的。」伊利亞恨恨地說。

「爲什麼他並沒礙你底事呀？」

「但他正礙我底事。」

「瞎說！他又是老又是討厭，」奧林姆匹亞達取笑說。

「別說笑話！我不必費我多少手脚，並且弄掉個把老色鬼的罪過也不很大。」

「至少要等他給了我那筆錢以後，」女的笑道。

那商人對她是要什麼就給什麼的。不久，伊利亞就坐到奧林姆匹亞達底新房子裏去，看着那些厚實的地氈，笨重的木器上面蓋着絲紗天鵝絨，一面聽着他底姘頭底沉靜的談話。他在她身上看不出她對她底環境底改變有什麼大興趣，她底脾氣還是跟從前一樣安靜而平易，好像她僅僅換上了另外一件衣服，再沒別的了。

「我現在二十七歲，而當我到三十歲時，我差不多會有一萬盧布。那時我把老頭子趕走——那麼我就自由了。跟我學着怎麼做人吧，我底好極了的好人哪。」

於是伊利亞就從她學得了怎麼用一種不可抵抗的堅定去達到他底目的。但是有時想到她把她底溫存送給別人時，他就感到好像他受了重大的侮辱，這侮辱把他壓碎了玷污了似的；於是那個據有一家店和一間乾淨的屋子，那時他就可以把這女人接了去的夢，在他面前以更大的魅

力展開了。他不能斷定他是愛這女人的，但她對他似乎是不可少的，並且是一個很好的同伴。這樣過了三個月。

★

★

★

★

★

一天，伊利亞白天做完了生意，回到家裏，走進鞋匠底地窖間，他看見培兒斐緒卡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着一瓶「伏打卡」在那裏微笑，對面坐着夾可布，這使他十分驚奇。

夾可布把他底胸靠在桌邊，正搖着頭心神恍惚地說：

「好的。如果上帝什麼都看見——並且知道一切的話，他也看見我的。誰都把我拋棄了，老兄，我是孤獨的了！我父親不愛我，他是一個流氓！他是一個賊，一個兇手！這不是真的嗎？」

「一點不假，耶夏。這是痛心的，但卻是真的，」鞋匠說。

「唉！應當怎麼做人呢？一個人應當相信什麼呢？」夾可布問道，搖着他頭髮蓬亂的腦袋，舌頭轉動得很困難。

「我不能相信我底父親。伊利亞走了。馬夏呢——又太小。我能上哪兒去找到一個親人呢？」培

兒斐緒卡！全世界一個人都沒有！

伊利亞站在門邊聽着他底朋友，他底心難過地收縮着。他看見夾可布底頭沮喪地軟弱地在他那瘦頸子上搖擺，他看見培兒斐緒卡底乾枯的黃臉，在幸福的笑靨之中煥發着光彩；他不相信他在關心夾可布，在使夾可布平和、安靜。他走到他面前，譴責地說：

「你在這裏幹什麼？」

夾可布嚇一跳，用恐怖的眼光看着他底臉，歪曲地笑着，叫道：

「啊，伊利亞——沒有什麼。我以爲是我父親呢。」

「你在這裏幹什麼，呢？」伊利亞再問道。

「伊利亞·耶可夫里奇，讓他去吧！」培兒斐緒卡說着從他底座椅上起身，晃晃蕩蕩地站起來。「他有他底道理。謝謝上帝他能喝酒。」

「伊利亞！」夾可布歇斯第里地叫道，「我父親——打了我了。」

「是真的，我是見證，」培兒斐緒卡宣佈道，在胸脯上給了他自己一拳。「我全都看見——對

這事我可以發誓！他把他底牙敲掉了，還打破了他底鼻子。」

夾可布底臉真的腫了。他底上唇也掀腫着。他站在他底朋友面前，可憐地微笑道：

「他們有權利打我嗎？我十九歲了，我又沒犯什麼過錯。」

伊利亞感到他既不能安慰他底朋友也不能責怪他。

「他們爲什麼緣故打你？」

夾可布動動他底嘴唇，想說點什麼，但沒說。他底臉顫動着，歪扭起來，向後倒在他底椅子上，用兩手抱着頭痛哭起來，把身子來回擺蕩着。培兒斐緒卡在他倒下時把他扶住，馬上又把他放下了，隨即給他自己倒了一些「伏打卡」說：

「讓他哭——一個人能哭出來時是好的。馬夏也是——她哭時就用盞她底力量。她叫道：『我要挖掉他底眼睛！』哈哈！我已經把她送給馬第沙了。」

「他跟他父親怎麼了？」伊利亞問道。

「我來告訴你。這事簡直很奇怪。是鐵冷斯，你底叔叔引起這場吵鬧的。他忽然對培諸哈說：

「讓我走吧，」他說，「到基甫，到聖地去吧。」培諸哈很高興，駝背老早就他的眼中釘——所以告訴你老實話，培諸哈是很高興你叔叔走開的。生意上的伙計不會老是心投意合的，哈，哈！「好的，你可以走，」他說，「在聖者面前也跟我帶一句話。」忽然夾可布站了起來，他也說，「讓我去吧！」

培兒斐緒卡睜大他底眼睛，做出一付大發脾氣的臉相，用粗厲的嗓子拖長聲音說：

「什麼？你——到聖地去？這是怎麼回事？」我要，夾可布說，「也為你祈禱一下。」

培諸哈咆哮起來，「等我來告訴你怎麼祈禱！」但是夾可布還繼續着，「讓我去，一個做兒子的底祈禱上帝是會接受的。」培諸哈在他臉上給的那一掌够多麼利害啊！於是接着一下又一下地，「我不能跟他過活！」夾可布叫道，「我會逃走！我會吊死我自己！他爲什麼狠狠地打我啊？爲的是什麼？我是真心說那些話的。」

伊利亞被他底喊叫弄得很煩惱。他走出地窖間，無助地聳一聳他底肩。他叔叔要想去朝聖地的消息很合他底意思；等他叔叔走了時，他到了也就可以離開這幢房子，去弄一個單獨的住處——一間小屋子——一個人住着。

當他走進他底屋子時，戴冷斯跟着他進來，他底臉是歡樂的，他底眼睛因情熱而閃光；他搖擺着那塊腫肉走到伊利亞面前說：

「喂，我要走了！主啊，我夠多麼歡喜！這就像我從監牢或是從一個黑洞走出到光明地裏似的。這就是說，如果他讓我從這裏逃開，他就不會拒絕我底祈禱。」

「你知道——關於夾可布的事嗎？」伊利亞冷冷地問道。

「什麼？」

「他喝醉了。」

「呵，呵，呵！這纔糟糕呢！真像一個小孩子。他還要求他父親讓他也跟我去呢！」

「他父親在你面前打了他嗎？」

「是的。怎麼樣？」

「噢，你還不明白這就是他醉酒的緣故嗎？」伊利亞嚴厲地問道。

「是這緣故嗎？不過是猜想吧。」

伊利亞看見夾可布底命運對他叔叔一點都不感到興趣，這卻增加了他對這駝背的厭惡。他從來沒看見過鐵冷斯這樣快活，而這快活緊接着夾可布底眼淚在他眼前出現，在他心裏喚起一種不可思議的不舒服的感情。他靠窗坐下，對他叔叔說：

「到飲食店去吧。」

「老闆在那裏。我想跟你說話。」

「唔，關於什麼事呢？」

駝背走近他，開始神祕地說道：

「我馬上就要走了。你將一個人留在這裏所以——這就是說——」

「唔，筆直說出來好了，」伊利亞說。

「筆直，我倒歡喜這樣，」鐵冷斯很快地映着眼，半低語地叫道，「這可不容易。」

「你想談關於我的事嗎？」

「也關係到你。但是首先——我積了一點錢——不多一點。」

三 人

伊利亞向他看了一眼，惡意地微笑着。

「你怎麼了？」他叔叔驚訝地問道。

「我知道的好，讓我們談談你積了一點錢。」他把那「積」字分外說得重。

「唔，那麼，」鐵冷斯不望着他說道，「唔，這就是說我已經決定用兩百盧布給寺院。」

「啊！」

「給你一百。」

「一百？」伊利亞很快地說；馬上他發現在他靈魂底深處潛伏着一個從他叔叔那裏得到比一百更多的願望。他惱恨他自己這個願望，一個謬誤的願望，這是他十分清楚的；同時他惱恨他叔叔，因為他只給他這麼一點兒。他從他底椅子上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堅決而憤怒地說：

「我不要你偷來的錢，你明白了嗎？」駝背從身旁退縮回去，接着坐在他底床上，可憐相地，蒼白地，縮成一團地，他張開他底嘴，眼中帶着恐懼的神情看着伊利亞沉默着。

「呃，你在看什麼？我不要那錢。」

「主耶穌基督」鐵冷斯嘶聲說。「等等，親愛的。」

「還有什麼？」

「什麼？」伊利亞問道，看見鐵冷斯不能說清楚什麼。

「伊魯夏，你對我像是一個兒子似的。」鐵冷斯幾乎是耳語地說，接着深深地嘆息。「我決意把這罪放在我身上——爲了你——爲了你底將來，收了這筆錢吧，一定收了吧！不然上帝是不會饒恕我的。」

「正是！」伊利亞譏嘲地叫道，「難道你捧着你底賬簿到上帝那裏去嗎？啊！親愛的是我請求你去偷老伯伯底錢的嗎？你搶劫了一個什麼人啊！」

「伊魯夏！你也沒請求生下世來。」他叔叔說，向他喜劇式地伸開他底兩臂。「不，你一定要接受這筆錢，看基督底面上，爲了我靈魂得救的緣故。我會回來，再把所有都給你。但是現在——這個我自己底！你要收起這筆錢上帝纔會恕免我底罪過。」

他懇求着，他底嘴唇抖着，眼中閃着恐懼的光。伊利亞看着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可憐他底

叔叔。

「好，我收下好了，」最後他說，說完馬上走出這屋子。從他叔叔手裏收下這筆錢，這個決定在他是勉強；這事在他自己看來，是把他降低了；並且一百盧布對他又有什麼用處呢？他能用這錢來做點什麼呢？他想，如果他叔叔給他的不是一百而是一千的話，他就會馬上把他這困苦陰鬱的生活改變成一個乾乾淨淨的，那麼他就可以離開人羣而走入恬靜的孤獨生活之中了。又想，如果他去問他底叔叔，那棟垃圾的底錢落到他手上那份有多少時看又怎麼樣。但是這念頭對他似乎是可厭的。

從伊利亞認識奧林姆匹亞達那天起，非里蒙諾夫底房子於他好像更骯髒，更逼窄了。這種骯髒與污穢，在他心裏引起一種生理的厭惡之感，像是冰冷粘膩的手摸觸着他底身體似的。

這天，這種感情把他壓迫得比平常更利害：在整個個屋子裏他找不到一個歇息的地方，於是就漫無目的地走向馬第沙那裏。當他上樓時，他心理感到一種奇異的可怕的預感，以為這座房子有一天會使他碰到什麼意外的可怖的事情。

這樣想着，他走進馬第沙底屋子，看見她正坐在一張靠她底大牀的椅子上。她向他看了一眼，擺着手，用一種聽來像風聲底啾啾那樣高聲的耳語說：

「輕點兒！她睡着了！」

她床上蜷臥着馬夏。

「你對這樣的事以為怎樣？」馬第沙低聲說，張着她那雙大眼，露出一種粗野的表情。「他們已經動手屠殺他們底孩子了，像那天罰的海羅茲似的！屠殺那無辜的人，願他們腳底下的地陷落下去！」

伊利亞聽着她底低訴，站在火爐旁邊，望着那裹着一點兒灰色東西的馬夏底身子，他茫然於這女孩子底命運會成個什麼。

「你知道，他拉着馬夏底頭髮，那惡賊，那酒鬼！他打他底兒子，還又打她，並且威嚇着要把他們趕走。唉！你知道這事嗎？但是她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也許我能爲她找到一個位置。」伊利亞沉思道，記起奧林姆匹亞達正在物色一個丫頭。

「你」馬第沙責備地說，「你在這裏神氣得像是一位紳士。你就像是一棵小橡樹，一個人從你那裏得不到一點蔭蔽，也落不到橡果。你很久就能辦得到這事了。你不可憐這個孩子嗎？」

「等等，別嘮囉！」伊利亞不耐煩地說，覺得他有立刻上奧林姆匹亞達那裏去的必要。

「馬夏多大年紀了？」他問道。

「十五。你看會有多大呢？她十五歲又有什麼關係呢？唉，就說她十二歲也太多了啊，她是這樣嬌弱，這樣瘦小；她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呢，她在無論什麼事情上都一點用處沒有。她爲什麼活着呢？要是她能够一直睡下去等到基督來了就好了。」

伊利亞眼前一陣迷霧，走開了。一點鐘以後，他站在奧林姆匹亞達底住屋門前等着開門。但是很久沒見門開，後來一個不高興的聲音在門後響起來。

「誰在那裏？」

「我。」龍內夫答道，惶惑地，不知道是誰在問他。奧林姆匹亞達底老媽子——一個滿臉麻子的醜婦人——說話聲氣粗暴而嚴峻，並且開門時也是從來沒有一句問話的。

「你找誰？」門後又問道。

「奧林姆匹亞達·但尼羅夫娜在家嗎？」

門突然開了，光亮湧到伊利亞臉上；這年青人退了一步，聚起他底眼神，不能相信他自己底眼。他面前站着一個小老頭兒，手上拿着一盞燈，穿着一件厚實寬大的紅袍子。他底頭差不多完全禿了，只剩下繞着兩耳的一小圈灰髮，而在他底下頰上，一撮短短的參差不齊的灰鬍子在畏縮地顫抖着。他望着伊利亞底臉，他那發着刺人的光芒的眼睛輕蔑地閃着，同時他那一撮豎立的短毛掩蓋着的上唇動着，燈在他那瘦黑的手裏發抖。

「你是誰？唔，進來，進來，唔，他說，『你是什麼人？』」

伊利亞猜想誰正站在他底面前。他覺得血液湧到他臉上，一種憤怒的羞恥在他心裏燃燒着。原來這就是跟他分享那乾淨強壯的女人底溫存的人。

「我是一個小販！」他用沉重的聲說，跨過門檻。

那老頭子用他底左眼瞥了他一下，微笑起來。他底眼皮是紅的，沒有一根睫毛；他底嘴裏伸出

「排尖銳的黃牙。」

「一個了不起的小販嗎！哈哈！什麼小販呢？」老頭子問着，把燈移近伊利亞，狡猾地含着笑。

「賣雜貨的。我賣香水，帶子，各種雜貨。」伊利亞低着頭說，一臉通紅，感到昏眩。

「哦，哦，哦——帶子跟裝飾品——是的，是的，是的——帶子和香水——可愛的玩意兒。唔，你來有什麼事？小販。」

「我要見奧林姆匹亞達·但尼羅夫娜。」

「阿，阿，阿她嗎？好的，好的。但是你爲什麼要見她呢？」

「我是來要賬的，」伊利亞掙了一把勁說道。

他對這老頭子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懼，又恨他。在他那平靜的高聲裏，在他那輕蔑的眼光裏，有樣什麼恥辱的卑賤的東西刺入伊利亞心裏。

「錢嗎？一筆小賬嗎？好的！」

老頭子忽然把燈從伊利亞臉上移開，頂起脚尖，把他那鬆弛的臉靠近伊利亞底臉，帶着惡意

的微笑問道：

「你底賬單呢？給我那賬單。」

「什麼賬單？」伊利亞問道，充滿了恐怖，向後退一步。

「從你老閻那裏拿來的，一張給奧林姆匹亞達的賬單。你有的，你沒有嗎？把那賬單給我！我會把它交給她。呃，呃，快點！」老頭子不住向伊利亞逼近，那一個卻退到門邊，嘴裏因恐怖而發乾。

「我沒有什麼賬單，」他失望地大聲說，覺得就會發生什麼完全不能置信的事。但正在這時，卻出現了奧林姆匹亞達底高大而優美的身影。她從老頭子底頭上沉靜地，一點不帶惶窘地看了伊利亞一眼，再用平靜的聲音問道：

「什麼事呀，瓦西里·加夫利羅維奇？」

「一個小販來了。你該她一點錢，你向他買過帶子沒給錢，是嗎？哈哈！現在他來了，這就是他！」老頭子因為不放心這女人，細心察看過了她底臉，又轉過來看伊利亞。她以高貴的動作，用右手把他拉在一邊，用這同一隻手放到長袍袋子裏，嚴厲地對伊利亞說：

「你爲什麼不在旁的時候來？」

「是呀！」老頭子尖聲叫道，「這樣一個傻瓜！用不着你的時候你來了。呃！驢子！」

伊利亞站在那裏像是變成了石頭人。

「別叫，瓦西里·加夫里羅奇！這算什麼樣子。」奧林姆匹亞達說，接着轉向伊利亞問道：

「我欠你多少？三盧布四十戈比克嗎？給你。」

「付清了！」老頭子又叫道，「我來，我自己來關門——我要自己關！」

他把他底長袍子拉緊，包在他身上，接着把門開開對伊利亞叫道：「去吧！」

伊利亞站在那關上了的門前，站在霜地裏，兩眼茫然望着那門，弄不清這到底是一個夢還是他真的看見這一切的事情。他一手拿着帽子，另一隻手緊緊攢住奧林姆匹亞達給他的錢。他像這樣站着，一直等到他感到霜在他頭上成了一個冰圈，他底腳開始凍得發痛。於是他戴上帽子，把那些錢擲進他口袋裏，手也跟着放在大衣袋裏，把身子縮了縮來，低垂着頭，慢慢地走上街去，好像有許多沉重的子彈在他腦袋裏滾着，碰擊着他底腦門子，而在他胸前，他底心感到冰冷。那老頭子底

黑影帶着他那黃色的腦袋在寒光之中，在他底面前浮動，那老頭子底臉正在勝利地，惡意地，狡猾地微笑。

一五

跟那老頭子會面底第二天，伊利亞在大街上緩緩地沉默地走着。他不吆喚他底貨色底名字，只是沉鬱地看着他底貨箱，他心裏仍然梗着那沉重陰鬱的感情。他不住地對他自己描想那老頭子底陰惡的眼光，奧林博匹亞達那沉靜的藍眼睛和昨天她給他錢時那隻手。冰冷的空氣中飄着銳利的小雪花，撲刺在伊利亞底臉上。

他剛走過一家小店，就畏縮地躲在一處禮拜堂和商人盧可芬底大廈之間的壁龕裏。那家店底門上懸着一塊發鏽的舊招牌：「波盧尼克朵夫銀錢兌換所，收買古舊金銀神像飾物，珍品和古幣。」當伊利亞往那家店門口一瞥時，好像那玻璃背後正站着那老頭子，在那裏陰險地微笑，並且

用他那小腦袋向他點頭。龍內夫感到一種不可制止的願望想走進那店，再靠近一點去看看那老頭子。他馬上找着一個藉口：像旁的小販一樣，他把落到手裏來的古幣留起來，等積到一個數目，就賈給錢店裏的人，這樣，用值一盧布的古幣可以得到一盧布又二十戈比克。這時他口袋裏已有好幾個古幣。

他走回來，勇敢地把那門打開，把自己連帶貨箱一齊擠了進去，接着把他底帽子取下，招呼那老頭子。

「您好。」

那老頭坐在那狹小的櫃臺後面，正在拆一個神像上的飾物，用一把小剪子把釘子摘取下來。他非常專心於他底工作。抬頭向這年青人看了一下，他重新埋頭在他底工作上，冷冷地說：

「謝謝你。什麼事？」

「你曾經見過我嗎？」伊利亞問道。

老頭子又擰頭向他看看。

「也許見過。但是你有什麼事？」

「您要古幣嗎？」

「拿出來看看。」

伊利亞把他底貨箱推到背後去，伸手到他底衣袋裏取他底錢包。當這時，他底心一方面因對這老頭子的憎恨和恐懼，一方面又因為想把東西快點拿出而戰抖着，他底手就怎麼也摸不到那口袋，只在他底大衣底襟裏面摸索着，一方面盯着那小禿頭，他底背上打了一個寒噤。

「呃，你能馬上拿出來嗎？」

「馬上！」伊利亞掙了一把勁，很快地答道。

最後他把他底錢袋拿出來了；他走近櫃臺，把他底古幣倒在那上面。

那老頭子看着他。

「就是這些嗎？」

於是他那黃瘦的手指捻起那些銀幣，他開始檢看那些錢，低聲說：

「加德林，恩，加德林，保羅，一樣的，多一個十字，三十二——唔，唔——鬼纔曉得這是些什麼錢！這個——我不要這一個，這個完全磨平了。」

「但是你看大小就可以知道這是二十五戈比克的銀幣。」伊利亞嚴厲地說。

「當作一個十五戈比克的，我纔要它。」

老頭子把那銀幣拋在一旁，隨即打開櫃臺裏的抽屜，在那裏面搜尋起來。

一股怒氣，硬得像鐵似的，把伊利亞抓住；他輪開他底膀子，他底堅實的拳頭，在那老頭子底腦門上給了一下。這位錢店老闆倒在牆上，把他底腦袋着實碰了一下但是立刻他又起來了，把他底身子投向櫃臺，用雙手抓住它，向伊利亞伸出他那瘦頸子。龍內夫看見他底眼在他那小黑臉上閃光，他底嘴唇動着，一方面聽見他粗啞的大聲的低語：

「這是在吃醋，這是在吃醋——」

「啊！你這流氓，」伊利亞很快地說道，帶着厭惡把那老頭子底頸子抓着。他扼住那頸子撼動起來，同時那老頭把他底手撐在伊利亞胸前喘着氣。他底眼睛突了出來，轉成紅色，從那裏流出眼

淚；他底舌頭從他那張黑嘴裏伸了出來，抽動着，像是在譏笑這凶手。溫暖的唾液逆流在伊利亞手上，同時，在這老頭子底喉嚨裏，什麼東西在輅轉地，呼嘯地響着。冰冷的彎曲着的指頭像是要扼住伊利亞底頸子，他咬緊牙關，把頭向後一揚，不住地搖撼這老頭子底身子，並且把他提在空中。在這時候，就是有什麼人從伊利亞身後來襲擊他，他也一定不會放下他掌握之中那老頭子底咽喉。他心裏帶着一種灼熱的憎恨和恐懼，他看見波盧厄克朵夫底模糊的眼睛愈來愈大起來，就愈來愈使勁緊扼住。等到那老頭子底身體變得更重時，伊利亞心裏那重塊也覺得鎔化了。最後他把那錢店老闆從身旁推開，於是這老頭子就軟綿綿地癱倒在櫃臺那邊。這時龍內夫向周圍看了一下：空洞的街道上一切都寂靜，正在下着一陣大雪。伊利亞脚下的地板上躺着兩塊肥皂，一個錢包和一捲棉紗。他想起這些東西是從他底貨箱裏掉下來的，就拾起來放回它們原來的地方去，回頭再靠在櫃臺上看那老頭子。他縮做一團躺在櫃臺和牆壁之間他底頭掛在胸前，只看得見那發亮的外形。伊利亞底眼睛落在櫃臺裏向那開着的抽屜上——金銀錢幣，鈔票底包札把他底眼睛抓住了。他歡喜得發抖，慌忙先抓起一包，接着一包又一包，把它們藏在襯衫裏，四面望了一望，心裏滿是恐

權。

三 人

二六六

他從容不迫地走出，來到街上；在離開這小店三步遠的地方站住，細心把他底貨物用油布掩蓋起來，接着又往前走，在那從不可見的高空落下的濃重的雪花底團塊之中穿過。他底周圍和他底心裏都存在着一個冰冷的濃重的陰晦。他睜大他底眼睛，想透視那陰晦。忽然他底眼睛覺得可厭地疼痛，他用右手的指頭摸着它們，恐怖地站住，好像他底雙腳陡然一下子給凍結在地面上了。他以為他底眼睛已經像那老波盧厄克朵夫一樣，從他頭上突出來了，並且它們將老是像這樣保留着，痛苦地凸出，永遠不能再閉上，而無論誰都可以在他眼睛裏讀到他底罪狀。這雙眼睛像是死了。用手指摸摸那上面的瞳仁，他覺得到裏面有一種疼痛，卻不能放下他底眼皮，於是他底呼吸因恐怖而短促起來。最後他想法子閉上他底眼，陡然一下子，黑暗包圍了他，他在那裏面快活着，站立不動，深深地呼吸着，什麼都看不見。什麼人撞他一下。他趕緊四下張望：一個大個子披着一件短毛的一口鐘從他身旁走過。伊利亞目送他，一直到他在那濃密的雪陣裏消失了。於是馬上戴上他底帽子，龍內夫在人行道上向前走去，眼中覺得疼痛，頭腦覺得沉重。他底肩膀發抖，不自覺地握着拳，

同時一種倔強的粗莽的感情在他心裏昇起，趕走了他底恐懼。

他走到路口時，看見警察底灰色的身影，於是無關心地，緩緩地一直向他走去。走着時他底心往下直沉。

「多麼大的雪啊！」伊利亞走近那警察，不動地看着他說道。

「是的，正下着呢！謝謝上帝，暖和一點就好。」那警察帶着愉快的感情答道。他底臉大而紅，臉上有許多毛。

「現在什麼時候了？」伊利亞問道。

「讓我們來看一下！」那警察把袖子上的雪抖掉，伸手到他底大衣裏。龍內夫站在這人面前，經驗着一種恐懼與快樂交相混雜着的感情。他突然奇異地，不自然地放聲大笑。

「你笑什麼？」那警察問道，一面用手指把錶蓋按開。

「你身上蓋着多少雪啊！」伊利亞叫道。

「我想就是這會兒下來的。現在過一點半了，半點還過五分。雪會把我埋起來的，老弟，你現

在可以到飲食店，到暖和地方去，我可非得筆直地在這裏站到六點不可。看看，你底貨箱夠有多少雪。」那警察嘆了一聲，啲啵一聲把他底錶閣上。

「對了，我正要到一家飲食店去呢。」伊利亞勉強微笑，加上說，「那兒，就到那家去。」

「好，別着急。」

飲食店裏，伊利亞在一個窗子旁邊坐下。從這窗口，他知道他可以看見那禮拜堂，再過去就是波盧厄克朵夫底店房。但是現在什麼東西都躲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霧裏。他呆望着雪花從窗口飛過，再落到地面，給萬物蓋上一床厚被。他底心跳得很快，但堅持而平易。他坐着，他腦子裏空空洞洞地等着那接着就要發生的事。時間慢慢地向前爬着，當僮倌給他送茶來時，他禁不住他自己問道。

「外面街上怎麼樣了？不很壞嗎？」

「更暖 and 點了，更暖 and 多了！」那僮倌匆匆地回答完就跑開了。於是伊利亞等在那裏，覺得他自己非常疲倦，正在沉入半睡眠狀態中。他自己另外又倒了一杯茶，卻不去喝，坐着不動。接着他忽然覺得燥熱，他動手把大衣領子放下來，用手指摸着下頰，打了一個寒噤；他以爲這手指不是他而

是別人底冰冷的帶着敵意的手指。

把他底手拿到眼前，他開始細心察看他底手指——它們是乾乾淨淨的，但是龍內夫心想最好還是用肥皂洗一洗。

「波盧厄克桑夫被殺了！」忽然什麼人叫道。伊利亞從他椅子上跳起，好像他被這喊聲叫喚了似的；但是整個飲食店陷入一個大騷動之中；每人都向門口擠去，走出時把他底帽子戴上。他在碟子上擲下一個十戈比克的銀幣，在肩上揸上貨箱底揸帶，匆匆地跟隨着別人。

靠近那錢店，一堆人衆聚集着，警察來回忙亂，心神不定地喊叫，那裏面就有跟伊利亞講過話的那個鬍子。他正站在門口不讓任何人走進那店，用怕人的眼光對無論什麼人看着，不住地摸着他那比右頰更紅的左頰。伊利亞當着他底面站着，聽那羣人在談論。他身邊站着一個黑鬍子的紳士，帶着一張嚴肅的臉，正在皺着眉聽一個穿狸毛紋一口鐘的老頭子底熱切的述敘。

「那孩子以爲他是昏過去了，就馬上跑到彼得·斯特芬諾維奇那裏，請他來看病，說是他底老闆病了。好，他馬上就跑來，一看，知道他是死了。真是有鬼不，你想，好大的膽子！在白天的中午，在這

樣熱鬧的一條街上嚇，我從沒見過！」

那黑鬍子商人大聲地咳嗽，接着用一種粗厲的聲說：

「這裏面有上帝底手。這就是說，主不接受他底懺悔。」

龍內夫上前走一步，想再在那商人底臉上看一下，就用他底貨箱推他。

「喂！」那商人叫道，用他底肘子把伊利亞推向一旁，嚴厲地凝視着他底臉。

「你在後面做什麼？」

接着又轉向那老頭子。

「聖經上說：你頭上底一根頭髮落下，都沒有不是上帝底意旨的。」

「這話是無可否認的，」那老頭子點頭同意，接着又映映眼，小聲加上說，「無論誰都知道上帝給惡人身上加上一個記號。主啊！饒恕我！講這樣的話是作孽的，但是要想閉上人底嘴是萬難啊！」

「還要記住我底話，」那嚴厲的商人繼續說，「犯這樁罪過的人是永不會發現的，你們將來

會曉得」

龍內夫微笑着。聽着這談話他感到一種力量與勇氣在他胸中湧出來，那是可怕的，然而又是愉快的，並且如果誰在這時間他：

「你是扼死他的嗎？」好像他就會無畏地堅決地答道：

「是我幹的。」

他胸中藏着同樣的感情，從人羣裏擠過，站在那警察身旁。那警察看他一眼，在他肩上怒推一下，叫道：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這裏有你什麼事，呢？滾開！」

伊利亞立脚不住，倒在一個人身上；他又被推了一下，一個聲音叫道：

「在他頸子上揍他！」

於是龍內夫走出人羣，在那禮拜堂底階沿上坐下，肚子裏暗笑這些人。從那脚步在雪中雜踏的嗚嗚之聲，從人聲底低遠的哄鳴中，他斷斷續續地聽到一句兩句：

「我一定要在我站崗時來搗這個亂子，這混蛋！」

「他是城裏第一個做貼現生意的人。」

「啊，啊！」

「雪正下着，店又在壁竄裏，我什麼都看不見。」

「他毫無憐恤地盤剝別人。」

「但怎麼說他總是一個人，我覺得可憐。」

「當然，他是可以可憐的。」

「什麼人都是又饑餓，又貪心不足。」

「看他底老婆來了。」

「啊，啊！」

「啊！這可憐的女人！」一個襤褸的農人高聲嘆道。龍內夫站起身來，看見一個矮胖的中年婦人，穿着一件大衣，帶着披肩，困難地從一輛帶有鹿皮頂蓋的寬大雪車上下來，一個巡長和另外一

個帶着紅鬚的人扶着她底膀子支持她。

「哦！親愛的！親愛的！」她發出那驚嚇和發抖的聲音。

伊利亞看着這老婦人，想到奧林姆匹亞達。

「他有兒子嗎？」什麼人低聲問道。

「在莫斯科，他們說。」

「我想他正等着這樣的事。」

「當然。」

龍內夫聽着這些意見，他底心在裏面收縮着。他聽到沒有一個人同情波盧厄克朶夫是愜意的，但是同時，除那黑鬚商人以外，所有這些人在他看來都好像是糊塗的，甚至是可厭的。那商人還有一些嚴正，真實，至於其他的人卻像是樹林子裏的殘幹，站在那裏用惡意的口氣說着居心不良的話。

一六

伊利亞一直等到那錢店老闆底瘦小的屍身從店裏搬走了纔回家來，冷得發殭，非常疲倦，但卻鎮靜。在家裏，他把門鎖上，數那些錢鈔；在兩捲鈔票中有五百盧布，在第三捲裏有八百五十盧布；另外還有一捲息單，他沒數它們就把所有的錢包在一張紙裏，肘子撐在桌子上，開始想一個能夠收藏這些東西的地方。

想過以後，他覺得頭腦有千斤重量，渴望着睡眠。他決定把錢藏在頂樓上，於是馬上走去，公開地在手上拿着那紙包子。在過道裏，他走到夾可布面前。

「啊！你早已經回來了。」夾可布說。

三 人

「是的，我回來了。」

「你臉上多難看呀！難看你覺得不舒服嗎？」

「不——不十分難過。」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這個嗎？」伊利亞說着看那錢，因為害怕敗露了自己，嚇得抖了一下；他把那紙包在空中搖着，匆匆說，「這是帶子——沒有什麼——零碎東西。」

「你來喝茶嗎？」夾可布問道，

「我嗎？好的，我一會兒就來。」

他腳步踉蹌地穿過那過道，他底頭又暈又重，像是一個醉人底頭腦。走上向頂樓去的樓梯時，他很輕地舉着步，害怕弄出聲響，又怕遇見什麼人。當他在靠近烟囪的磚泥裏埋藏那錢鈔時，他忽然想像着什麼人正躲在頂樓底角落裏，在黑暗地裏守着。他想向那個方向擲一塊磚過去，但是馬上又清醒過來了，就悄悄地跑了下來。他不再感到恐懼了，他好像跟那錢一起，連恐懼也已經藏

到頂樓上去了。但是他非常困憾。

「我爲什麼要扼死他呢？」他問他自己。

當他走進地窖時，那正在火爐旁忙着的馬夏快活地叫着歡迎他：

「啊！今天你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早呀？」

「下雪，」他答道；但是立刻氣沖沖地叫道：

「早嗎？我是跟平常一樣早晚回來的，這正是我底時候。够多麼蠢！你不看見天已經這樣黑了嗎？」

「這裏就是中午也是黑的。你嚷什麼？」

「我嚷是因爲你就像一個偵探似的盤問：你爲什麼這樣早？你到什麼地方去來？你拿着什麼東西？喂，這些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馬夏凝視着他，譴責地說：

「啊，親愛的伊利亞，你變得多麼橫蠻了啊！」

「喂！滾你底蛋吧！」龍內夫罵着，一面在桌旁坐下。馬夏憤憤地嗤了一聲，掉轉背向他，開始向茶次底煙囪管裏面吹噓。她又瘦弱，又矮小，時時晃着她底鬆髮，蹙起眼來避開那煙灰。她底臉是瘦小的；眼旁的黑圈使她底一雙眼睛顯得更明澈；在她身上，有樣什麼東西使她和那生長在一座花園僻隅的亂草叢中的花兒相彷彿。伊利亞看着他，想道：這個女孩子獨自一人住在一個洞窟裏，像一個成人似的工作着，沒有歡樂，並且他這一生也難得有點兒歡樂，卻不得不生活下去，關在這污穢的地方；而他——如果他願意——卻可以照他所曾希望的，在平和與清潔之中度一段頗長的時間。想到這些，他感到一種快感，但同時對馬夏又發生一種內疚的感情。他用一種輕微而和愛的聲音叫她道：

「馬夏！」

「唔，做什麼——恨我嗎？」她答道。

「你知道嗎——我是——一個壞人，」龍內夫說，他底聲音破裂了，同時他心裏一個問題在鼓着翅膀，像一個籠子裏的鳥兒：「我告不告訴她呢？」

她站直了身子，帶着微笑看着他。

「沒有人打你了，就是這個道理，你這蠢東西！」

「不，等一下！」伊利亞叫道。

「沒有什麼可等的，」馬夏說，接着很快地來到他面前，向他急促地懇求道：

「聽着，伊魯夏，親愛的！去請你叔叔帶我跟他一道去吧，喔？一定去要求啊！我願對你鞠躬到地，真的，我鞠躬了。」

「上哪兒去？」伊利亞聲音懶懶地問道。他正在想他自己底事，不明白她底話。

「跟他一塊兒，親愛的！一定去要求啊！」

她站在他面前，把兩手合在一起，好像他是一尊聖像似的，同時眼淚聚積在她眼睛裏。

「那够多麼好，」那女孩子嘆了一聲說道，「在春天，走過田野，穿過森林。我將只是向前走，走。我把這事想了一整天，我在夢中看見自己向前走着走着。親愛的！那對我夠多麼好啊！他會聽從你的——跟他說，他必得帶我去。我不會吃他底麵包，我會求乞。別人會給我——我還小。伊魯夏，你願

意的話我願吻你底手。」

接着，突然她抓住他底手，灣身上去吻伊利亞推開這女孩子，很快地從他底座椅上跳起。

「傻子」他叫道，「你怎能？我——扼死了一個人。」

他對他自己底話吃了一驚，趕快加上：

「也許——也許我用我底手幹過這樣的事，而你却來吻它。」

「這沒有關係，」馬夏說，向他逼近，「我願意吻它——這有什麼希奇呢？培諸哈比你還壞，但是我吻他伸給我的手底每一部份——我覺得討厭，但是他命令我——「吻它，」他說。接着滿身摸我，並且捏我——那不要臉的畜生。」

不知道是因他已講出了那可怕的話了呢，還是因為他底秘密仍然是個秘密，伊利亞突然覺得心地輕鬆，快活起來了。微笑着，他帶着和藹的低聲對這女孩子說：

「好的，我替你辦到。上有天，我一定做到。你將在這次起程進香。我甚至還要爲你這回出門給你一點錢，並且叫我叔叔也給你一點。」

「親愛的」馬夏叫道，跳起來，用兩手環抱着他底頸子。

「放開我等等，」龍內夫嚴峻地說，「我已經告訴你了——你可以去爲我祈禱祈禱，馬緒

卡。」

「不爲你祈禱還爲誰呢？天哪。」

夾可布在門口出現，詫異地問馬夏。

「你在這裏鬼叫什麼？人家在院子裏就能聽見你了。」

「耶夏」那女孩子叫道，歇狂地，喘着氣，開始告訴夾可布：

「我要走了，再見了。剛纔他已經答應我去要求駝背了，他會去請求他。」

一面馬夏笑着。

「你想你能得到他底同意嗎？」夾可布問他底朋友道，多慮地

「爲什麼不呢？她不會礙他底事。加上這事於她有好處。看她像個什麼樣子；她與其說是像人，

不如說是像老鼠呢。」

「正是，」夾可布說，沉默了一會兒，吹起口哨來。

「怎麼了？」伊利亞問道。

「我完了。我要完全一個人過日子了——孤獨地，像天上的月亮。」

「僱一個奶媽吧。」伊利亞譏笑地勸他道。

「我會喝『伏打卡』。」夾可布說，一面搖着頭。

馬夏看着他，接着垂下她底頭，走到門邊。從那裏傳來她底悲哀而帶譴責的聲音：

「你多麼懦弱啊，夾可布！」

「那麼你是強硬的。你走，丟下別人。鬼沒有你我不感到孤獨嗎？」

他陰沉地對着伊利亞在桌旁坐下，說：

「要是我悄悄地跟鐵冷斯一道走，看會怎樣呢呢？」

「去，我一定去。」

「唉！但是我父親會叫警察追我底蹤。」

一切寂靜。接着夾可布假裝快樂地說：

「兄弟，醉酒是好的。一個人什麼都不明白，什麼都不想是快活的。」

馬夏把「茶炊」放在桌上，搖頭道：

「啊，你這不害羞的傢伙。」

「呃，住嘴！」夾可布忿怒地叫道，「你父親活着跟沒活着一樣：他礙着你過活嗎？」

「哦！我底生活太好了！」馬夏答道，「我要是能夠，我跑了時我就永不回頭望這樣的生活」
下。」

「無論那個底生活都是壞的。」伊利亞平靜地說，又憂思起來。

「要能夠離開一切纔好呢！在靠近森林的河流旁邊的什麼地方坐下來，把生活想一下。」

「離開生活是多麼蠢的方法！」伊利亞輕蔑地說。

夾可布盯着他底臉，帶着一種恐懼說：

「知道嗎？我找着一本書。」

「什麼書？」

「一本古書。皮裝的，樣子像一本讚美詩底本子。那一定是一本異教徒底書我花了七十戈比克從一個韃靼人手上買來的。」

「書名叫什麼？」伊利亞冷淡地問道。他一點都不想說話，但是他感到沉默起來是窘促的，甚至危險的，因此他強迫他自己向他底朋友發問。

「書名毀掉了，」夾可布說，把聲音放低，「但那是關於事物底起源的。那很難讀，並且可怕。那上面寫着：米勒塔斯底泰勒斯頭一個問事物底起源是什麼。他說這是水，說一切都是水，都是從水演變出來的。泰勒斯把上帝名爲「思想」，思想從水裏得出了事物。接着一個無神的第阿哥拉斯：「他想不到任何神，」這就是說，「不信神。」而依比鳩魯斯，他說：「真理是上帝，但是他不給任何人以任何事物，什麼好事都不做，對無論什麼都不關心。」這就是我在這本書裏所了解的。這樣說起來，你可以照你底高興去過活。沒人給你一點點關顧。」

伊利亞從他椅子上站起，嚴肅地皺着眉，截住他朋友慢騰騰的話聲說：

「我要拿起這本書，在你耳朵上給你一個上好的耳光。」

「爲什麼？」夾可布叫道，又驚異，又生氣地。

「這就是說你不許再看它了，傻瓜！寫這本書的也是一個傻瓜！」龍內夫轉過桌子那邊，逼近他那坐着的朋友面前，開始帶着狂熱的憤怒說着，一個一個字像鐵錘似的在夾可布底大頭上敲打。

「上帝是有的。他什麼都看見，什麼都知道。除他以外什麼都沒有！他給我們一個生命當做試驗，而罪惡——就像是一個探子似的，看我們會不會禁絕！如果我們不能的話，一種懲罰就會臨到我們頭上，等着就是了。不要向人們盼望懲罰，要向他，你明白嗎？等着，盼望着吧。」

「住嘴！夾可布叫道，『我底意思不是說那個。』

「那沒關係住嘴！你是那一種審判官呢？」龍內夫叫道，奮激得臉色發白，一種不可解的憤怒忽然抓住了他。你頭上一根頭髮落地都沒有不是由於上帝底意旨的你聽見了嗎？並且要是我犯了罪的話，那也是他底意旨。傻瓜！」

「你瘋了嗎？」夾可布恐懼地靠在牆上。「你犯了什麼罪呢？」

龍內夫在耳朵底嗡嗡中聽見這句話。這話像冷水澆在他身上一樣的。他猜疑地望着夾可布和馬夏，她也被他底興奮和叫喊嚇呆了。

「我不過這樣打一個譬喻。」他聲音發沙地說，隨即在他底老地方坐下。

「你好像不舒服似的。」馬夏怯怯地說。

「並且你底眼睛失神。」夾可布補上說，察看他底臉。

伊利亞不自覺地摸摸他底眼睛。

「沒有什麼，馬上就會好的。」

過了一會，他開始感到不安，感到被他底朋友們共同壓抑着，就謝絕了喝茶，回到他底屋子裏。他剛在床上躺下，鐵冷斯就走了進來。自從這駝背決定了出門去懺悔他底罪過起，一種光輝與幸福的表情就在他底眼中放亮，好像他預感到一種從他底罪過解放出來的快樂的味道。他唇邊掛着一個微笑，悄悄地來到他姪兒床前，照着他那參差不齊的鬍子，聲氣慈和地說：

「我看見你已經回家，我就跟我自己說：我要去跟他談一下。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不長了。」

「你要走了嗎？」伊利亞冷冷地問道。

「一等到天氣暖有一點兒，我就動身。我想在復活節前一個星期到基甫。」

「聽着！把馬夏帶着一起去。」

「跟你在一起好了！」駝背叫道，搖着手。

「聽着！」伊利亞堅決地說。「她在這裏沒事可做，而且她正在這樣的年紀——夾可布，培諸哈，以及種種，你明白嗎？這座房子是每一個人底陷阱，一座該當咒詛的房子！讓她去吧，或許她不會回來了。」

「但是我怎麼能帶她去呢？」鐵冷斯可憐相地說。

「帶她去，帶她去！」伊利亞反覆地說，固執地，「把你那一百盧布給她留着，我不要你底錢。並且她可以爲你祈禱，她底祈禱抵得過許多的祈禱。」

駝背沉思起來，接着重複說：

「抵得許多祈禱，唔是的。你所說的是很對的。那錢我不能動你底，我們應該讓它跟我們說定的一樣。至於馬夏，我得把這事想想。」

接着鐵冷斯底眼睛忽然快樂地放光，他屈身向伊利亞，熱心地低語道：

「喂，老姪，我昨天看見一個什麼人啊！那個有名的彼得·瓦西利奇·李梭夫，那福音書底釋家——你聽見過他嗎？一個不可思議的聰明人呢！那一定是上帝他自己差遣他上我這裏用上帝底慈悲來開導我這個可憐的罪人的靈魂來祛除那邪惡的迷惑的。」

伊利亞躺着不響。他希望他叔叔儘可能早點離開他。眼睛半開半闔地他向窗外望去，劈面他看見那耳屋底黑黝黝的牆壁。

「我們談到罪惡和靈魂底得救，」鐵冷斯熱切地低語道，「他對我說：『正如要磨一把剪刀的鈍口必得要有一塊石頭一樣，人也必得要有一罪惡來激盪他底靈魂，叫它慚愧，叫它到我們那大慈大悲的上帝底腳下去泥首懺悔。』」

伊利亞看了他叔叔一眼，帶着惡意的微笑問道：

「你這福音書底銓釋家是像魔鬼嗎？」

「你怎麼能說這樣的話，」鐵冷斯叫道，從他身旁向後退縮，「他是一個敬神的人。他底聲名比你祖父底遠傳播得更遠呢——哦，老姪！」

接着責怪地搖着他底頭那駝背嘴裏嘖嘖地響起來。

「哦，好的！」伊利亞粗暴地含着敵意說，「他還說什麼沒有呢？」

接着他忽然令人難堪地冷笑起來。他叔叔從他身邊走開，怔住了，問道：

「你怎麼了？」

「沒怎麼他那些話說得真聰明，你那位福音書底銓釋家。那些話正合我底意——啊，這鬼東西！我恰恰也是這樣想！」

他不響了，凝視着他叔叔，隨即轉身向着牆。

「他還說，」鐵冷斯聲音怯怯地又說起來道：「他說：『罪惡給靈魂以懺悔底翅膀，靠這翅膀飛昇到上帝底寶座之前。』」

「你知道你自己就像魔鬼嗎？」伊利亞突然截住他，隨即又輕輕地笑着。

駝背像是一隻鳥兒展翅似的，把他底膀子揮舞了一下，就向後沉落下去，又恐懼又忿怒；但是
龍內夫走到床邊坐下，把他叔叔一推，推向一邊，然後嚴厲地說：

「移開一點！」

鐵冷斯很快地跳起身來，走到屋子中間，搖擺着他底隆肉。他看着他底姪兒。那一位正坐在床上，兩手握住床緣，高聳着兩肩，頭向下低垂。

「但是要是我不願悔改呢？」伊利亞過了一會說，「如果我對我自己說：我不願犯罪，無論什麼事都是必然發生的——一切都在上帝底意旨之中，我有什麼可顧慮的呢？他知道一切，支配一切。要是他用不着我，他就會把我領回去。但是他沒把我領回去，因此我是對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罪惡之中，但有誰悔改呢？——你說怎麼樣？」

「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願基督與你同在！」鐵冷斯悲哀地說，接着嘆氣。

伊利亞微笑着。

「如果你不懂就不要跟我談。」隨後他又躺下，對他叔叔說：

「我覺得不舒服。」

「我料到出了什麼岔兒呢。」

「我想睡一下——走開吧——那麼我就能睡着了。」

當伊利亞獨自一人時，他覺得像有一陣旋風在他頭腦裏怒號。以前這幾小時的事，彷彿在他腦子裏奇異地混雜着；他覺得像是它們融成一股火焰在焚燒着他底腦筋。他覺得好像他病過很長久，並且好像扼死那老頭子的不是在這天而是很久以前的什麼時候。

他閉上眼，睡着不動，同時他耳朵裏重新響着那老頭子底尖聲：

「喂，你馬上拿得出來嗎？」

接着就是那咕嚕咕嚕聲：

「這是在吃醋！——這是在吃醋！——」

那黑鬍子商人底嚴厲的聲音跟馬夏底懇求聲互相混合起來了；夾可布那本異教徒底古書

中那古代底言語跟那福音鈴釋家底說教混雜着。他感到好像他周圍的一切都搖晃，動蕩起來，而他卻正被拉着向下。他並不害怕，只是渴望平靜。他想睡覺，忘記一切的事物。最後他沉入酣睡。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看見那對窗底牆上發光，知道是一個晴明的結凍的日子。他底頭還是昏漲，但他底心卻很平靜。他記起前一天所發生的每一樁事情，聽着他自己心裏在說話，他模糊地感到，對他底行爲，他已經有所決定。半點鐘後，他頸子上挽上他底貨箱，在輝煌着的街道上走着，因爲雪光底射耀，他眯着他底眼睛，沉靜地觀察他碰見的每一個人。當他經過一座禮拜堂時，他就給他自己劃十字。他在那波波底尼克克索夫那關了門的店房隔壁的禮拜堂前面給自己劃了十字，向前走，沒有恐懼，沒有憐憫，也沒有什麼不平靜。吃中飯時，他坐在一家飲食店裏，在報紙上讀着那大膽的錢店老闆底謀殺案。讀到這些話，「警局已採取有效方法偵察犯罪者云」時，他搖頭笑了一下，因爲他有把握知道那犯罪人將永遠偵察不出，除非等到他自己自首。

就是同月底晚上，一個從奧林姆匹亞達那裏來的僕人給伊利亞帶來一張便條，上面寫着：

「九點鐘到庫斯乃斯基街轉角，公共浴室近旁去。」

念完了他感到他底心抖着收縮着，像是受了寒似的。他面前現出他底姘婦底輕蔑的臉色，他耳朵裏響着她那嚴峻而侮慢的句語：

「你爲什麼不在別的時候來呢？」

他看着那張便條，不明白奧林姆匹亞達要他去幹什麼。他覺得怕去弄明白這個，他底心慢慢兒不安地跳起來。九點鐘時，他來到那指定的地點，當他在那些有的成對有的單獨地走着的女人

中間看見了奧林姆匹亞達底高大的身影時，他底爲難更利害起來了。奧林姆匹亞達穿着一件舊大衣，她底頭髮着一條圍巾，因此伊利亞只能看見她底眼睛。他一聲不響地站在她底面前。

「來！」她說，一會兒，又很快地低聲地接着說：

「把你底臉藏在大衣領子裏。」

他們向那浴室底走廊走去，掩藏着他們底臉，好像害羞似的，很快地走進一間單獨的房間裏。奧林姆匹亞達立刻拋開地底圍巾；一看見她那沉靜的，凍得發紅的臉色，伊利亞覺得他底勇氣又恢復了；不過看見她是這樣地平靜，他倒有點不解。這女人在他身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親暱地看
着他底臉說：

「喂，我底親親，我們馬上就要被帶到驗屍官面前了。」

「爲什麼？」伊利亞問道，用手掌揩去溶化在他鬍鬚上的霜水。

「他倒像是一個呆子的樣子！」那女人叫道，沉靜地，一面獰笑着。

後來，她皺着眉毛，認真低聲對伊利亞說：

「你知道一個偵探今天來找我嗎？你說怎樣纔好呢？」

伊利亞看着她，冷冷地說：

「聽着！你跟你偵探的事，跟我有屁的關係。筆直說吧——你爲什麼把我叫到這裏來，像這樣戰戰兢兢地？」

奧林姆匹亞達盯着他底臉看着，隨即輕蔑地笑着說：

「哦！原來如此——得罪了你！是不是？好，我現在也顧不到這些。聽着：當你被傳到驗屍官面前，他問起你什麼時候跟我認識的，是不是常時看到我的時候，你就詳細告訴他從前經過的那些情節：說實話，你聽見嗎？」

「唔，我聽見了。」伊利亞說。

「且住！要是問到關於那老頭子事情時——你就說從來沒見過他。從來沒有。你對他什麼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被任何人養着的，你明白嗎？」

那女人嚴重而忿怒地看着伊利亞；而他卻感到什麼東西像燃燒般熱烈，但很愉快。他底心在

跳。他以爲奧林姆匹亞達怕他；他想給她一點苦吃，於是把他底眼睛攢聚着，盯着她底臉，他一句話不說卻微笑起來。奧林姆匹亞達臉發抖，轉成蒼白；她從他身邊退開，低聲問道：

「怎麼了？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伊利亞，伊利亞？」

「告訴我，」他笑嘻嘻地說，「我爲什麼要撒謊？我在你家裏看見那老頭子，你知道我看見過他！」

接着倚在那花網石面的桌子上，他慢慢地，平靜地，但忽又帶着那突然抓住了他的悲哀與忿怒，繼續說：

「我那時看見他就對我自己說：原來是這個人，他礙着我底路，他妨害我底生命。要是我沒把他扼死，那麼——」

「你瞎說！」奧林姆匹亞達高聲說，「用她底掌心拍着桌子。你瞎說！他並不礙你底事。」

「那麼怎麼樣呢？」伊利亞厲聲問道。

「他並沒礙你底事。如果你老早願意的話，他可以不到這裏來的。我沒暗示過你，我沒跟你說

過，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我願意就可以把他支開嗎？你不言語，只是笑笑。你從沒真心愛過我。你，由於你自己底意思，把我來跟他平分——不要臉的東西！

「住嘴！不要響！」伊利亞說。他從沙發上站起身來，隨即又坐了下去，感到這女人好像用她底責備重重地給了他一擊。

「我不高興不響，」她大聲說，「年青而強壯的，並且被我愛着，你會爲我做了些什麼呢？你說過：『好的，奧林姆匹亞，挑選吧，他，或是我。』嗎？你說過這話嗎？沒有。你完全跟旁人一樣。」

伊利亞氣得發抖，這屋子在他眼前變得黑暗了，他攢緊他底拳頭站了起來。

「慢着。你怎能這樣？」

「啊？你想揍我。揍你的吧。」那女人預示不祥地說，眼睛閃着亮光，露着牙。「好的，給我一拳，好叫我打開門聲張起來，說就是你，因爲我的緣故弄死他的——好，揍我吧！」

伊利亞起先嚇住了；但是這恐懼只刺了他底心一下就消失了。他感到呼吸困難，好像有一些看不見的手扼住他底喉嚨似的。

他重新在沙發上坐下來，沉默了一會兒，他開始格格地苦笑。他看見奧林姆匹亞達正在咬着她底嘴唇，好像在那充滿了蒸氣的木頭和肥皂底溫暖的氣息的髒屋子裏尋找什麼似的。她在靠門那張沙發上坐下，低垂着頭說：

「笑你的吧，笑你的吧，惡鬼！」

「我要笑。」

「當我看見你時，我對我自己說：是他，他會幫助我的。」

「李柏。」伊利亞低聲說。

她沒回答，坐着不動。

「李柏，」龍內夫重說道，帶着一種像是正從一個懸崖上跌下來的心境，慢慢地說：

「但扼死那老頭子的就是我啊！真的，就是我！」

她震顫了一下，隨即抬起頭，張大眼睛瞪着他。她底嘴唇發抖，她像是梗住了似的困難地說：

「傻子，你嚇昏了。」

伊利亞看見她倒真被他底話嚇昏了，並且還有點不相信。他站了起來，走到她面前，在她身旁坐下，失望地微笑着。她突然抱住他底頭，向她自己底胸前緊偎着，吻着他底頭髮，用一種粗嘎的低語說：

「伊魯緒卡，伊魯緒卡！你爲什麼要誤會我？我正高興他被扼死了呢，那條老蛇！」

「那是我幹的，」伊利亞點頭說。

「別響！」那女人擔心地叫道，「我高興他給扼死了，我盼望他們都這樣！所有那些動過我的，你是唯一有價值的人，我這一生遇見的第一個人，我親愛的。」

她底話一點一點地把伊利亞更向她拉近，他把臉緊擠在那女人底胸前，雖然這要使他呼吸困難，也不能把他自己拉開。他感覺到她是他所有的唯一的朋友，並且覺得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她。

「當你生氣地看着我時，你這純潔無瑕，鮮美強壯像一棵橡樹的人啊，我感到我底可恥的生活，就愛你了。我愛你是爲了你純潔的高貴。」

大顆的眼淚落在伊利亞底臉上，一感覺到這些眼淚，他自己也就平靜而溫和地哭起來。

她把他底頭從她胸前推開，隨即吻着他底淚濕的眼睛，面頰和嘴唇，說：

「我知道你並不看輕我底美貌，但是你不_用你底心來愛我，反而作踐我，你不能饒恕我底生活——和那老頭子。」

「別提起他吧。」伊利亞說。他用從她頭上除下來底圍巾揩着他底臉，很平靜地站起來。

「要發生的事總會發生的。」他堅決而平靜地說，「如果上帝要懲罰一個人，隨便什麼地方他都會找到他的。謝謝你底話，李帕。你底話是真的，我在你面前是慚愧的。我從前以為你——是不同的一——但你是不錯的。是我該死。」

他底聲音變了調，他底嘴唇顫抖，他底眼睛充血。他慢慢地用他一隻發抖的手順理他蓬亂的頭髮，接着忽然他揮着他底膀子，悲聲道：

「一切都是我的不是。哈哦，惡鬼！」

奧林姆匹亞達捉住他底手，他墮在她身旁的沙發上說：

「你明白我扼死了他嗎？我。你相信我嗎？那是我。」

「別這樣大聲，」奧林姆匹亞達恐怖地小聲說，「你在想什麼啊？」

她用膀子緊抱住他，那雙害怕失了神的眼睛看着他底臉。

「不。那是意外地發生的；上帝知道一切。我並不想那樣。我想去再看看他那張醜臉，於是我走進他底店。我什麼都沒想。於是突然間魔鬼把我推向前去，而上帝不加阻止。我真悔拿那錢。我不應該拿——咳！」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輕鬆底長氣，感到他心裏放下了一個沉重的擔子。那女人被他底故事嚇呆了，戰抖着，更把他向她自己偎近點，低聲斷續地，不接氣地囁嚅着：

「你幸虧拿走了那錢。這樣就成了搶案，不然他們會想到這是姦殺，那麼——」

「我不懊悔，」伊利亞沉思地說，「我不願悔。讓上帝來懲罰我吧。人們不能審判。他們怎麼能做審判者呢？我不知道任何沒有罪的人。我沒遇見一個，我還要等待。」

「主啊！」奧林姆匹亞達嘆了一聲說，「這是怎麼回事？往後不知還要有什麼來啊？親愛的，我

什麼都不行了——不能說，也不能想。我們應該離開這裏，時候到了。」

她站起來，踉蹌地像是已經醉了。但是把圍巾一裹好之後，她忽然非常平靜地說：

「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會毀了嗎？」

伊利亞否定地搖頭。

「那麼——你將告訴驗屍官一切，是怎麼就怎麼地——這就是說不要全說，但——」

「好的。你以為我不知道怎麼處理我自己嗎？你以為我爲了那老頭子和那兩千盧布就會上

西伯利亞去嗎？纔不呢，在這件事上我還沒說我最後的話呢。你明白嗎？」

他激動得一臉通紅，他底眼睛閃灼着。那女人屈身向他低聲問道：

「只有兩千嗎？」

「兩千多一點，碰鬼！」

「可憐的傢伙，就這一點事你都沒有做好。」那女人悲哀地說，眼中含着淚水。

「哦！親愛的。你以為我爲的是錢嗎？你不懂嗎？不要說了！讓我先走。男人老是先走的。」

「馬上來看我。我們應當不要躲着。馬上來啊！」奧林姆匹亞達煩惱地說。

他們熱烈地長吻着，接着龍內夫就走了。他在街上雇了一輛馬車。當他坐上駛去時，他不住地回頭看有沒有人跟他。他跟奧林姆匹亞達的這席談話安慰了他，並且在他心裏引起對這女人的好感。她沒用話來刺他。當他自白他底謀殺案時，她也沒輕視他，並且不把他推開，反而像是把一半的罪過放在她自己底身上。不過一分鐘以前，當她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她曾經想毀掉他，並且也會這樣做，他從她臉上看得出這些來。想着她，他充滿愛情地微笑着，但是他經驗到一種獸類爲獵人所陷之感。

一八

第二天早上，培諸哈在飲食店裏碰見他，對他底問好給了一個幾乎覺察不出的點頭作爲答禮，奇異地注視着他。鐵冷斯也是一樣，不住地望着他，嘆着氣，不說一句話；但夾可布卻把他叫到馬廐裏，眼睛裏帶着恐懼的神情說：

「昨天晚上一個警官跑來，向我父親盤問關於你的事。這是什麼意思？」

「他問什麼？」伊利亞沉靜地問道。

「各種各樣的事。你怎麼過活的？你喝不喝「伏打卡」——也問起關係到女人的事。他說出一個奧林姆匹亞達和別的什麼名字。你認識她嗎？」夾可布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鬼曉得！」伊利亞說着就走開了。

這天晚上他得到從奧林姆匹亞達來的另一張便條。她寫着：

「我今天被問到關於你的事。我什麼都詳細地說了。那一點都不可怕，非常簡單。別害怕。給你親吻，親愛的。」

他把那便條拋進火裏。非里蒙諾夫底房子裏，飲食店裏，每個人都在談論那謀殺案。伊利亞聽着各種各樣的故事，這些故事供給他一種奇特的快樂。他歡喜到那些對他底偉蹟感到興趣的人中間去詢問他們那些由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詳情細節，自覺到如果他說：

「幹這事的就是我！」就足夠使他們嚇一大跳的那種力量。

有些人讚嘆那凶手底機敏和勇敢，另外一些人惋惜他沒來得及把所有的錢拿走，另外一些人又就心他會被捕。沒有一個人可憐那商人，沒有一個人對他說一句仁慈的話。伊利亞在任何人底言談裏都找不出一點兒對那被害者的憐憫，這事在他心裏引起一種對他們的憤怒，雖然他自己也一點不可憐那商人。他一點沒想到波盧厄克桑夫，只是想到他底重罪和那正等着他的報應。

但這個思想並不使他苦惱；它非常安靜地躺在他心裏，好像變成了他底靈魂底一部。那就像一處因一擊而起的腫傷似的——如果沒有人動它，它是不會疼痛的。他確信時候將要來到，那時懲罰就從上帝那裏降臨了。上帝知道一切，他是不饒恕那犯罪的人的。這接受他底懲罰的鎮靜而堅決的準備，使伊利亞感到跟殺人以前差不多完全一樣的感情。他只是更細心去觀察別人，並且格外注意在他們內心的各種卑劣處；這給他快樂，雖然他並不是有意要想給他自己開脫。

他一天一天陰沉起來，把一切都鬱結在他心裏，帶着他底貨色從早到晚走在街上，坐在飲食店裏，到處觀察着人們，像他以前樣，伸長機警的耳朵，聽取他們底談論。有一天他記起那埋藏在頂樓上的錢，心想他應當把它藏在另外什麼地方，但是立刻他對他自己說：

「那用不着。讓它呆在那裏。要是那個地方被檢查，那東西被發現的話，我就自首。」

但是並沒舉行檢查，並且好久他都沒被傳到驗屍官面前去。最後，在第六天上，他被傳去了。到驗屍官那裏去以前，他穿上乾淨的亞麻布衣裳和他底最好的服飾，把他底靴子打刷得光亮，這纔坐上一部雪車。那車子在那不平的道路上跳着，但是他要想保持着筆直，不動的姿勢，因為他內部

全體都極度緊張着，他感到如果他一不小心，動一下的話，什麼不祥的東西就會降臨在他身上。隨後他從容不迫地走上通到那驗屍官底辦公室的樓梯，他是那樣地謹慎，就像他穿着玻璃衣服似的。

那驗屍官是一位鬚髮的年青人，一個鈎鼻子上架着金絲眼鏡。一看見伊利亞，他就搓着他那白而瘦的巴掌，隨即取下他底眼鏡，用他底手絹兒來揩擦，一面用他那對黑眼睛端詳着伊利亞底臉子。伊利亞默默地向他鞠躬。

「早安！請坐，這裏。」接着他用手一揮，指着靠近一張蒙着紅布的桌子的坐椅。伊利亞坐下了，隨即小心地用他底肘子把一些躺在桌子邊上的紙張推開。那驗屍官覺察到這個，就很有禮貌地把那些紙張移開，隨即在伊利亞對面的桌旁坐下，開始沉默地翻動一本書底頁面，從他底腿毛下向伊利亞警視。這沉默對伊利亞是討厭的；於是迴避開那驗屍官，他轉過頭來開始向這屋子四下裏打量；第一次，他看見了那上等傢具和真正的清潔。牆上都掛着帶鏡框的人像和圖畫；那裏面的一幅，基督給畫成垂着頭，沉思地在斷垣殘壁之間走着，樣子顯得又悲哀又孤獨；在他腳下躺着一

些屍體和斷臂，而在那背景之處昇騰着一陣黑煙——什麼東西在焚燒着。伊利亞看着那幅畫看了很久，想了解其中的意義；他甚至想問了，但正在這時，那驗屍官啪地一聲閣上他底書。伊利亞嚇了一跳，立刻望着他。那驗屍官臉上帶着一種矜持的陰沉的表情，同時他底嘴唇可笑地突了出來，好像他在被什麼事情弄得不高興了似的。

「唔，」他說，在桌子上敲着他底指頭，「伊利亞·耶可夫里奇·龍內夫，我沒弄錯吧？」

「是的。」

「你猜到我爲什麼要把你叫來嗎？」

「不知道，」伊利亞答道，側日向那幅圖畫看了一眼。

屋子裏一切皆肅靜，清潔而美觀，伊利亞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淨潔以及這樣多好看的東西。從那驗屍官傳來一種令人愉快的香氣；這一切，分散了伊利亞底注意，並且使他平靜，雖然也使他感到嫉妒。

「這也是人們生活的一種方式。我猜捕捉強盜和凶手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不知道他底薪

水是多少。」伊利亞暗自想道。

「不知道！」那驗屍官重複道，似乎他很奇怪。「吓！奧林姆匹亞達告訴過你什麼嗎？」

「沒有。我很久沒看見她。」

那驗屍官向後靠在椅子上，又可笑地把他底嘴唇突了出來。

「多少時候了？」

「我不知道——大約——八九天！」

「哦！告訴我，你在她家裏見過老波盧厄克衆夫許多次數嗎？」

「那被人謀害的老頭子嗎？」伊利亞凝視着那驗屍官底眼睛問道。

「是的，是的！就是那個。」

「我一次也沒見過他。」

「沒見過唔——唔？」

「沒見過。」

那驗屍官假裝冒失莽撞，很快地發出他底問題，而當伊利亞從容應對，特別遲緩地回答他時，那官兒就不耐煩地在桌子上敲着他底指頭。

「你早知道波盧厄克朵夫養着奧林姆匹亞當作他底外室這事嗎？」他突然問道，越過他底眼鏡，注視伊利亞底眼睛。

「不知道。」那一個聲音沉重地答道。

「是的，他養着她作為他底外室，」那驗屍官帶着怒聲說，「在我看來，這事是很不好的。」看見伊利亞不想回答什麼，他又加上這一句。

「當然，這裏面是不會有好事的！」伊利亞低聲道。

「我不對嗎？」

但是伊利亞又不作答。

「這就是說你認識她在她跟波盧厄克朵夫結識以前嗎？」

「你這一匹機靈的狗！」伊利亞心想，接着鎮靜地答道：

「我怎麼知道呢？既然我一點不知道那死者養她作為外室的事。」

那驗屍官束起他底嘴唇，吹着口哨，一面動手查閱一張紙。龍內夫重新開始向那幅畫看着，覺得他在那裏面所感到的興趣，幫助他鎮靜下來。一個小孩子底快樂而尖脆的笑聲，從什麼地方傳到他耳朵裏，接着一個女人底嗓子，快樂地，充滿愛情地，慢慢地唱道：

「宋酋卡，寶貝！心肝呀，親親！」

「這幅板畫似乎對你很有興趣？」驗屍官底聲音響道。

「基督在往哪兒走？」伊利亞低聲問。

那驗屍官用一種陰沉的失望的眼色注視着他底臉，沉默了一會兒，接着說：

「啊，你看，他降生到世上來，來看人們已經實踐他底教訓到什麼程度了。他正在一處戰場上走着，看見人們在他周圍都躺着死了，房屋成了灰燼，焚燒和掠奪。」

「但是他從天上看見這一切嗎？」

「唔——唔。這叫做一幅寓意畫——那是畫來使你心裏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的。呢——呢，

指示給你實在的生活跟基督底教訓的不同之處。但是我還要問你幾個問題。」

伊利亞從那幅畫回過頭來，開始看着那驗屍官底臉。這位官兒重新滔滔不絕地傾出一大堆瑣碎的，不關重要的問題，像秋天的蒼蠅似的麻煩着伊利亞。他對這些問題討厭起來，因為它們分散他底注意力，並且因為他底警戒之念，被它們底空空洞洞的單調弄麻木了。他對那驗屍官惱怒起來，明白他是故意在使他疲倦。

「你能告訴我嗎？」那驗屍官很快地莽撞地問道，「禮拜三那天，從三點到四鐘點，你在什麼地方？」

「在一家飲食店裏，喝着茶。」伊利亞說。

「吓在哪一家什麼地方？」

「在「普來夫那」店裏。」

「你爲什麼這樣有把握地說你正在那時在飲食店呢？」

驗屍官底臉顫動了一下。他屈身在桌子上，他那雙灼灼的眼好像要鉗住伊利亞底眼。伊利亞

靜默了幾秒鐘，然後吁了一口氣，不慌不忙地答道。

「到飲食店去以前，我向一個警察問過鐘點的。」

驗屍官又把他自己向後投在他底圈椅背上，隨即取了一支鉛筆，開始在他那指甲上敲着。

「那警察告訴我那時是兩點過二十分，我想那是的。」伊利亞慢慢地說。

「他認識你嗎？」

「是的。」

「你自己沒錶嗎？」

「沒有。」

「你往常問過他鐘點嗎？」

「時常問。」

「市政廳離不遠，那裏有一座鐘樓呀。」

「我忘記看了。」

「你在「普來夫那」店時候長嗎？」

「一直到他們聲張出那樁殺案。」

「那麼你到哪兒去了呢？」

「去看那被害的人。」

「有什麼人看見你嗎？在那店近旁。」

「就是那個警察——他還叫我走開——推我的。」

「很好」那驗屍官喝采地叫道，接着不看着伊利亞隨便問道：

「你問警察鐘點時，是在那謀殺案以前，還是以後呢？」

伊利亞懂得這個問題。他敏捷地在他底椅子上轉了一個身，對這個人，連帶他那耀眼的白襯衫，他那指甲乾乾淨淨的纖細的指頭，他那金絲眼鏡和那對銳利的黑眼一起，都感到一種憤怒。他用一個問句答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那驗屍官乾咳了一聲，隨即搓弄他底手，使他底指頭格格作響。

「刮刮叫！」他用一種不高興的聲音說，「了不起，唔。」

於是他疲倦地在他底圈椅上伸個懶腰。

「好，再來幾個問題我就可以讓你走了。唔——那警察叫什麼名字？」

「厄銳敏·馬第夫埃·伊凡諾維奇。」

驗屍官現在用一種沉悶的調子說話了，不慌不忙地，顯然是不再希望聽到什麼有趣的事；而伊利亞對付他，老是在等着一個像關於時間的問題那樣的問題。他發出的每一個字都在他胸中響着，像是在空谷中迴蕩而在那裏擊着一根細得非常脆弱的絃線。

「那天你在街上走着時，你記得遇見一個披一件短一口鐘，戴一頂黑皮帽的男子嗎？」

「沒有。」伊利亞陰沉地說。

「好，注意聽你底口供，然後簽字。」

於是用一張寫滿了字的紙遮住他底臉，那驗屍官開始用一種單調的聲音，很快地讀着讀完

就給龍內夫一枝鋼筆。伊利亞伏在桌上，在那張紙上簽了名，慢慢地從他底椅子起身，一面看着那驗屍官用沉重的聲音安然地說：

「再見。」

那一個只輕蔑地，傲慢地點了一下頭作爲答禮，便又伏在桌上寫了起來。伊利亞站住不動他，想對這個苦惱了他這麼久的人說幾句話。寂靜中可以聽見鋼筆底沙沙聲，一面從內室給他們傳來一個歌聲：

「舞吧！舞吧！小小的洋娃！」

「怎麼了？」那驗屍官忽然抬頭問道。

「沒什麼，」龍內夫用乖戾的聲音調答道。

「我告訴你可以走了。」

「我正要走。」

「好的。」

三 人

他們互相瞪眼望着。龍內夫覺得什麼東西從他心裏湧了上來，沉重而可怕。他趕快轉身向門走出去，來到街上，在那裏被一陣冷風捲住，他纔突然發覺到他底一身都給汗水透濕了。半點鐘以後，他跟奧林姆匹亞達坐在一起。她親自爲他開門，一看見他坐着車子來到屋前，她就用一種母性底歡欣迎接他。她底臉色蒼白，同時她底眼睛變得更大，帶着焦急的神情。

「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傢伙！」當伊利亞告訴她，他是筆直打驗屍官那裏來時，她叫道。「很好！很好！唔，他說了些什麼？」

「他是一個光棍！」伊利亞惡狠狠地說，「他安排了許多陷人坑。」

「別的他還能幹什麼呢？」那女人很懂事的樣子說，「讓他去吧，這是他造孽的職責。」

「他不能直截了當地說——某人，你是被嫌疑了嗎？」

「但是你也沒直截了當呀。」奧林姆匹亞達笑道。

「我嗎？」龍內夫吃驚地說，「唔，是真的啊，碰鬼！」他大大地被什麼打擊了，沉默了一下，接着說：

「但是當我坐在他面前時，真的我以為我自己是對的。並且——」

「好了，謝謝上帝！」奧林姆匹亞達快活地叫道，「什麼都平安無事地了結了。」

伊利亞微笑地看着她慢慢地說：

「並且你知道，我差不多完全沒有打謊。我在走運，李帕！」

接着他古怪地笑着。

「那些偵探非常注意我，」奧林姆匹亞達輕輕地說，「並且也注意你，或許。」

「哦，對了！」伊利亞叫道，冷笑一聲，「他們正在嗅來嗅去，想包圍我，像包圍林子裏的狼似的。」

那是白費心思，這不是他們底事！我也不是狼，而是一個可憐的人類。我沒想過扼死什麼人，命運卻正扼住我，就像帕緒卡詩中所說的那樣。

「不要緊的，伊魯夏，」女的說，一面安排着茶點，「不論什麼，到末了終歸會公正起來的。」

龍內夫從沙發上站起身，走到窗前，向街頭望着，悶惑不寧地繼續說：

「這一輩子，我不得不把我底鼻子伸到各種各樣討厭的東西面前去。我從來沒遇見一個在

我看來順眼的人。人生能夠真的沒有純潔的東西嗎？現在我扼死了那人，那於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只落得污了我自己，苦了我底靈魂。我拿了那筆錢。我是不該拿它的。」

「不要發愁，」奧林姆匹亞達安感他道，「一個人沒有那份可憐他的心腸。」

「我不是發愁，我是想給我自己開脫。隨便那個都想開脫他自己，因為人總得活着！那驗屍官像一條毯子裏的一只臭蟲那樣過活，他沒扼死過什麼人。他能正當當地過活，住在清潔的環境裏。」

「過幾天，我們就一同離開這城。」

「不——，我不到任何地方去！」龍內夫堅決地說，轉身對着那女人；接着，像是恐嚇什麼人似的，他繼續說，「不等着！我要等着，看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奧林姆匹亞達一時沉思起來。她坐在桌旁，坐在茶炊前面，端莊而美麗，穿着一件寬大的白袍。

「我要取門下去，」伊利亞說，在屋子裏來回走着，神氣十足地點着他底頭。

「啊！」那女人用嘶啞的聲音叫道，「你不願離開是因為你怕我嗎？你以為我現在會永遠把

你抓在我底勢力範圍之下，你以爲如果我清楚你底事，我就會拿來作爲把柄嗎？你錯了，我底朋友！我不會勉強拉你跟我的。」

她平靜地說着，但是她底嘴唇像是在痛着似的發抖。

「你說什麼？」龍內夫傾聽着她底話問道。

「我不會束縛你，別害怕！請你歡喜上哪兒就上哪兒去吧。」

「且住！」伊利亞說，在她身邊坐下，握住她底手，「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忽然講這樣的話。」

「你儘管裝假吧！」奧林姆匹亞達怒叫道，把她底手從伊利亞底手中掙開。「我知道你——你是驕傲的，殘暴的！你不能爲我寬恕那老頭子，並且我底生活對你是討厭的。你現在對你自己說，那事是完全因爲我而發生的——你恨我。」

「你瞎說！」伊利亞驕傲地說，「你瞎說。我一點都不怪你。我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配有乾淨的，無罪的女人的。那種女人於我們是太花費了。你一定要娶她們，她們還要生育小孩子。但凡乾淨的東西，只有有錢的人配有；只有用過的，吸受乾整了的和蒼蠅成堆地吮吸着的糞剩下給我

們。」

「好，讓我去吧，如果我是被蒼蠅成堆地污了的。」奧林姆匹亞達從她椅子上跳起來叫道，「走開！」但是眼淚從她眼睛裏流了出來，她開始向他擲着灼熱有如火紅的煤炭似的句語。

「我是自己情願投到這個坑裏來的，因為這裏面有很多的金錢，我可以利用這些錢當作一架梯子爬回去，再開始清白地過活，在這點上，你會幫助過我。我不愛你底德行，我愛你底自尊心，你底青春，你那鬚髮的頭和你那壯實的膀子；你那嚴厲的眼睛和你底責備像刀子似的，刺入我底心裏，爲了所有這些，我感謝你，一直到我死那天，我要吻你底腳——這時！」她倒身在他底腳下，開始吻他底膝頭，叫着：

「上帝是見證！我爲我自身底得救而犯罪，那是他底意旨——我不會一輩子生活在淫污之中，只是經過它，重新變成清白。我要禱告，一直到他寬恕我，我不願一生不死不活！他們把我都弄髒了，他們完全把我姦污了，我全部的眼淚不夠我洗乾淨我底身子。」

起先，伊利亞想把她從他身邊推開，把她從地板上攙起來，但是她緊緊地抓住他，把他底頭放

在他膝上，用她底臉在他腿上摩擦着，始終用一種粗嘎而氣促的聲音說着。他開始用一隻發抖的手拍着她，隨後把她從地板上抱起，兩手圍着她底身體，把她底頭放在他底肩上，那女人底火熱的面頰接觸到他底臉，接着跪在他面前，一面被他底強壯的臂膀攬着，她一面繼續說着把聲音降低到耳語：

「如果一個人犯過一次罪以後，他就得被人輕蔑一輩子的話，有什麼人會比我好一點呢？當我是一個小女孩子的時候，我底繼父常常帶着他那淫猥的樣子向我求歡，我用柴刀給了他一下。我不願意，但是他們強制我，他們把我灌醉。我那時是一個小女孩子，清白，結實得像一只蘋果，紅得像玫瑰。我對我自己哭，我傷心我自己和我底美貌。我是不願意的，我是不願意的。後來我明白那全是一樣的。世界上沒有回頭的事。」至少我應該是高價的。」我對我自己說。我恨無論什麼人，我偷錢，並且喝酒一直喝到大醉。在碰見你以前，我從來沒用我底靈魂吻過什麼人，但只糟塌我自己。」

她用低微的耳語結束了她底話，接着突然把她自己從伊利亞底兩臂之間掙開。

「放開我！」

但是他更緊地把她箍在他膀子裏，一面熱情地，失望地吻着她底臉。

「放開我——你傷了我底心！」

「對你底話我無可回答，」伊利亞熱烈地說，「除此以外，沒有人爲我們傷心。好，那麼我們也不用不着爲什麼人擔憂。你說得好，至少讓我吻你。別的我能回答你什麼呢？我親愛的人，我愛你，我說不上有多少！沒有人能用言語來把它說出。」

她底說話和怨訴在他心裏引起一種愛情底忠懇溫暖的感情。她底悲哀似乎把他們之間的隔膜融化了，並且把他們更其緊密地綁在一起。互相緊挽着各人底臂膀他們花費一段頗長時間互相數說他們底錯處：一個堅強，果決的勇氣，在伊利亞心裏生長起來。

「我們倆不會有什麼快樂。」那女人說，失望地搖着她底頭。

「好的，我們就來慶祝我們底不快吧。如果我們要上西伯利亞——我們同去，你聽見嗎？但是現在，讓我們忘記我們底愛情以外的一切，如憂愁等等。我不管什麼，如果你高興，就把我用火焚燒吧。我底靈魂是光明的，我不想懺悔任什麼。」

被他們底談話所激動，被他們互相間的撫愛所興奮，他們像是在一重薄霧之中，各自看見了對方。他們因擁抱而發熱，感到被他們底衣裳閉住了氣。

外面天色灰暗沉鬱。大地蒙上了一層冷霧，停留在樹枝上成功一層白霜。在屋前花園裏，在窗下，一株嫩樺底枝子輕輕地搖曳着，把積雪擺了下來一個冬日底黃昏正走了近來。

